

白蘇齋類集

啓元





第一輯
第十四種

據明刊袁宏道袁中道校本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白蘇齋類集

明·袁宗道著

J
10914
1-4-4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四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

白蘇齋類集

普及本實價四角
特印本實價五角

著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所

袁宗

阿蠶

施蠶

張靜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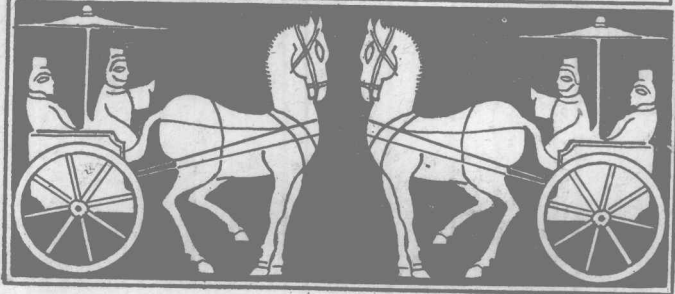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一三九號

南京支店：大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道英存廬



初版本1—3 000本

白蘇齋類集目錄

卷一 古詩類

過黃河

題瘦馬卷

題栢溪沈先生墨竹

白燕篇爲元馭閣老

寒食有感

壽亭舅贈我宜興甌茶具酒具喜而作歌

詠懷

曹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

夏日高戶部循卿招飲

卷一 古詩類

新正三日雪窗早起

白蘇齋類集目錄

訪陳晦伯先生留飲

送吳尙之太史告歸

題司選君寒玉軒卷

顧仲方畫山水歌二首

詠懷效白

書讀書樂後

暮春鄭生邀黃思立諸公游高梁橋卽事

送劉都諫謫遼陽

獨坐

對酒

劉都諫致酒一甕賦

夢花

報詞

和東坡戒殺詩遺陳季常韻三首附東坡戒殺詩

夜展張壺集

元宵

夏日黃平倩邀飲崇國寺葡萄林同江進之丘長孺方子公及兩弟分韻得閣字

題馮中允貞壽冊二首

送娥帽僧清源時清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金人捧劍篇閣試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時有衝決面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復

命作詩恭紀閣試

卷三 今體

真定道中

憩有斐亭

歸興

游百丈泉

僧館中兄弟游東郊即事得東字

題朱兵部竹軒二首

題宮樹春雲卷

送吳體中歸皖城

閒雲館

送揚太史使淮便道省母

立春惟長舅無學弟賢王吳兩生同游野寺看梅四首

立春後六日爲分歲會後八日爲除夕二首

幽棲二首

王憲臯督學滇中歸阻風雪于公安留觴二首

孝廉舅惟學

中郎弟進士

偶成

挽周老師九首

送周太史使魯便道壽伯母

是日登寺樓甚幽諸公擬借爲社

早春獨坐

攜尊江上二首

外大父方伯公

待御舅惟長

小脩弟文學

有感二首

卷四 今體

山寺偶題

贈毛丈

食魚笋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夜集大人宅閑五弟時藝

苦雨二首

寄無念二首

過淇縣同年蔣令邀飲

初晴卽事三首

村居

新春素居

齋中獨坐

雨中

幽棲

游二聖禪寺

晴晚編書

源禪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經歸峨帽山二首

陶石黃寄書

結社二聖寺

讀小脩南游稿三首

偶成

桂闌黎收余題壁詩

偶成

北發

新野道中

保安驛道中

過舊葉城有感二首

宿古驛

登紫雲山葛仙鍊丹處

飲禹州李氏園

暮雨

渡黃河

高村店大風

早發臨洛道中憶弟

將抵都門

挽同年李檢討四首

別陶編修石黃四首

卷五 今體

飲揚刺史園二首

送郭少參之蜀二首

飲顏質卿齋頭同潘去華限韻賦二首

談禪贈黃太常思立

趙御史貞甫

過脩竹館贈朱汝修

月下蕭允升顧開雅集小齋二首

同黃昭素飲顧升伯齋

閩人禪誦喜贈二首

春日閒居三首

偶得放翁集志喜效語

黃主客邀送高戶部

花下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聞顏尚質質卿稱病有感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黃思立齋頭

蕭贊善允升

夏日小齋雜興六首

夜月登樓偶成二首

冬日齋中卽事二首

晨起

讀李洞詩

卽事

賦得殘月似新月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京察見部自嘲

初春和放翁韻二首

卽事

雪晨入直

有感戲作

火神廟道士

送朱太史冊封榮藩

顧太史奉命如梁

送李太史齋詔之浙

壽舒翁大行父

送夾山母舅之任二首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二首

五日同鍾樊桐黃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寺僧房得家字

壽鄭大司馬

送王以明例貢歸

偶題

同惟長舅讀唐詩

看華嚴經

有感

雪中共淮長舅飲酒

送邵太史冊封唐藩

卷六 絕句

鼓吹

翻前意

過黃梁夢三首

銅雀臺

行衛輝村中二首

過鄆城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

信陽道中卽事六首

青石橋二首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飲小脩所攜惠泉四首

仙人洞二首

天均洞

兩岸芙蓉

四面琅玕

蟠栢亭

五老峯

長春堤

題漁唱晚晴冊四首

死心和尙披剃六首

卽事

發遂平

山中看雲

三日山行山盡有感

送潘往史謫閩三首

黃梁夢戲題二首

萬猿書屋

荷花池

春色滿園

天香噴道

桃花洞

匯清亭

六言四首

見白鬚

題雙寺畫

竹

卷七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性習解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卷八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疏

阿河議

毛穎陳玄四君傳

皇祖成功文章頌

卷九 序類

敘守考績序

刻文章辨體序

刻文中子序

忠清仁辯

救荒奇策何如

一貫忠恕說

擬遼東剿平東夷賜給總督勳遠都御史語文

刻玉海序

玉壺冰賦

李母壽序

鄒翁壽序

葛醫序

顧使君考績序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卷十 序類

戶部侍郎王見峯七奏序

賀邑鄒太孺人節壽敍

牟鎮撫序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北游稿小序

卷十一 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衡江鄒先生墓誌銘

白蘇齋類集目錄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唐醫序

壽封公郭龍川七奏序

通州吳刺史考績序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壽徐母沈夫人五奏序

嘉祥縣志序

孝廉張廉源墓誌銘

明吏部尙書汪公墓誌銘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銘

卷十二 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陳處士墓表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卷十三 祭文類

祭鄒姻家汪孺人文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祭鄒金吾妻

祭盛老師文

祭蕭孺人

祭李年伯文

祭兵部尙書張公文

祭龔鴻臚吉亭母舅文

祭王老師母文

祭鄒南臯母夫人文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

祭李年伯母文

祭王老年伯文

祭葉太師母文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祭劉封公文

卷十四 記類

游西山一

游西山二

游西山三

游西山五

戒壇山二

上方山二

上方山四

小西天二

顯靈宮西閣

三聖菴紀遊

三忠祠紀遊

岳陽紀行

大別山

江上遊紀

卷十五 箋牘類

答梅開府先生

答編脩吳尙之

游西山四

戒壇山一

上方山一

上方山三

小西天一

游九龍池

顯靈宮柏

極樂寺紀遊

錦石灘

嘉魚紀遊

龍湖

二聖寺遊紀

又答

龔壽亭母舅

答汪提學靜峯

梅開府寄黃鼠

梅開府

湯義仍

又答

李卓吾

又答

馮侍郎琢菴

又簡

卷十六 箋牘類

董章丘

大人書

黃慎軒

母舅遜亭先生

薛大參青雷

啓王荊石座主時家居

劉都諫

陳學博

黃司業毅菴

答陳徽州正甫

又答

梅開府

陶編修石黃

某邑令

答江長洲綠羅

梅開府

母舅壽亭先生

答蕭贊善玄圃

答王衷白太史

王衷白

答陶石黃

又答

答駱儀部

答劉光州

答趙侍御貞甫

簡友人

觀吉亭先生

答楊員外肖墨

又寄

答陳提學

徐惟得

李宏甫

答同社

答友人

答友人

答友人

答友人

又簡

答姚侍御

寄三弟

答陶石黃

卷十七 說書類

讀大學八篇

讀論語四十五篇

卷十八 說書類

讀中庸二十六篇

卷十九 說書類

讀孟子二十六篇

卷二十 雜說類

論文上

論大人小人

不肖

論留侯鄴侯踪跡

讀淵明傳

卷二十一 雜說類

論隱者異趣共三十二篇

卷二十二 雜說類

共八篇

論文下

論用才

讀子瞻范增論

論謝安矯情

儉約

白蘇齋類集序

高江東峽七百里。然後雷瀉東注于荆岳武黃之間。猶之思瀾言泉。停匯膈臆。透咽而出。必成大聲。雖嘗一聲于黃之夢澤。再聲于輿國之甌甌。前後相去。徼寥寂數十年。于是蓄極聚聲于公安之袁氏昆季。而太史公既以明經大魁天下。更自別啟靈竇。別主氣格。與中郎小修獨唱互慶。陡關門戶于趁舌應聲世界。蓋不必以詞翰盡名理。不必以名理碍性宗。又不必以詞翰宗理。規規上合乎秦漢唐宋。而惟畢運我眞。用詣萬情。情契眞。眞生新。祇見情情新來。筆筆新赴。亦不自知其筆之快于言。言之快于情。而爲詞翰。爲名理。爲性宗。種種頭頭。提人新情。換人新眼。稱有明自關大家也。觀此則太史見地已足自雄。奈何前借白蘇標其齋集。豈非以白蘇兩公其心忠。其學禪。其人達。其官皆曾翰林。而白無兒。蘇躁吻。俱足以充邪。但香山東坡。年各四十四。始承司馬團練之謫。而太史即直腸矢口。岳地自巖。方官侍從。名位日上。忽焉隕落。年僅四十有二。竟免兩公風波地面。然讀其仙鶴臺樹。鷹隼腥羶。及噉名多局面。謀國半嗔心句。使得年到白蘇。則溢江赤壁。亦應保有此處。此太史生平可得同于白蘇者乎。若曰韻言近白。大篇類蘇。文非被人涎沫。自關門戶之意。故讀之者。弟當呼之曰白蘇齋。不當以白蘇詩文看。

白蘇齋類集序

作白蘇齋集可也。海鹽姚士麟叔祥叙。

袁宗道傳

袁宗道字伯修。號石浦。公安人。曾祖暎。以任俠聞。祖大化。斌斌焉。退讓君子。性慷慨。風人之急。每得糶直。揮其膺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貸。盡獲其券。家遂落。明年封公士瑜生。後娶。穎方伯女。連生伯修。中郎。小修。二先生。初先生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伯修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鄉校。見鄉先輩。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以曹太安人病。未就春官試。回里後。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然已疑詩文之道不盡于是矣。竊冠已有集。自謂此生以文章名世也。性耽賞適。文酒之餘。每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望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蒔藥。不問世事。癸未。父暎之赴。誠行至黃河而返。一夕會于荆門。逆旋。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

稱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背。隱隱痛。擁覆之。而甫出。屋崩。床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父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父謂之曰。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學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官翰林。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良。肯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城首制科。瞿公汝禔。官京邸。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焉。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啓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峯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是年以冊書歸里。中郎與小修皆知向學生先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榷。先生精勤甚。或終夕不寢。逾年。偶于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中郎與語。甫擬開口。中郎即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實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著海靈篇。既報命。旋即乞歸。七八年間。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先生再入京師。官春坊。中郎亦解官。至小修入大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馮播。尙賈士藻。劉尙寶。日升。黃太史。

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談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託。而同學矯枉太過者。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設施。決不可相濫。於是益恬陽明先生不可逕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久不獲補。僅得二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言。先生聞之。輒私泣于室。嘗上疏乞進講大學衍義。啟沃最得要領。如疏稱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於症最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暗聽無惑。嚴內治令巨鑑無竊柄。辭均懇切。先生爲人極修潔。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百金交先生。期爲吸引。竟不發函。急以原金還其人。小修偶見之。問爲何令。先生祕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平卻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自丁酉充東宮講官。至庚子秋。以病卒于京師。年甫四十一歲。檢囊中僅得數金。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及妻孥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尙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與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

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常省交游。簡應酬。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小方小西天之屬。皆窺覽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妙。然性懶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卷。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卒。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歸。迂道登壘哭之。爲誌其墓。愈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蒞楚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先生于學宮。卒如素志云。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歎曰。石尙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驗。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書法道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置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歎。先廟御極。以東宮講讀。晉詹事。贈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

白蘇齋類集

卷之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古詩類

過黃河

飛蓋霽色新。爽氣來青嶂。行行見洪河。洪河流湯湯。津吏向我言。夜雨添新漲。一葉淩浩渺。沸波濺其上。鼓棹度中流。東西迷所向。蠶車爭砮鏑。雪屋互排盪。兒女色如土。老夫神猶王。自矢管公誠。豈憂蔡姬蕩。篙師若有神。布帆遂無恙。三老顧何能。呵護賴神貺。腐儒一寸心。幸哉天吳諒。刺刺撫兒女。無庸太惆悵。宦海多風濤。絕勝洪河浪。

訪陳晦伯先生晦伯留飲齋中有述

生平嚮大雅。遂得窺外屏。青嶂排傑閣。綠竹淨西軒。烏几羅萬軸。烏跡辨三墳。媿子蠶管

測。睹此搖心魂。胸目宛委洞。旋而海若門。繡繆日云夕。篝燈還細論。兕觥湛綠醕。塵尾發玄言。把臂須臾間。鄙懷難具陳。

題瘦馬卷

此馬從來號駉駉。漢庭凡逸應難擬。躑躅朝隨廣莫風。連翻夜度虞淵水。一自長鳴起渥洼。雙瞳如鏡氣如霞。陌上騷嘶逢紫燕。溪頭弄影見桃花。越塊過都真可羨。縱橫滅沒凌飛電。時去黃金燕市空。瘦來白練吳門短。幾年躑躅老風塵。一朝膂力盡騫騰。土蝕驄花生黯澹。霜欺病骨太稜層。十年棄置向沙場。伏櫪壯心殊未央。垂頭却憶長楸道。咄哉胡不遇孫陽。他時解轡逢知己。雕鞍玉勒黃金珥。努力猶堪馳萬里。九衢四野任君使。

送吳尙之太史謁告歸桐城

與君三載游燕市。方內共結烟霞侶。清夜焚香禮法王。臨風揮塵談玄理。君今拂衣歸皖城。伊人遙在江水濱。一片素心向誰吐。三車疑義向誰論。萬事無如歸去好。有足何妨蹈三島。看君匹馬度春明。使我心飛邯鄲道。

題柏溪沈先生墨竹

柏溪先生二室英。手抉雲漢披瑤瓊。床頭百斗自浮湛。胸中五車闢縱橫。興來和墨掃生

絹幅幅宛出淇園清。古色蒼蒼風雨黯。元氣淋漓鬼神驚。珍重一竿世稀有。已覺渭川無千畝。瑟瑟霜葉動秋濤。冥冥煙幹蟠蒼虬。瞥睹寒氣生兩腋。白雲冉冉墮虛牖。遙想盤礴落筆時。灑湘失色神龍走。吁嗟沈翁直節似此君。條條得意兼得神。湖州太常非其倫。

題司篋君寒玉軒卷

噫嘻江陵豈無千樹橘。千畦韭。何不檀此比素封。那用萬竿修篁繞前後。君言長物無所愛。生平愛與此君友。縈沙帶水通三徑。斷雨畊煙開數畝。結實紛綸啄鳳凰。老幹交加篆蚪蚪。秋靜寒濤生白日。夜永涼颺散虛牖。綠戶瞳矐月自過。紅塵却掃雲爲帚。主人高節干雲霄。寒玉青青可與偶。只今文昌懸藻鏡。共羨清白勝瓊玖。不見江上草堂葱菁間。圖書之外復何有。此中應許二仲過。倘容袁粲相從否。

白燕篇爲元馭閣老賦

我聞玄鳥產勾曲。數千年來化爲白。素質本孕瑤光星。玉姿豈比零陵石。雲波日影泛參差。酒泉事遠見應稀。不向烏衣國裏來。偏宜白玉堂中棲。荆花爛爛蔭修廡。藜火娟娟映雙羽。輕沾弱絮迎柳風。閑趁粉蝶度花雨。柳風花雨春未央。雕梁網戶任飛翔。影寫瑤池寧異色。泥啣珠箔但聞香。人間粉黛誰堪匹。雅黃翡翠無顏色。簾前拂羽詎相見。幕中巧語暫相識。朝朝

翻玉砌。暮暮度水涯。暮度渾如侵月色。朝翻疑是帶霜華。霜華月色相凌亂。遊絲冉冉迷歸翰。豈逐流鶯媚綺羅。宜隨野鶴凌霄漢。君不見。凋秋叢棘紛無數。惟有皓質稱天女。高閣曾聞集上真。仙禽自合來縣圃。又不見。道康堂上喚景怡。感卿盛德來相依。古來良禽多擇主。肯傍尋常庭戶飛。不信主人清比玉。請看雙燕玉爲衣。

顧仲方畫山水歌

良朋投合真有時。十載聞名不相知。偶爾相逢楊子宅。劇談浪諠忘還期。晚合猶勝不相遇。傾腸倒腹忘新故。只道長同薊北遊。何意便向江南去。君家別業寇江南。枕上青山滴翠嵐。密竹繁花迷鳥逕。交疏疊棧到魚潭。日高酒醒良賓集。翩翩手搦生花筆。險韻押傳詩客和。新腔填付歌兒習。錫泉酒美海螯肥。玉盞金盤列繡幃。顛狂肯問烏巾落。奮擲從教塵尾稀。朝朝暮暮停車馬。嬌歌急管催三雅。杯放香泉月並流。曲度南樓雲在下。人生朝露復何疑。君歸行樂正及時。醉月醉花從所好。聽絲聽肉詎言疲。自歌自吟還自壽。身前之名身後酒。寸絕畫絕智亦絕。君家名士誰堪偶。江南樂事難具陳。管領金谷須高人。曹霸丹青何足貴。終日坎壈纏其身。

吾觀仲方畫。不從諸家入。亦復不從十指出。直是一片豪性。俠氣結爲塊礪。以酒澆之。不能止。忽爾迸散。落縑素。偶然濃淡分山水。吾不知溪山之貌。仲方。仲方之貌。溪山無情有。情含裏。那可辨。復有袁生。失足混其間。數日苦熱。對公所作寒江流。百骸潑潑化潺湲。心魂清冷絕塵滓。恰逢投礫始驚還。却笑凡手拋擲胸中活山水。漫從死骨求筋髓。縱然逼真。君家顧長康。抵掌虎頭。徒爲爾噫吁嘻。俗眼賞鑒皆如此。不重眞骨重形似。

寒食有感

荒村鬼火燒枯樹。照見一片傷心處。古屋直西黑樹林。暗風淒雨愁殺人。堂上姑。堂下婦。短命兒。薄命母。新魂舊魂一處所。老鴟呼風夜啼虎。白日自寒天自黑。有子爲官亦何益。泉臺緩急不得力。兒生三十亦良艱。爾孫相見能傳言。慎勿爲兒傷心肝。

詠懷效白

人各有一適。汝性何獨偏。愛閒亦愛官。諱譏亦諱錢。一心持兩端。一身期萬全。顧此而失彼。憂愁傷肺肝。人生朝露促。世福誰能兼。裴相豈不達。髮白方壯年。北窗高臥人。垂老缺朝飧。良無丘壑貴。安有火食仙。陵谷且難平。稊米寧不然。一毛附馬體。安問缺與完。角者奪其齒。飛者不能潛。鵬飛不笑鸞。鸞行不愛駘。爾莫信爾意。兩粥擁衾眠。

壽亭舅贈我宜興瓶茶具酒具一時精美喜而作歌

吾舅贈我宜興瓶。色如羊肝堅如石。吾家復有古銅鑑。蓮子枯硬土花亦。茗品長興弟。虎丘釀法蘄州兄。三白酒苦茶香足我事。從此瓶鑑不虛設。虛堂寂寞門下榭。慚無一技送晨夕。讀書覺眉重。臨池嫌腕拙。世間百事百不能。乍可衡茆甘跼蹐。雲心齋前一片地。斑駁苔錢紅。間碧珊瑚漆。几博山爐。拂竹捎花巧排列。左置鑑。右置瓶。大奴燒松根。小奴滌盜器。坐愁湯老。手自淪。纔聞酒響涎不禁。三杯好顏色。七椀生寒栗。清冷頃覺肝腸換。磊塊都從毛孔出。劉伶頌酒不頌茗。屈生愛醒不愛醒。醒醒中間安置我。日日挈鑑與挈瓶。况我此間蓬蒿宅。褊性畏人稀見客。此物湖海清狂流。能攻吾短獨吾癖。鑑也老友瓶小友。竹也此君丈也石。日與四子相周旋。共我山房呼五一。紛紛交態何須數。誰似爾我真莫逆。

書讀書樂後

龍湖老子手如鐵。信手許駁寫不輟。縱橫圓轉輕古人。遷也無筆儀無舌。一語能寒泉下膽。片言堪肉夜臺骨。我自別公苦寂寞。况聞病肺那忘却。忽有兩僧致公書。乃是手書讀書樂。自誇讀書老更強。膽氣精神不可當。歌管無情有真樂。問公垂老何飛揚。詩既奇崛字逾絕。石走巖皴格力蒼。老骨稜稜精炯炯。對此恍如坐公傍。龍湖老子果希有。此詩此字應不朽。莫道

世無賞音人。袁也寶之勝瓊玖。

詠懷

矯矯陶彭澤。飄飄賦歸田。六月北窗下。五柳衡門前。有巾將漉酒。有琴慵上絃。老死無儲粟。扣門語可憐。亦有白居士。分司饒俸錢。既卜洛中宅。常開花下筵。侍兒蠻素妓。賓客韋劉賢。楊枝歌子夜。霓裳舞春煙。伊余慕古人。冉冉迫中年。踟躕忽已久。未得一日歡。幸有祖父廬。兼之江郭田。雖缺聲伎奉。不乏腐儒飡。爲白非所望。爲陶諒難堪。揣分得所處。將處陶白間。

暮春鄉生邀黃思立諸公游高梁橋卽事

柳帶括晴空。寒鏡開清潭。長眉三十里。波底見行驂。雕弓簇小豎。茜衫逐冶男。西山如螺髻。萬黛涵僧藍。長歌吹細縷。酒氣成煙嵐。鳧母出窺人。菱蒲綠鬢鬟。時聞惠連語。蒼翠似江南。

曹元和邀飲靈慧寺同諸公賦

驟馬出塵海。入門聞午鐘。梢天樹輪囷。委地竹龍鐘。佛衣存古摺。僧老帶山容。經案列野蕪。禪板付歌童。西日射飛閣。霞裾凌虛空。萬井排蜂房。九陌喧蚊蟲。歸騎踏飛沙。耳後生長風。

送劉都諫謫遼陽

立志爲諍臣。萬死應不悔。含笑辭白髮。結束向遼海。遼海急兵戈。山高集犀鏡。久與狡倭

持戰氛何時解。萬里調客兵。餉絕兵饑餒。脫巾侮大將。易若捕蟲豸。未戰心先攜。兵驕將復狠。百無一堪用。可恃復安在。君行好折衝。旄節久相待。勉矣立功名。身爲國溝壘。

夏日高戶部循卿招飲大通橋同黃太常思立張國博叔聞項參知庭堅及舍弟中
郎

一望皆林塘。孤亭臨水際。連轡四五人。一揖易巾屣。主人陳尊壘。花下趨人吏。兩行檀壓酒。百巡車行載。長艘潞河來。人衣沾草翠。潭影見軒窗。游魚呷亭宇。散坐捐煩苛。縱談忘忌避。水風醒心脾。百罰不成醉。舟行窮幽奧。目境轉奇邃。臨涯逼懸流。萬雷擊山墜。對面不聞語。但見口開閉。冰柱萬條直。雪巖千片碎。側身奔石間。趾酸心病悸。歸臥北窗下。枕邊聞水氣。

白蘇齋類集

卷之二

古詩類

新正三日雪窗早起

雪窗耀眼明。披衣起梳櫛。鏡光合雪光。光欲透膚革。面紋千百條。旁行相虬結。白髭藏鬚中。似欲逃剪鐸。近服首烏丸。我首何曾黑。回念四旬間。悲歡幾經歷。愁桮埋胸腑。年深愁花發。縐紋乃蓓蕾。霜毛爲枝葉。譬彼治田人。種麥而得麥。仙藥豈能變。况餌木與石。白黑亦何殊。母強生分別。且覓般若湯。一澆磊塊穴。

獨坐

天驅赤白丸。遞我東西奔。無履亦無足。來往何頻煩。坐令六合內。咄嗟換寒暄。投身冰火聚。誰能自騰鶩。我生閱新春。已歷四十番。闌入朱紫叢。鴛馬隨鵬鷗。寒熱穿骨髓。憂畏攻心魂。有似魚入網。又類雉居樊。今晨雪雲重。昏昏朝鍵門。結跏擁敗衲。眞稱僵臥袁。逕滑呵導絕。密

室誰晤言。凍雀撲紙窗。餓鼠窺殘樽。呼酒聊取適。苦樂未須論。

對酒

美酒入犀杯。微作松柏氣。佐之芹與蒿。頗有山林意。不用烹豬羊。酒清忌肥膩。頗有三日紅。囊無百錢費。不費復不饜。養財兼養胃。都門仕宦者。獨有二樂事。第一多美酒。第二饒朋輩。欲得不思歸。呼朋時一醉。

劉都諫左遷遼陽別數月矣遠致酒一甕爲之大醉數日

劉君別我久。遠餉酒一甕。甕大容五石。肩夫雙臂痛。清比惠井泉。白如雪山鍾。因憶去年事。朝議同聚訟。都諫上封章。語意帶譏諷。遂向遼陽幕。宮微名轉重。沙磧驅凍驢。貰酒無餘俸。佳釀及故人。得微減朝饗。連晨開甕飲。昏花盡如夢。簷曝取殘經。揩眼逐字誦。斜日射階雪。熠熠金沙動。

夢花

夢中叢桂開。香蔭籠數畝。黃粒肥於豆。蒼枝大如肘。一笑開清樽。折柬邀詩友。忽悟客燕城。老桂何從有。以手急捫摸。驗是真花否。頗覺花非花。不悟手非手。一夢雜惺迷。真妄誰能剖。豈惟夜夢花。亦有晝生柳。此事實難知。試問逍遙叟。

報謁

杜門閒七日。頽然忘身世。如入山裏山。散髮坐青靄。夢中聞馬嘶。五內湯火沸。青袍冷于鐵。難着勝堅鎧。病馬負嬾夫。衝泥穿闌闌。忙殺坐禪身。生憎六摺刺。

東坡作戒殺詩遺陳季常余和其韻

念爲生身核。業爲潤生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居佛土中。謀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水珍炮鮭蟹。陸羞燔鵝鴨。俎豆萃賓朋。歌吹喧簾幕。以彼徹骨慘。博我雙頰赤。猶恨金盤內。肪膏少肥白。運箸風捲雲。剩脂汚巾幘。可憐橫死魂。繞釜啾啾泣。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缺。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客。塞耳經所警。清虛道自集。

又

饑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經行裏。鉢盂兩度濕。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間。年光敲石急。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鷄鴨。萬錢充一餐。金玉燦紗罽。嚮腹粟栗黃。虬肺珊瑚赤。剔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人亦大可怖。猛虎而冠幘。胎魂能入夢。變形訴且泣。食經并食典。妖篋胡可缺。鑊獄受煮人。是昔豪華客。五辛亦當屏。穢吻饑鬼集。

又

三日不飲酒。無異蝸亡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箸脩已空。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笑蚶蠣。閹弱欺鷄鴨。血色蝕刀礮。腥煙蒸帷罽。不思味報身。鐵網火洞赤。一念懺積魯。黑業立化白。譬如遇赦囚。鉗飲換冠幘。戒刀殞虛空。魔王盡哭泣。世典不戒殺。竺書縱其缺。採毛可薦神。烹葵堪邀客。斷殺從此始。無令冤垢集。

附東坡戒殺詩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鬻。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先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夜展張蠟集誤潑酒其上戲作

一生慣落第。結愁深貫骨。化作怪哉虫。鬚鬚亂卷帙。毒氣着人胸。好懷變蕭瑟。得酒應消糜。餘樽解吾戚。

元宵

獨倚寒簷看明月。月穿凍枝射衣。白火彈梢天聲吒吒。猛省今夕是元夕。六衢今日人如

蟻到處筒花吐金蕊。三更煙滅游人歸。月洗天街淨如水。筒花開謝何匆亟。馬上看花人嘆息。不知花笑看花人。轉眼豪華也銷歇。白蘇居士大耐酸。菜盂粥碗坐團圞。木檠瓦缸光爛爛。不須更買彩燈看。

夏日黃平倩邀飲崇國寺葡萄林同江進之丘長孺方子公及兩弟分韻得闕字

數畝葡萄林。濃條青若若。垂藤如旛幢。布葉如帷幕。交蔓爲寶網。綴實成瓔珞。蜩蟬遞代響。清越鈞天樂。寒泉繞膝流。坐久怯衣薄。霞外四五朋。一笑破纏繳。依岸排繩床。科頭兼赤脚。語或禪或玄。雜之以談詭。露葵帶雨烹。雲芽揀水淪。石砌滴琤琤。銅鑼鳴霍霍。臆陣分兩曹。奮爪如相搏。百罰嫌觥小。取鉢代杯杓。錦江氣豪宕。新都質文弱。其餘盡楚人。賦性俱脫略。鄉語雖醜醜。動塵珠錯落。三伏此中消。萬卷束高閣。

題馮中允貞壽冊

鬱鬱山上松。適與秋風會。貞莖冒霜青。亭亭直如蓋。黃口鳳凰雛。依條鳴噦噦。清響激層霄。錦羽如飛旆。一自所天亡。淑媛在顛沛。從逝豈不芳。立孤事爲大。睠此藐諸身。弓裘繫是賴。含血傳遺書。文成起光怪。植身銅馬間。九域望霧霈。風膏明滅中。返危以爲泰。丈夫何必能。一聞一感慨。

又

日夕侍瑤山。徘徊銀榜側。我見大馮君。溫溫玉比德。清心符令顏。中懷淨若拭。巖象與風。夢之子終當協。竹孫有高標。鳳雛無短翼。母德夫如何。孤寧不修飭。如母所關係。不獨在一宅。育子爲名臣。功終歸社稷。六珈固已榮。亨途方始陟。

送我峴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湜峨峩來。往還經幾宿。茲山聞最高。幾許到天竺。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足。竦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金人捧劍篇閣試

長安佳麗逢上巳。秦主開筵面曲水。風送鶯聲雜管絃。柳拂晴煙澹羅綺。此時歌舞臨高臺。千鐘萬騎紛徘徊。瞥睹金人騰曲水。手提三尺何雄哉。神物由來經百鍊。龜文龍藻相凌亂。寒光燁奕動流星。紫氣縱橫燦飛電。乍看出匣氣干雲。莫邪失色風胡驚。欻忽青天風雨黯。慘淡白日虬龍吟。芙蓉爲鏐珊瑚把。神彩陸離照四野。令君此際威中原。令君此際制西夏。于時秦王氣轉驕。戈鏃臨風風怒號。太原以東無王氣。函關萬里絕鳴鞘。英雄轉眄已沉淪。阿房只今艸青青。此劍毋乃歸延津。靈祕何年出水心。噫嘻吾將攜此清邊塵。

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見水勢洶湧因念黃河時有決衝面諭輔臣經理須要得人

復命作詩恭紀閣試

鸞輿回峪嶺羽騎度巖河。仰睇石景山俯瞰桑乾河。桑乾水流何太急。狂飈捲浪高千尺。
浮漸穿石吼風雷。新漲奔崖亂雲日。聖主顧且驚。拊髀呼近臣。僅一衣帶水。泛濫愁吾人。况復
河源來天上。湯湯百折經龍門。盤旋九曲銀潢轉。澎湃八紘滄海翻。頻年徐邳無安流。白日蛟
龍走林阜。縱有田閭豈足依。卽云䟽築那堪久。少府徒聞請萬緡。天吳時復憂千畝。金簡誰嗣
敷土功。玄圭應待濟川手。微臣稽首頌吾皇。做予今復繼陶唐。欲笑秦王稱德水。還輕漢武築
宣房。坐令蒿萊化禾黍。還教沮洳變康莊。載德老農歌擊壤。洪河萬里浮榮光。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三

今體

眞定道中

馮高聊引睇。草色上征裾。垣斷暮山出。沙平江樹疎。清齋甘苜蓿。適意任蘧條。問我年來興。東溪足釣魚。

憩有斐亭

空亭堪徙倚。一水帶疎林。亂石含芳草。危橋度遠岑。野垣還竹色。淇澳尙泉音。豈不懷君子。高踪何處尋。

歸興

家傍青山曲。門當綠水斜。長巒通畎澮。古木間桑麻。吾欲學爲稼。將無遂及瓜。還因歸里日。預已惜離家。

游百丈泉

青嶂岩曉赴郢東。寒泉飛處鬱嵒巒。諸天晴灑千林雨。六月涼生萬壑風。小入傍崖驚浴鷺。斜穿曲澗掛飛虹。片時徙倚翻成惜。只合移家老此中。

僧館中兄弟游東郊卽事得東字

芳艸平原極望空。一尊紺殿與君同。千畦醉踏松杉影。萬馬驕嘶苜蓿風。白日悲歌從似俠。青春說劍更誰雄。聚星應識高陽侶。咫尺關門紫氣東。

題朱兵部竹軒

憐君卜築處。脩竹帶長巒。月落千林靜。風生萬玉寒。韻清宜在耳。色秀悅堪餐。若遇徂徠侶。還將六逸看。

其二

微尚依高節。何能失此君。秋濤生白日。煙幹入高雲。清冷絃中意。宮商坐外聞。會心寧在遠。咫尺絕塵氛。

題宮樹春雲卷

絳闌連宵迥。重樓拂曙通。山嵐蒨翠外。花氣郁紛中。鳴鳥驕芳樹。輕煙敵景風。何須臨曲

嘯幽意足簾櫳。

送吳體中歸皖城體中與余有淨土之約故詩中及之

都門與子別。攜手復何時。匹馬從茲去。雙魚慰所思。微風動寶樹。朗月映花池。此地終同往。何當怨遠離。

閒雲館

遠徑天疑隔。憑虛境自玄。西山出樹杪。南浦落尊前。高枕羲黃上。逃名綺皓先。憑闌一以眺。雲起澹晴川。

挽周老師九首

赤鳥生前事。青編身後名。奠楹期已迫。曳履忽無聲。海宇摧隆棟。詞壇喪主盟。關情甯我輩。屑涕徧蒼生。

其一

供奉廿年久。傳經更草麻。生平公望鬱。垂老主恩加。國自憐三鑑。人誰續五車。燕山今夜月。荒艸咽清笳。

其二

白蘇齋類集

靈氣東南歇。平原風雨昏。朱絃沉寶匣。白日黯重關。驚馬曾回眄。明珠豈報恩。山陽聞笛處。遙夜悵銷魂。

其四

天意今難問。悠悠可更論。青蠅堪自點。北斗望逾尊。暮雨淒蒿里。秋濤吼墓門。吾家湘水曲。涕淚續招魂。

其五

魍魎工射影。宇宙亦讎才。斗氣三江散。風悲萬壑哀。寧能甘蠖屈。那肯受鷗猜。煜煜餘方寸。報恩心未灰。

其六

藏舟還此日。鳴珮憶前辰。神理知難盡。音容悅可親。青旻看馭鶴。夜雨泣亡麟。我輩徒酸鼻。誰堪贖此身。

其七

萬里南歸路。柔條一夕衰。陰風生宰樹。燐火照孤帷。不盡羊曇淚。無窮宋玉悲。所嗟梁木壞。何止哭吾私。

其八

天賜滕公室。朝分少府錢。束芻俱上客。漬酒盡時賢。衰字千秋重。溫綸片碣懸。階庭雙玉樹。霄漢應蟬聯。

其九

篋有進賢草。家無封禪篇。琴書渺長物。歲月足丹鉛。不朽中郎筆。新題有道阡。如公堪目瞑。何必羨長年。

送楊太史使淮便道省母

淮王邸第舊稱雄。玉節東來太史公。路入吳疆家尚遠。客遊梁苑賦還工。雲開層嶺梅花碧。雨過千林荔子紅。此日張筵宜壽酒。綵衣象服映簾櫳。

送周太史使魯便道壽伯母

玉節葳蕤出禁城。依依垂柳送君行。重裁東魯靈光賦。誰似西京子墨卿。採燭昔年傳蠟鳳。稱觴此日借金尊。謝家况復多才子。青艸池塘舊有名。

立春惟長舅無學弟暨王吳兩生同游野寺看梅二首

古寺逢人少。尋香一徑斜。低枝半隱樹。深谷易爲花。坐久歌頻換。尊空酒更賒。最憐僧愛

客隨意供新茶。

其二

僧隱紫關裏。杯行竹徑中。艸心尙隱綠。花蕊未舒紅。近水天難夜。高原晚易風。班荆聊共醉。車馬莫匆匆。

其三

莫惜傾三雅。春來第一游。舅甥多雅謔。文酒是名流。客有王摩詰。人逢顧虎頭。東山初吐月。酣極轉清幽。

是日登寺樓甚幽。諸公擬借爲社。遂各施買酒餘錢付僧葺窗檻并志。

無處堪逃俗。高樓遠市塵。香雲消永日。法雨近諸天。欲借繙經地。先分貰酒錢。沉酣那可極。長此興安禪。

立春後六日爲分歲會。後八日爲除夕。

柏葉開新會。辛盤取次陳。今年春事早。杯酒日相親。冉冉如流歲。蕭蕭見在身。忍虛分歲約。同是失年人。

其一

除夕他時節。椒觴此日開。三彭元不問。二仲喜能來。人惜年光逝。詩逢暮雨催。家園當勝日。幽興轉難裁。

早春獨坐

朝來獨倚欄。尊酒若爲歡。春換江頭綠。年催鏡裏丹。迂疎生事簡。嬾慢見人難。何計消閒晝。蒼筠好自看。

幽棲

高枕非逃世。幽棲自寡營。宦情方朔澹。家累向平輕。歲月憂何事。漁樵共此生。空亭對酒處。白雪滿江城。

其二

豈是雲霄客。居然江海人。逕惟羊仲過。壁以馬卿貧。俯仰終何意。疎慵好乞身。已拚閑歲月。甘老故鄉尊。

携尊江上

郭外同君去。清尊對水涯。寒潮鳴艸徑。積雪耀平沙。小艇乘流急。人家逐岸斜。流連歸路晚。高柳亂啼鴉。

其一

一到江湖上。浮生事事輕。寒煙迷古渡。白浪抱荒城。兩岸花爭發。中流鳥不驚。扁舟如可問。一任五湖行。

王憲臯督學滇中歸阻風雪于公安留觴二首

此日成僵臥。何期見子猶。牂牁萬里到。駟馬一尊留。小邑饒村釀。長江苦石尤。無嗟鄉路遠。五日到黃州。

其二

最愛新年雪。能留竟日觴。文章化越巖。車馬度瀟湘。覽勝稱雞足。交游感雁行。更憐萊子意。把酒獨思鄉。

南平社六人各一首

外大父方伯公

風神只似壯齡時。鶴髮丹顏古接籬。此目南平白社長。當年中土紫薇司。燈前歷歷蠅頭字。篋裏翩翩近體詩。江月江花時共賞。非仙非隱使人疑。

孝廉舅惟學

少年經術兼詞學。中歲空門又道家。服藥前身應許遜。博聞宿世定張華。懷中明月珠堪售。望裏神仙路不賒。只恐鳳池須綵筆。難從勾漏問丹砂。

侍御舅惟長

懶慢人間惟叔夜。閒居膝下似安仁。雲霄調外沉冥客。花月尊前感慨身。圃學東陵瓜欲結。家通北渚蕙堪紉。長卿此日遊將倦。醉月吟風幸托隣。

中郎弟進士

前年羽獵獻長揚。歸去三湘問雁行。作賦麗如袁彥伯。通經精似蔡中郎。角巾領袖高陽侶。麈尾憑陵俠少場。夢草真堪對小謝。種花無那去河陽。

小脩弟文學

却憐射虎人難偶。祇覺雕蟲技益工。白日悲歌燕市筑。青春失意楚人弓。隴西不媿稱金友。僕射從今避火攻。如此無官窮亦得。高名誰復杜欽同。

偶成

人間百事遠。漸老復何依。濁酒塵緣談。蒲團戒力微。雕蟲技總懶。辨馬學全非。更向人天乞。前身百衲衣。

有感

謾將八苦向人論。造物聊蕭不敢言。窮鬼昌黎今到骨。痛兒卜夏乍收魂。榕捲豈識千時調。樗櫟難酬養士恩。檢點平生多可恨。排愁懺罪仗空門。

其二

何緣貧病苦相侵。長日拋書臥竹林。遂有二毛愁攬鏡。祇因八口重抽簪。青山豈得兼朱綬。白髮由來雕素心。未有大丹添歲月。不如濁酒任浮沉。

白蘇齋類集 卷之四

今體

山寺偶題

漢時城郭梁時寺。日炙風吹秋又春。六代風流煙漠漠。三分舊恨水潏潏。陰陽戲劇程生馬。爪齒虛浮泡似人。如此安禪亦剩事。只宜高枕對嶙峋。

夜集大人宅偕中郎弟閱五弟時藝

良夜偕金友。高堂對玉觥。元方今老大。第五漸時名。蠟鳳當年戲。彫蟲此日聲。明經應似我。他事莫如兄。

又贈毛丈

跳地元驚衆。操觚更得名。袁耽今不恨。謝尙未如卿。外屬稱昆季。中腸勝友生。郗郎時過爾。相見莫平平。

苦雨

風雨復風雨，蕭條只暗窗。
昏沉真似病，壘塊未能降。
亦有到齊酒，其如隔楚江。
出門覘雨色，簷滴正淙淙。

其二

今春多驟雨，委巷絕經過。
跬步若爲去，愁心當奈何。
歲年防桂玉，卑濕畏江河。
居食都無計，年來憂更多。

食魚笋

竹筍真如土，江魚不論錢。
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
交態歸方識，冰心老自堅。
雨窗欹綠樹，宜醉更宜眠。

寄無念

飛錫今初返，經年半在吳。
已無壽者相，不厭少年俱。
歲月看山盡，雲霞見海隅。
東南名下士，一一過逢無。

其二

最苦天涯去，玄言稀賞音。
相逢談果報，同事見悲心。
枯峭人難合，清羸病易侵。
空談有長

者相對好開襟。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此時石浦月。應上遠帆樓。竹裏羅棊局。籬邊費酒籌。幽情落夢境。良夜踏荒丘。檢點秋來事。閑忙可自由。

過淇縣同年蔣令邀飲

看竹淇園好。况逢地主留。人今同蔣翊。興欲勝王猶。玉釀青瓷甕。金盤紫石榴。寒風淒月夜。篝火話交遊。

初晴卽事

晨風吹澹澹。簷日報新晴。盡啓花開戶。全收雨後清。沉煙留棐几。竹色上揪枰。自識斜川意。虛名總不爭。

其一

綠羅兼翠篠。白紵稱烏巾。久濕愁浸骨。新晴喜見人。天高縱鳥翮。雲薄像魚鱗。微月穿簾幌。移樽就北隣。

其二

竹裏烏皮几。山中白板扉。家貧酒不乏。詩拙貌能肥。鳥怪人聲去。雲兼日氣飛。牆東那用避。名姓本知稀。

村居

日日幽齋裏。殘書只自攤。筋骸謝客便。鄉土定交難。濕釀苔衣厚。寒攻練袷單。悠悠堪自厭。花鳥嘆春殘。

新春寮居

春來任索居。青艸上庭除。向日憑烏几。因風檢蠹書。獨行常隱竹。遠害欲同樗。無復看花興。空驚鬢髮疏。

齋中獨坐

經句不出戶。春艸閉門深。豈少爲歡處。都無向日心。雲根披遠畫。竹韻譜新琴。縱處塵囂內。閒踪未易尋。

雨中

散髮向南軒。蕭條晝掩門。病嫌風力勁。靜愛雨聲喧。餓鶴巡苔徑。稚麇抵竹藩。一尊空自遣。無可共清言。

幽棲

寂寞非逃世。幽棲自寡營。心閒家累少。才短宦情輕。荻笋荒池出。薑芽僻逕生。空亭宜對酒。白浪出高城。

游二聖禪寺

荒城殘寺也相宜。水滿池塘花繞籬。席池雙掛兼斗酒。隨身一鉢共軍持。黃衣零落前朝勅。青葉莓苔幼婦碑。十載高陽酣暢地。重來風景異當時。

晴晚編書

蓬茅聊葺宅。寂寞類枯禪。却掃頭慵櫛。鈔書手自編。風收雲片薄。雨洗月痕鮮。靜嘿憐僮僕。燒燈夜未眠。

源禪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經歸峨眉山

西去當三月。南詢是幾程。經將千卷去。像以衆香成。翻壁中流緊。摩天壘峭橫。往來經險道。何止百餘城。

其一

曾聞西蜀境。獨有大峨殊。雪色何年歲。佛光定有無。狖聲當夜激。鳥道折雲趨。遠覓心初

歌應明繫裏珠。

陶石簣寄書

不見士行久。音容兩地疎。迢遙千里外。珍重八行書。評隲唯山鳥。升沉悟沼魚。袖書那忍置。一誦一躊躇。

結社二聖寺

浮世何多事。祇園早息機。定僧驚果落。沙鳥觸帆飛。香積初分飯。旃檀欲染衣。詩壇兼法社。此會百年稀。

讀小脩南游稿志喜

怪爾新詩好。居然下里稀。眉端滄海色。江上白雲衣。鼓楫三湘去。攜圖五嶽歸。能令名利客。一倍宦情微。

其二

亦有翻飛興。茲遊未可攀。所談客裏路。是我夢中山。弱羽經年去。孤鱗萬里還。入春佳事少。見爾一開顏。

其二

調雞從自得。相馬任羣疑。頗似沉冥者。非徒游俠兒。囊裝無錫水。竿牘故人詩。吾家二三子。如君定白眉。

偶成

細鳥語高枝。幽齋事事宜。香龕安佛像。貝典教妻兒。施食簪禽狎。玄譚階樹知。道緣應不淺。龐叟是吾師。

桂闈黎收余二十年前題壁詩

是否燈前字。將無醉後書。蒼茫廿載外。潦倒數行餘。色古蒸鑪氣。文牋吐壁魚。深慚支遁賞。珍重意難虛。

偶成

人煙江水上。江上日生波。街巷魚鰕滿。門庭鳥雀多。酒中傳佛意。筆底困詩魔。已自戢毛羽。何由畏網羅。

北發

小草真何意。前途事事難。骨粗妨禮樂。性懶怯衣冠。遠志嚴親奪。新愁愛弟寬。驅馳堪自厭。辛苦爲微官。

新野道中

過襄又百里，步步遠親闈。不諳塵沙趣，焉知仕路非。平原江樹斷，野店楚音稀。終作一丘士，何年此道歸。

保安驛道中

此鄉經大稜，此路復愁霖。怪雀啼村市，饑人竄莽林。暝煙連雨脚，雲氣起山心。薄暮昆陽道，行行憂滯淫。

過舊葉城有感是時兩弟已行五六日矣三弟留題荒亭

昔年飛鳥處，此日倍酸辛。白骨三家市，青燐一水濱。異鄉均苦樂，兄弟各風塵。淒斷惠連句，荒亭墨瀋新。

其二

佩犢風猶在，畫龍迹已陳。有情傷暴骨，無計起枯鱗。飽食慚官吏，停車問窶人。腐儒甘脫粟，不敢厭勞薪。

宿古驛

兀兀泥途裏，饑羸不可支。燈前慰病婦，夢裏見亡兒。古驛啼新鬼，頽垣走怪鷗。細尋題壁

處或有惠連詩。

登紫雲山是葛仙鍊丹處

昔歲曾遊此。題詩墨尙新。藥爐燒芋栗。丹井長荆秦。雞犬馴遊子。壺觴費道人。馳驅明日事。暫浣客裾塵。

飲禹州李氏園

古郡溪山郭。名園花竹樓。麝香眠野艸。翡翠立晴洲。安得一生醉。那能十日留。公榮定誰似。是客可銷憂。

暮雨

賈却日高睡。來踏陌上塵。翔風梁苑草。古樹濁河濱。強作違心語。稀逢有韻人。山郵聽雨夜。夢裏滑車輪。

渡黃河

兩度歸江漢。重來渡濁河。塵容三老諳。驛路二旬過。霜薄天初朗。風輕曉亦波。太行山色近。西望碧嵯峨。

高村店大風店有淇澳菴竹古蹟

罡風獵獵下征鞍。十月嚴霜次骨寒。噴石澌沙猶古水。流蒼滴翠是新竿。寒鴉野店楸林黑。凍馬荒亭莎葉乾。何似山齋閉關坐。南華攤向火爐看。

早發臨洺行沙河道中憶兩弟

昏昏寒月夜方深。驅馬長亭復短亭。十里奔風吹積礫。千秋篝火亂殘星。鞭稍漠北煙沙黑。夢裏江南果樹青。驛路飄零那可問。挑燈何日對原鴿。

將抵都門

九年牛馬走強半。住江鄉。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忘。對人錯爾汝。迎客倒衣裳。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

挽同年李檢討成甫四首

草草來還去。人間三十年。飛揚心慕俠。清峭骨如仙。對酒常扶病。逢人愛說禪。竹窗寒月夜。憶爾淚潺湲。

其二

十載貧兼病。半生狂與癡。錢刀負市井。衣食困妻兒。每想燈前語。猶存扇上詩。交情堪白首。緣薄負心期。

其二

白骨歸新土。青山閉舊廬。苔緣題遍壁。蠹滿讀殘書。鳳老梧桐死。霜寒橘杵疏。佛天疇昔願。今日定何如。

其四

泉路飄零久。人間惆悵深。有兒非滴骨。爲鬼不灰心。虫鼠知誰勝。鴛鷗可寄音。無生君所學。忍苦莫悲吟。

別陶編修石簣四首

日日青門裏。棕鞵任所之。焚香薰定性。畫影鍛新詩。世事拋唇角。禪功驗鬢絲。深憑法力。一破有情癡。

其一

向說山陰路。千巖與萬湍。水中城堞見。山頂竈煙寒。杭酒來尖舫。湘蓴供水餐。知君遠女色。不上浣紗灘。

其二

不分陶弘景。松風只自聽。異鄉同改火。法侶悵晨星。賀沼蒲稍綠。吼山石孔青。良朋君豈

戀詞調有原鶴

其四

門外正霜飛。何堪送所知。愁腸縈遠水。別面化枯枝。冷澹稀人識。清羸好自支。芥針能得幾萬里去師資。

白蘇齋類集 卷之五

今體

飲楊刺史園二首

東城最僻處。刺史有新廬。近水先生柳。門填長者車。菊香熏枕簟。酒氣濕圖書。肝膽燈前盡。都忘傾蓋初。

其二

虛堂合夕照。綺席醉良朋。綠酒浮鸚鵡。黃花映麝毳。書圖隨意展。眞贗任人評。清夜論詩罷。深談契佛乘。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憐君爲政處。隔水廬山高。白鳥飛嶺牘。青嵐遠映袍。花風香簿領。蔬圃課參曹。好學循良去。休嫌撫字勞。

送郭少參希彥之蜀

欲重金躡地。應資瑣闥聲。天連巴子國。江盡宕渠城。蠻府傳新檄。賓人候去旌。萬山遺蹟在。知不媿勳名。

其二

如何當此月。車馬踏巔峴。去楚尙千里。過秦應萬盤。深山如雪裏。古驛出雲端。三十金緡貴。休嗟蜀道難。

聞顏尙寶卿稱病有感

燕市饒禪客。如君意最真。幽閒泉石趣。清瘦雪山身。一榻庭生蘚。雙趺席聚塵。偶稱摩詰病。爲度夜行人。

飲顏質卿齋頭限韻賦同潘去華

同調復同官。幽齋會二難。交情投芥合。禮法解衣寬。坐久爐將燼。言多杯屢寒。明窗披易注。直作太玄看。

其二

震旦同參少。長安雅聚難。因君道眼別。令我酒懷寬。匡坐藤蒲靜。幽談水月寒。好將瞿氏

說留付子庸看。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黃思立齋頭

憐君却掃久爲我開清尊。一見生狂態，相酬多謔言。雨涼輕酒力，秋逼攪詩魂。尙有看蓮約，猶堪續舊論。

同黃思立趙貞甫集蕭允升齋中談禪甚快各贈一詩

黃太常思立

念我同門友，爲郎家益貧。蕭疏愁世鞅，磊落笑時人。供茗盜甌潔，添香粉指勻。近通無淨理，一倍耐風塵。

蕭贊善允升

耽奇詞賦古，養拙友朋疏。每退金華直，常繙貝葉書。譚宗時契鳥，洗墨畏驚魚。更羨東門達，延陵故不如。

趙御史貞甫

逸興文兼酒，玄談芥與針。蘭臺雖作客，蒲榻早休心。定裏騎驄馬，忙中訪竹林。知君無不可，那復計升沉。

夏日小齋雜興

室小堪容膝。冥然斷百思。坐看簷日下。袒受竹風吹。苔色流書帙。花光侑酒卮。從來中散意。未許外人知。

其一

盡日掩荆扉。高槐蔽夕暉。剩飡菰米飯。寬着稻畦衣。密室香難燼。幽欄藥易肥。不知深谷裏。過盡幾芳菲。

其二

最憐山氣爽。徙榻傍窗紗。逕僻能全草。簾疎不障花。無痾常伏枕。小冗爲煎茶。堪笑東陵客。休官始種瓜。

其四

非傲亦非懶。幾月簡逢迎。笑語消三伏。升沉付五行。雨加蒼蘚色。濤瀉綠筠聲。無端傳巷語。清耳賴蟬鳴。

其五

空階經急雨。蕭爽夜無譁。折柬邀王子。餐錢與趙家。頽然對木石。率爾吐雲霞。酩酊不知

出高樓生月華

其六

調古知音少。行孤起信微。青尊澆宿塊。黃葉答初機。事以忘懷簡。身因謝客肥。由來耽寂寞。不是貴知希。

過脩竹館贈朱汝脩

名理兼文藻。君齊高士蹤。溫醇餘道氣。清瘦帶詩容。烏几竹光映。蝸墻藓暈重。開尊坐秋雨。相對興偏濃。

月夜登樓偶成

涼夜誰堪語。登樓憶所親。無機瓶共我。解事酒隨人。禾老灰心客。初秋病肺身。山南田二頃。歸計未全貧。

其一

可嘆人間事。深杯且自斟。噉名多局面。謀國半噍心。露下泣風葉。秋高冷夜砧。腐儒無處着。只合住山林。

月下蕭允升顧開雍集小齋賦此

偶集翻成樂。幽花晚更妍。近窗雲片薄。過樹月光全。小築真同隱。清酣也近禪。莫愁沾酒盡。囊內有餐錢。

其二

宇宙信空闊。方外多友生。世情到口厭。名障入心輕。月寫風枝影。人驚夜雀聲。射堂千畝雪。乘醉更同行。

冬日齋中卽事

小逕獨相狎。婆娑木數章。葉稀隣屋見。根老假山蒼。酒濁賢人味。衣熏道士裝。看經心向倦。添火靜薰香。

其一

繩床盡日凭。壘石對峻嶮。愁見叩門客。幽如退院僧。花藏尋伴鳥。風折罨衣藤。檢點人間事。疎慵總不能。

同王昭素昭質及兩弟夜飲顧升伯齋中

狹室下簾暖。小窗愛月幽。沉香粘大白。談語躍平頭。花鳥談吳事。山川敘蜀遊。霜光猶可醉。道去卽宜浮。

晨起

竹窗朝受日。柴几對維摩。怪石僵枯蘚。虬松蒼老柯。毫冰膠硯薄。簷溜入瓶多。此地安禪好。無煩客侶過。

閨人禪誦甚勤喜贈二首

應是新年福力增。六時功課勝山僧。每持貝葉詢難字。時向蒲團學小乘。一縷天風吹梵唄。半輪閨月照香燈。却慚龐叟心情懶。擁衲齣齣呼不膺。

其二

高樓終日禮彌陀。天女生來厭綺羅。願以幻身酬半偈。羞將素額浣長蛾。繡旛針脚花還密。誦呪鄉音字欲訛。自是靈山佳姊妹。何緣結伴到娑婆。

讀李洞詩

才子如君劇苦寒。青衫垂老憶長安。奇愁醞釀千篇險。褊性支吾半世難。五字贈僧尤峭拔。孤魂吊月應辛酸。祇餘身後遺編在。世上誰人洗眼看。

春日閒居

人間何物度朝昏。嬾性新來更厭喧。除却跣趺惟飲酒。纔聞呵殿便關門。虛窗月上暮松

影塵榻僧來印納痕。獨有益梅嫌寂寞。故舒丹蓋照清樽。

其二

不才敢擬子雲玄。索米金門又一年。風味漸隨雙鬢減。天真猶仗一樽全。破冰滴硯晨箋。易掃地安單。夜坐禪。閒洗時瓶烹茗。故人新寄玉山泉。

其三

人海何妨一粒藏。身閒稍覺晝壺長。厭將禮法繩腰骨。且看經鈔澆肺腸。畫裏身粘蒼壁色。夢中魂染白蓮香。春來最是城西好。擬共山僧坐綠楊。

卽事

小樓朱几供梅檀。夜引閨人懺法壇。淨似遠公尙剩髮。貧如陶令未休官。捨完兒女忙何事。典却田園醉不難。檢點近來癡業少。不隨人舌浪悲歡。

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

模寫事情俱透脫。品題花鳥亦清奇。儘同元白諸人趣。絕是蘇黃一輩詩。老眼方饑逢上味。吟脾正渴遇仙醫。明窗手錄將成帙。恰似貧兒暴富時。

賦得殘月似新月

一鈎曾掛暮霞裏。半玦還懸曉霧中。醉起忽迷鐘早晚。山行誤認峯西東。從他烏歷支干換。且喜峨眉首尾同。安得人生也似月。蒼顏皓首又如童。

黃主客邀送高戶部時開筵夷館

仙郎別署飲休辭。奉冷何堪送所知。羸馬凍啼蹂雪徑。饑烏寒距蹴風枝。夷牋細字摹唐帖。胡髻尖氈綴漢絲。一曲龜茲君莫訝。也堪翻出渭城詩。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雪後天街絕點塵。西山一秣白於銀。雲邊磴道層層出。馬首峯巒疊疊真。瑤島分明連絳闌。玉龍天矯貼青旻。却憐往歲曾遊處。十里桃花覆角巾。

花下

衰髮蕭蕭不滿梳。頭顱四十欲何如。風塵眯眼花醫治。名利關心酒破除。談畏友朋焚麈尾。病休人吏掩蝸廬。虞翻骨體終難媚。高枕從他笑拙疎。

京察見部自嘲

擁腫類寒樗。何功濫石渠。編摩中聖誤。候謁坐禪疏。應客雜談語。嗔奴索報書。似浮兼似淺。不黜待何如。

初春和陸放翁韻

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新詩繁蕪多隨意。夜讀昏花覺損肝。懶向時人爭巧拙。久遊畏路耐鹹酸。春來轉憶家園好。社鼓村醪日日歡。

其二

冷淡何須厭一官。烏紗叢裏好偷安。厭將資級汚牙頰。豈有風波入肺肝。客枕纔春夢已亂。病肱將雪骨先酸。媿無絲竹堪陶寫。未怕兒童覺損歡。

卽事

宦味侵衰詩味長。道緣漸熟俗緣輕。時從故紙覓高士。老結同參進麴生。輕滌硯塵留墨繡。緩添爐火聽瓶笙。熱官棄置酸寒福。貧士收來應不爭。

雪晨入直

將曙氣陰陰。寒侵燭焰沉。雲濃禽路澁。雪厚象蹤深。足滑全依僕。衣單緊束紵。人間饒樂事。何業化書蟬。

有感戲作

占畢半生舌本強。編摩十載硯心凹。賦歸誰假乘風翼。嘆老難煎黏日膠。飽食大官真似

鼠厭逢俗客欲稱貓。移家澧水知何日。擬塞丸泥自結茆。

火神廟道士

命。事火道人。事翻來水上居。鶴窺烹石處。魚呷洗丹餘。世業五禽戲。家藏八疊書。南陵雖有命。驪酒自能除。

送朱平涵太史冊封榮藩

暫拋銅馬向天涯。官柳千條拂使車。驛路開尊邀月石。仙源立馬問桃花。水平青艸騷人宅。山遶朱門帝子家。客裏潘輿誰得似。泛觴還採廖平砂。

顧升伯太史奉命如梁賦此爲別

柳煙槐霧接河梁。樹杪分明見太行。月上山城征馬急。雨過汴水露荷香。贈行古帖來東邸。侑酒新詞出憲王。周府有東書堂法帖。又周憲王有自著樂府。此去洞庭秋正好。煙波聲裏說袁郎。

送李湘洲太史齋詔之浙

險句臨巖得。禪心遇水閒。只憑一紙詔。踏遍萬重山。林屋朝乘屐。松篁夜扣關。定從委宛去。載取異書還。

壽舒翁大行父也

東魯眞儒行南華達士懷。無心甘抱甕。有手但持杯。杖澗龍潭瀑。衣粘靈洞苔。仙郎奉紫綵。新自日邊來。

送爽山母舅之任太原

匹馬穿雲去。裝中半道書。官貧僮僕慣。縣僻送迎疏。掃葉炊紅稻。連泉供白魚。太原有白魚泉。登山公事了。何處顯村譚。

其二

身爲石室主。閒與道人期。判訟虎知法。升堂猿報時。泉聲寒井邑。山翠染城池。應有西遊草。懷切得幾詩。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

一笑平原去。高才聊寄樓。閑談皆有韻。得句半無題。近海觀雲黑。登樓看嶽低。應憐徵稅苦。寬大救三齊。

其二

萬戶蒼煙裏。孤城綠水隈。郡齋多近艸。獄戶長新苔。國變懷輒俗。人驚判劍才。公餘尋古

蹟先上魯連臺。

五日同鍾樊桐黃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寺僧房得家字

老僧愛竹石點綴似山家。密篠梳風冷。流觴逐水斜。談慵思薤葉。頰醉吐榴花。一縷林煙歇。闍黎供露芽。

壽鄭大司馬

青山歸去爲功成。笑看人間利與名。三逕新來稱小隱。一身舊日是長城。石分甲乙屯雲氣。竹長兒孫學鳳聲。智似子房身較健。不勞辟穀得長生。

送王以明例貢歸小竹林

白欄着破換青衫。歸去山齋自在眠。醫俗止留千箇竹。買閒先賣一區田。攜妻燒筍旋沽酒。避客澆花自引泉。怪得新詩奇僻甚。苦吟骨削類枯禪。

偶題

看看衰症到頤腮。宿業泥人未擬回。醉裏童顏金炸色。愁來宦味蠟成灰。此心寧與形俱皺。得道何妨老見催。已約寅年歸淨社。蓋頭茅在夾山隈。

同惟長舅讀唐詩有感

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賞音人。家家積玉誰知價。處處描龍總忌真。再捨肉黥居易句。重捐金鑄浪仙身。一從馬糞卮言出。難洗詩林入骨塵。

看華嚴經

檢點頭顛祇自憐。雙輪相逼入頽齡。銷除蝸角千生業。憑仗龍宮半部經。簡事只嫌多髻髮。斷癡先擬絕葷腥。六時起坐疏鈔裏。剝啄由他不啓扃。

有感

一自辭親返禁林。隨人啼笑到如今。三生白業施功淺。半世烏紗染俗深。往事休污念佛口。新來初歇著書心。朝朝頂禮金容後。一榻跏趺對水沉。

雪中共惟長舅氏飲酒

盆梅香裏倒清卮。閒聽羣鳥噪凍枝。飽後茶勳真易策。雪中酒戒最難持。爐心香盡灰成穴。紙尾書慵筆任欹。共話當年騎竹事。如今雙鬢各垂絲。

送邵芝南太史冊封唐藩

暫輟編摩去。行行入豫疆。驅車游宛洛。立馬問韓梁。雨洗沙溪淨。風傳路草香。雲霞添旅棗。花鳥貯吟囊。白水秋澄徹。丹山夜鬱蒼。剪桐分帝子。酌醴醉仙郎。泛涓思文叔。登臺憶武鄉。

民艱今可問，何似昔南陽。

白蘇齋類集卷之五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六

絕句

鼓吹

兒童村巷競走鼓吹驛路喧闐何似池塘兩部宮商漸近自然

繼前意

驛路紅塵鼓吹池塘青草蛙聲本來都無音響雅俗欲向誰論

過黃梁夢三首

車帷且勿捲吾媿見盧公廣陌爭馳騁安知非枕中

其一

枕中天地寬夢裏年光速屈指威音前黃梁曾幾熟

其二

共道夢非真。誰知醒復僞。飛昇羨呂公。亦是夢中事。

銅雀臺

網戶珠簾經幾春。縷衣歌扇化爲塵。隨風惟有臺前柳。猶勝當年緩舞人。

行衛輝野村中卽事

渚鴈沙鷗樓啜。蔬畦麥隴縱橫。藤蘿也解人意垂。蔓爭罨前旌。

其二

芴屣犬臥人邊。麥隴鴉啼牛背。倘逢種柳先生。僕夫停車少待。

卽事

寶鴨雙雙引使車。都梁旂旄散郊墟。腐儒低首還私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過鄆城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鄆城人也

一落書生口。魂香不計年。鬚眉元別駕。翻托李孃傳。

發遂平

遂亭城外少風塵。夏雲千層山萬層。一片雲山不可辨。相錯還成綺縠紋。

信陽道中卽事

巉巖繞吟哇。小徑通車馬。卽此是桃源。問津何爲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蹤。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

其四

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爨煙青。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於菴啼林藪。乃是巉巖傍。流泉挾石吼。

其六

橋上山峻峻。橋邊石齒齒。差暢遊人懷。柰傷馭者趾。

山中看雲

雲學嵯峨山。山似灑露雲。雲山何以辨。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邊水。時時生細波。涼風還暫至。金斗熨纖羅。

其一

鳧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二日行山中山盡有感

眼底青山愛頗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捲幔無山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脩脩漾白蘋。此去吳江風日好。爐香經卷伴幽人。

送潘雪松杜史建言謫閩二首

偶緣諫獵動天關。萬里南遷亦主恩。一壑豈能安薜荔。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片帆南下碧江湄。秋月蘆花綰別離。此去莫驚潘鬢改。止緣憂國半成絲。

其三

揭來紫氣滿關門。杜史玄同道自尊。我欲實心求勝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飲小脩所攜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季子千里來。同飲惠山水。

其一

竹裏自燒鑪。清煙澹林月。一飲洗煩囂。再飲沁毛髮。

其二

瀉以青王椀。泠泠色凝碧。憶得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來。飲水亦歡喜。

黃梁夢戲題

電光現出青紫。蜃氣結成蓬瀛。宰官神仙俱幻。呂公豈勝盧生。

其一

貧窮輒慕宦遊。將相更希仙籍。賺人忘想無休。誰道枕堪窒慾。

仙人洞

風牽弱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一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瞬息間。見我九經此。

萬猿書屋

高齋何所有。琴書伴幽榻。中有吾伊聲。聲與猿聲雜。

均天洞

洞裏無人蹤。洞外絕鳥語。獨有風濤聲。時出喬林裏。

荷花池

綠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香國。沉醉復高眠。

兩岸芙蓉

南坨與北坨。岸遠渺難卽。此處好行舟。面面芙蓉色。

春色滿園

結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雜豔容。已滿山園裏。

四面瓊玕

白日起寒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鹿牀。趺坐絕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瞥聞金粟香。擲去礙膺物。

蟠柏亭

亭前柏樹子。佛祖西來意。了知柏卽亭。是名第一義。

桃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分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峰

峻嶒踞虎豹。蒼翠積莓苔。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來。

匯清亭

小築萬松下。兩耳飽潺湲。草訝陶弘景。長年只住山。

長春堤

偶踏長春堤。涼風吹解帶。班荆數過帆。沙鳥飛雲外。

六言

三市六街扮演。五湖四海稱揚。優孟抹朱面孔。偃師傅漆肝腸。

其一

賈鼎浪誇孔鑄。偃巫也學舜趨。土人休笑桃梗。鬱壘不異神荼。

其二

鳧元無術肖鵠。夔也期心憐虻。風砌對花軟飽。雨窗支枕熟眠。

其四

松煙偶作蛀痕。就裏誰分醜好。他手我眼何干。浪生歡喜煩惱。

題唐元徵乃兄漁唱晚晴冊

數椽山水間。灘聞雜泉響。展簟時一眠。夢境亦蕭爽。

其一

澄江逗夕暉。白練化丹綺。風傳鼓枻歌。嫋嫋綠陰裏。

其二

槩几何所有。詩卷三兩束。惟應款乃聲。時與吾伊續。

其四

魚艇宿簷前。酒旗飄屋後。沽酒復買魚。對花傾幾斗。

見白蘋

海深難比愛河深。五欲騰波天也沉。休把霜毛輕鏹去。一回對鏡一休心。

死心和尙一朝棄諸生披剃書此贈

欲識新長老。便是袁中夫。依然舊面孔。只少幾莖鬚。

其一

染藍爲壞色。裁巾作僧帽。我狂正未醒。汝魔初然覺。

其二

豪性與顛毛。一斬一齊落。獨有愛山心。不受銅刀削。

其四

袖中五色豪。落紙文光燁。夢裏莫還人。且留注貝葉。

其五

選佛場大開。這回應得備。寶葉最高處。歷歷題名姓。

其六

神清骨亦癯。雅稱手中錫。一笑入千山。藏身沒踪跡。

題雙寺畫竹

白蘇齋類集

風竿不滿尺。已饒千丈勢。高僧禮誦餘。味此蕭蕭趣。

白蘇齋類集

卷之七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君子欲有全用于天下。則貴慎所養矣。用欲其恢弘。恢弘者。無所不可爲養。欲其收斂。收斂者。有所不輕爲。夫收斂者。所以爲恢弘。而有所不輕爲者。乃其無不可爲者也。是以齋戒凝神也。而後鐘鑪乃成。累丸三五也。而後承蜩若掇。爲戒視爲止也。而目斯無全牛。望若木雞也。而異雞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一技者。調一物者。且期于養而後其用全。而况號稱真英雄者。肩之至深。關之雄者哉。兵志曰。守若處女。發若脫兔。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故夫號真英雄者。肩之至深。關之至裕。鑰之至密。張之至弘。有侗乎若童稚之心。而後有龜蔡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隣之心。而後有貔虎之大勇。困衡胸中。口喏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泉湧。躑躅數四。曳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霆發其心。俯乎環堵之內也。而後其才軼乎宇宙之外。其心出乎輿臺之下也。而後其才

駕乎等夷之上。此一人也。其始之戰戰兢兢若斯。無一能者。而識者已有以窺英雄之全用。其後之沛發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偉人始指之曰。真英雄。而識者固不覘之於沛發之後。而覘之于平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動風動。則莫若堯舜。明光勤政。則莫若姬公。而貫百王。拔類萃。則莫若孔子。乃其兢業以勅天命。吐握而憂淵冰。恂謹於鄉黨。踧踖于朝廷。抑何其戰戰兢兢也。彼漆園者流。逍遙徜徉。見以爲適。而竹林諸子。箕踞嘯傲於醉鄉。見以爲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若狙之繫於樊中。不勝其苦。而求逸去。而叩其中。遂乃空疎如糠瓢石田之無當于用。安所稱真正英雄哉。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可爲。故究也無一之能爲。而聖賢者。視天下無一之可輕爲。故究也無一之不可爲。故朱氏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豈弗信哉。後之希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澄之。慎獨以析之。則自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深。其全用立顯。又何所媿夫世之稱真正英雄者乎。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洩於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摘藻則天壤爲光。抒情則丘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桷與椽異。節與椳異。彼各有體焉。梓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

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乎。吾姑置庖犧以前弗論。論文章較著者。則莫如詩書。乃騷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之異堂。其體相離。尙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楨之異榱。椀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尊卑殊分。禮祿殊情。朝野殊態。遐邇殊用。疏類煩簡。異宜。此猶榱椀節椀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體最相近。最易失真。不可不辨也。故夫不深惟其體。而以臆爲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壁之宏奇。見爲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爲傷俳。黃鶴鳴日。鑿一堂。猥云獨喻千古。全捨津筏。猥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卽令沉思出竄字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遠本色矣。則吳公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胡寬營新豐。至雞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人效孫叔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叔敖也。豈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堙滅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亦近亦遠。庶幾哉深於文體。而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

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卷。

性習解

夫譚性者折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蓋千古性學券契哉。乃後世說者。不無異同。指性同者。則有子輿性善之說。在指性異者。則有荀卿惡。揚雄渾。告子湍水。佛氏作用之說。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無乃處乎異而同。同而異之間。持兩端者乎。嗟天。孟氏專言理。以維世。揚荀輩專言氣。以惑世。而孔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今試觀嬰孺。其天性常未漓也。固有醒然而慧者。亦有懵然難解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聚而爭者。固有逆之而色弗忤。亦有觸之輒怒而啼者。迺其見親也。有不煦慰膝下者乎。見兄也。驩不驩欣。動色者乎。此一嬰孺也。有慧有懵。有順有爭。紛紛殊態。安可謂之同。乃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于氣。而其同者出於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近。故繫近於性也。迨少長。已始染世味。染世味已始分蹊徑。理制氣者。肩聖賢。氣滅理者。墮愚狂。漸摩使然。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繫遠於習也。今夫明珠之隱水底。水清者光立見。稍濁者其光隱見。丰澄之斯可見。而最濁者非澄之久。光將匿焉。故軒皇狗齊。堯欽明。舜濟哲。此水體之本清者也。湯日新。文緝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改度悔悟。桐宮卒紹先業。此水體

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于桀紂暴盜跖恣睢。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之徵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珠。質可分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理。猶之語水不遺珠。所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雖然。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騰其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與。而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己。無忌憚之爲害。將何極。孟子深憂之。故單取理義之性。而日號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陰實翼其師說。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知言哉。後之譚性者。必合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揭日月而行矣。

刻文中子序

今之人方甘海錯也。而調梁肉進之。見謂泊然不嘍於口矣。然海錯卒不可實枵腹。不得不舍而之梁肉者何。其味無奇而卒周于用也。蓋余始得六子書讀之。至莊列而神動心豔也。已讀文中子。泊乎其難入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盡易莊列之好好之。倘所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者。若梁肉者非耶。嗟夫。嗟夫。自宣父微言。莫或抽緒。無論莊列諸人。汪洋橫議。而白馬逞辯。雕龍振奇。湘纍揚藻。代及陳隋。詠花鳥。賡月露。生乎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經。正襟譚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今觀中說所載。講勸之言。出處之迹。具在焉。

其詞簡而悉淵而通微而明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旨娓娓乎洙泗口吻哉所以滿挽頹習
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揭吾道以行天者其以爲盡宋儒力乎無亦仲淹氏爲之嚆矢矣且
也溫魏房杜用其士苴盤石李祚有如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所收太平效何可勝道余
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今海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海錯乎莊列輩濡
首其中而薄洙泗正論爲無當此風不熄將爲晉朝揮塵諸人之濫觴其蠹世道而蕩人心寧
有底極故吾取諸子中若文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劖厥氏刻之以風夫下然吾非遂聖人之也
謂其亦可爲學聖者藉也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來其爲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下若干人無論淑慝皆不宜泯沒無
紀爰題其姓氏於石而某受簡記焉某竊惟翰林非古所稱天祿石渠之府金馬著作之庭也
耶而其所設官最崇者則莫若學士天子有時坐細旃則鏘鏘委珮其間時效獻替啓沃心至
重也自總攬制作黼藻絲綸之外一切簿書期會弗得溷焉至清也右文之主時溫語清問體
貌有加卽列曹寺卿弗敢望至榮也夫士伏處窮卷以章句發家至當國家重任至清至榮而
今且勤之貞砥是可以不朽矣然隆碣之間姓氏臚列崇者躋輔相次亦卿清曹則固有其德

卓爾名世。若威鳳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爲快者矣。則又有膚功在世。衆指其名。加額稱頌。願家戶戶祝之者矣。則又有雕蟲繡虎。爛若春華。後人誦其隻句。等於吉光片羽者矣。則又有美食安坐。糜太庾。立致公輔。行不唱內庭外衢。無纖效者矣。則又有張臆逞胸。聚賂集穢。齟齬賢豪。至今耳其姓氏。若狼鴟在園。思逐之者矣。夫德如麟鳳者。最上。膚功在世者。次之。雕蟲繡虎者。又次之。美食安坐者。爲下。張臆逞胸者。抑最下矣。嗟夫。嗟夫。此名一刻也。最上者。固益彰。而最下者。亦愈顯矣。夫使最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卷。尙足藏拙乎。是前所稱至重。至清。至榮。乃至難稱。而所謂可託不朽者。乃易以速之朽。可不懼哉。今文運郁鬱。海內麻和。充詞臣者。靡匪一時名公鉅儒。其所謂最下者。必不肯爲勿論矣。願益茂昭大德。宣鬱愷澤。仰荷倚毗。俯作楷範。以無忝太上之業。第令弗務宣嚴師濟。徒積時月爲勞績。則吾所稱品之下者。卽不然。而日事夫提要鉤玄。揮毫哦誦。吐咳珠玉以自雄。則亦吾所稱品之又次者。其柰朝廷清華之選。而亦豈茲刻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忠清仁辯

或曰。夫子蓋未嘗難言仁哉。故於人之過也。而觀其仁里。俗之美也。而稱其仁至。任術挾數如管氏也者。而亟仁之。齊楚兩大夫業已被之忠清之號。乃獨靳仁焉何哉。曰。論說於一時。

者。其旨恕。定品于萬世者。其法嚴。恕語迹。嚴語心也。夫語極於心。其陰避而陽託者。非仁。陰趨而陽託者。非仁。卽無所趨避。未忘無所趨避之名者。亦非仁。何也。有所爲也。故公旦稱德明保之忠。天下信其仁。非信其明保之迹也。伊尹千乘弗顧之清。天下信其仁。非信其弗顧之迹也。公旦伊尹。雖出于無所爲。故卽居攝疑于非忠。五就疑于非清。而竟不害其仁。齊楚二子。未必出于無所爲。是以其忠可仰。其清可述。非不足驚詡一世。而竟不敢信其仁。藉令信其迹。不必原其心。則漆身趙市者。仁乎。灌園於陵者。仁乎。甚而至於食桃請殉。臥終南爲捷徑者。亦可匿其不肖之心。而溷于仁乎。聖人深慮之。故于齊楚二子。但被之忠清之號。而靳以仁。夫固嚴之心。懼其弗真也。或又曰。有如真忠真清矣。可以爲仁乎哉。曰。不然。仁體無所不包。忠與清。仁中一事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附焉。指一葉而曰。木在是也可乎。有山而丹砂卉石生焉。指一石而曰。山在是也可乎。故仁首萬善。總百行。其廣也。天覆其發也。川流無不忠。而無忠名。無不清。而無清名。區區忠清。以擬仁。正如木之一葉。山之一石耳。胡能盡乎。不然。則聖門高第。由可治賦。求可從政。亦可立朝。雍可南面已。旣稱不容口。而至于仁。何以皆曰未可知耶。則齊魯二子之止於忠清。忠清之不可盡仁。又何論也。夫然後知聖人非特嚴于論心。抑亦精于論仁。是又朱子未發之意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論人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壁書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瑜。方寸之瑕。則全材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于窒穴。短于衝城。則大用難。鸞鳳其外。蝮鷲其中。其純白難。夫置雌黃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暇更僕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衡命。趙衰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收功三敗。士燮之憂先內甯。趙武之不頓兵甲。絳也和戎。向也憂國。敖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助勤于魯僖。甯武救甯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桓。夫國家重勘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襲鄭之旅。子革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弼違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叔舉僕。蓋皆有古薦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履者耶。蓋廉靜士也。孔父以宋督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甘饒如飴者耶。蓋伏節士也。若乃下惠之治亂俱進。伯玉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國中。又非世所稱真良士者哉。是數大夫者。固家棧棟。朝家照映。殺青而深詰其生平。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始駿焉而不勝其蹶也。才焉或窒于大用也。駁焉或戾於純白也。故置雌黃于三代以降難也。然予竊謂較用于國家者。先功勳。定品于一人者。先操行。

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擯戎裔。不歃血。而束諸侯于掌股上者乎。論心而有純于不羞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首管氏。而狐趙爲次。叔敖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於者優。而就予所揚於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優。而器小貽譏。不恭興誚。則其他又可知矣。故求不窘于才。無詭于心。表裏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乎。難論于春秋矣。余固曰。置雖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救荒奇策何如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于天吳。西北困于旱魃。山陝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罄哉。天子旰食。公卿拊髀。計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卓囊屢上。卽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蠲賑二議。卽令管晏持籌。賈晁精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能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變弗變。獵其名而奉行尠實也。拘變弗變。奉行尠實。卽恩綸時下。日纍載少府之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蓄郡邑之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尙未全豁也。枵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

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流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繫于桁楊。藉當甯之曠恩。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黠也。故竒徵之察宜密也。民方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盛駟。烜赫載道。軒輅之使。至餽遺充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矣。以幽遐鄙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鏹。給州邑之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中。一都之內。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蹶以趨者乎。故強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山民。去城百里。晨起裹糧。盤壁趨城。猾胥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之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旣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或量里之廣狹。爲爨若干。令耆民及富民之平者。烹糜而日飼之。期于便近民。無薪水之煩。得飽食矣。故散粟給民尙難。爲糜以飼民尤易也。夫珠不可襦。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壁以殞者。故卽得州邑及貨戶之賑。而操金貿易。轉移尙艱。故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爲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矣。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此。豈

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墮濺澤。何濟乎。故在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訪諸祖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易。私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指。誰敢不堅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爲蝨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才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則無論其本撥而神洩于外。而其才亦齷齪趨趨。無纖毫之用於天下。夫惟杜機葆貞。凝定于淵默之中。卽自弢其才。卒不得不顯。蓋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祕也。今夫花萼蕃郁。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溉其枝葉。而先溉其根。丹牖紺碧。人睹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榱棟。而先營其基者何也。所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自燦。人不可正睨者何也。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祕也。而輓代文士。未窺厥本。嗶嗶焉日私其士苴。而詫於人。單辭偶合。輒氣志凌厲。片語會意。輒傲睨千古。謂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擣藻于上林。而聆竊貲之行者。頰汗矣。子雲苦心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者。覲顏矣。正平弄筆于鸚鵡。而誦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揚脩門捷于色絲。而悲舐犢之

語者驚魄矣。康樂吐奇于春草。而耳其逆叛之謀者。穢譚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用以負俗而買禍。此豈其才之不膽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誠狹。其識誠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斂志。回光而內鑑。鏗斂而藏聲。其器若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登泰嶺而瞭遠。尺寸千里也。若鏡明水止。纖芥眉鬚。無留形也。若龜卜蓍筮。今古得失。凶吉修短。無遺策也。故方其韜光養嘿。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而比其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振球琅之音。炳龍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駢麗而誇月露。擬之塗精土羹。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咎禹尹虺。召畢之徒。皆備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典詩歌。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爲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祕者也。譬之麟之仁。鳳之德。日爲陸離炳煥之文。是爲天下瑞。而長卿以下。有意耀其才者。何異山鷄而鳳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逐之。而或以賈鬻。烏睹其文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須。而器識猥薄者。卽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器必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有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大其識者。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足以補行儉未發。

之意也。

白蘇齋類集

七八

白類齋類集卷之七終

白蘇齋類集

卷之八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皇上效明聖緝熙之學。采老成芹曝之獻。數日以來。御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披圖對史。左諏右詢。遠陋金華白虎之談。近跨邇英延議之論矣。臣數從豹尾中。仰窺聖衷。惕厲不勝。忭踊竊效。塵露少裨。淵嶽焉。臣竊睹儒臣進講。曰經曰史。詎不稱古訓哉。然而經史以外。尙有足羽翼聖真。補苴鴻猷者。謹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爲纂也。總先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該後賢之論議。則繼之思孟。况雄仲舒。敦頤之說。衍格致。則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衍誠正。則崇敬畏。戒逸欲。衍修身。則謹言行。正威儀。衍齊家。則重妃匹。定國本。嚴內治。教戚屬。網羅先躅。据撫舊聞。其廣則併天極地。其細則繭絲蝟毛。其分則洪河之散流。其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轂。萬禩之理。忽來茲之龜鏡。具是斯已勤矣。臣

愚以爲儒臣進講經史而外。益以此書。必能仰資黼座。弘贊化理。啓沃灌溉。功匪尠鮮。臣復惟系大於學。哲后所務。非第如經生齷齪據梧。呶揚挖。以門博雅。資楮墨已也。其躬修貴約。其履蹈貴實。其咨詢貴虛。其問學貴恆。夫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于症最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鑑無竊柄。而圖茲三者。在皇上一念敬畏。自標直影隨。故曰躬修貴約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豔。世主所闕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於重帷之中。是戲塵飴薦芻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曰履蹈貴實也。黼扆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而二三儒臣。跼毋踏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得畢所肄於前。大喜矣。臣獨計明主得少假借。娓娓下訊。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薦所見。其當上指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析肝劓膽者。非夫也。故曰咨詢貴虛也。夫日新時保。衍義所稱引。臣竊見皇上。昔在冲齡。講筵之御。燠寒不輟。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萬無復輟。而臣已閔然有鮮縵之慮焉。衍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戒逸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問學貴恆也。且臣伏聞高皇帝投戈未幾。卽取衍義書之廡壁。而世宗朝。亦嘗取衍義君臣講論。爲倡和詩。此豈飭弘文之偉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躬修誠約。其踐履誠實。其咨詢誠虛。其問學誠恆也。此祖宗故實。非臣臆見。繩武光先。實在今日。伏望皇上

下采葛藟。特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設誠力行。臣所云四者。臣幸甚。天下幸甚。

一貫忠恕說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爲是借言之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說。而輓世俗。儒愈起分別而增葛藤。愚竊謂忠恕之外。別無一忠恕。通天下之外。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未悟者。見其二焉爾。今夫人不忠則僞。不恕則私。私僞裁其中。是不一也。於是與物爲搆。日以心鬪。隔形骸於一膜。起藩籬於我閥。相刃相劓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渙然不相通。是不貫也。是不忠恕。卽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僞。恕者無私。無僞無私。則在我盡撤其障隘。以通于天下。天下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同然。共得其適。而薄海含靈。盡歸我膜。歸我閥。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弗通。是忠恕卽一。一則貫也。而柰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卽忠恕。則一貫庸行爾。孔子胡不公語。洙泗羣弟子。而獨挈之以祕傳。曾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豈謬耶。曰。凡借言者。是本不可名。假託之以明若二物。然而道互今古。弗異寧有二也。卽無論孔氏。雖堯舜以來。所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勉之。則名忠恕。故愚嘗竊論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勿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反身而誠者。所謂賢人之忠恕非乎。而強忠恕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矣。立人達人者。所謂聖人

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學者之忠恕是矣。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車喪共
敝。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善乎程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又曰。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夫忠恕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纖毫隔閡
哉。故曰。聖人安之則一貫。學人勉之則忠恕。曾子功力將純。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尙隔。故
僅聞其勉者。異者造不異者道。則紫陽之稱借言也。其毋乃太分別與。雖然。一者渾渾淪淪。不
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難之。而道迷。故直發之曰。忠恕。紫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迷。故又解之
曰。借言。而均一明道。覺人之心。有所不得已者矣。吾又聞紫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當。
有誤來學。茲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防河議

今天下譚防河者。豈不稱甚辨哉。日者祥符蘭陽間。河決百餘丈。湮城郭。毒人民。患非尠
矣。然僅及沿河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爲根本害。而其沿堤之瑕者。補之令堅且厚。尙可支目
前。而徐邳以南。則爲害滋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爲四肢之病。在徐邳。則癭之附咽喉。失今不治。
憂尙忍言乎。異日者。徐邳之間。黃淮合流。今黃強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強則易決。高寶之間。決
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在運道。淮不敵黃。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

乎。則害在陵寢。且青蘇清河凡四折而趨海。藉令一者不守。而淮安高寶鹽興之民。何恃弗爲魚乎。則害在人民。是河南諸處害備人民。而徐邳間則合害運道陵寢而三也。三二瞿瞿之臣。蒿目而晝者。不出疏築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水受則勢迅而沙淤隨下。是寓疏於築。不可謂非便計。今沙竟未能滌。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已。將隆之於天也。無論糜內帑。卽緩急奚益也。邇年議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板閘。議落崔鎮等壩。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冲。有如從清江決而入柰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月河足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壩流甚細。季太三義久塞。今雖落之。豈能洩洪洞之流。則落崔鎮等壩亦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冰堅難測。而徐淮地燠解冰。於季冬測其淺深。而濬之及底焉。久之河益深。水益日卑。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庶幾正河不冲入清江閘乎。如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郊陵至羊賽四十里。不可爲束堤乎。此築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殘漏之計矣。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全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桃源三義鎮。達葉家冲而合淮。實惟故道。而濟運一河。迺支河耳。今河流竟棄正河而據支河。有如復此。直接顏河。

足可支數十年無恙。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將在於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無論已。語曰。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爲。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漢武沉璧馬。宣房瓠子間。而爲詩以嘆。今譚何容易哉。藉令今所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廟堂精擇純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破拘攣。寬文法。無愛帑藏。無惜高爵。戒十羊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謀。卽地平天成。河濱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紓患否也。

擬遼東剿平東夷賜給總督薊遼都御史誥文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擁旄作鎮。弘資帷幄之良。秉鉞專兵。式重干城之寄。矧薊遼藩屏京國。而總督鎖鑰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募畫之天捲。平念非常之伐。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薊遼都御史某。文武兼資。忠良夙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沉幾。志不避劬勤。應之閒暇。頃者海西之弗靖。實由那林之逆謀。雪王台之孫。報二奴之怨。鹵掠畜產。虔劉士民。結連淵藪。跳梁邊境。鼓螳臂以當轡。聚螢火以燔山。知鼠竊之無能爲。顧梟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據神算。用振皇威。甲士電馳。戈鏃日耀。先聲播而天狼膽落。全軍臨而孽虜魂銷。獻斬馘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燧撤警。賴以拯東鄙之危。師旅投戈。從茲釋北顧之慮。勳在廊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寵綸。嗚呼。方叔宣猷。則周王攘外。營平展力。則漢主拓疆。嘉爾虜功。諒

同先躅。爾尚恢張志意。益勵忠貞。舞兩階以格苗。朕不敢後于羽之化。出萬全而制敵。爾當克先桑土之謀。欽哉。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山徙西吳。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玄者。秦五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歛者貴。盛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徙清徙絳。徙端溪。俱有名。而楮素者。一名知白。其業成于蔡黃門。楮先生其昆季也。初毛穎謂泓曰。若塊處跬步不移。毋乃好逸乎。泓應曰。吾不能效若齷齪勞形也。素亦謂玄曰。若黯黯自污。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污。蓋穎嗜動而泓嗜靜。楮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投之。楮素謁李意。其裂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忿。俱不能爲二友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膾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

王每謂人曰。吾以毛君爲刀劍。以陳君爲鎧甲。以石君爲城池。以楮君爲陣。吾其遂爲天下勦乎。羲之。協傳諸子孫。子孫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者。本羲之。暱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逾重。無論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最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迨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人方玄覽。逖搜爲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時。以問穎。穎曰。顧盡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愛。摩頂盧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鼓囊中。以爲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此四君懷忤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刻玉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据摭羣言。勒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微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攝其藻。功藝苑者鴻矣。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書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

喋纖膏焉。而不及弘鉅也。其最核最詳最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怪。而他輯者多尙奇僻以駭俗。藉令肆此。而能識舉方。辨癡龍。非經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人所經見者。卽譚天。譚律歷。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羲和氏之合流。而屈軼冥莢之濫觴。無甚奇者。故玉海核也。他輯多揭片語。採隻句。以資組紉。助吟詠。而此書繇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溯流。櫛比鱗次。萬無漏一。故玉海最詳也。月露花鳥。何關朝政。他輯纍纍。無非此者。所謂卉譜蟬史耳。淺矣。此書上逮帝學。下逮貨食。皇皇懿懿。夫孰非黼扆上務。與密勿之宏議也耶。故玉海最弘且鉅也。而今世經生學。鮮本原。藉口孔氏多識鳥獸草木之語。齷齪焉。取前所謂載花鳥紀奇衰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足馳聘藝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嗟夫。孔氏多識鳥獸草木。然其學之大者。不曰識大識小乎。識大識小。固所謂國家之典章制度也。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烏可少也。噫嘻。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經濟。况業以經術起家。肩鴻負鉅。而或不閑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澈官而考政。于國家何賴焉。其或者以當甯慎默也。則可。而有如一旦天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旃之前。上訊天文。下諏地理。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歷朝制所起。異時所以善敗。而乃喑然無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順黼藻。光揚聖德。卽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篋。亦國體臣

職之助也。是用刻之。以公諸藝苑。其所繇名玉海者。則前人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所關之大。以爲入海采玉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稽古帝王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勳稱焉。百代罕儷矣。至乃跨躡百代。肩踵放勳。共敵天壤。照耀今古者。孰逾我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自相遞承。禮樂文物。未盡變易也。豈有天驕闖入中原。推結其冠裳。汎掃其法制。如胡元也者。丁斯時也。材謝神武。則成功豈易。德虧聖哲。則文章奚遑。乃太祖皇帝。龍奮淮甸。禽薙醜虜。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自遼海以西。陰山以南。耳不聞夷鞞之音。目不睹辮髮之俗。至夫馘漢擒吳。滅夏平梁。尤難殫紀。不越十禩。寰宇混一。可不謂雪百王之恥。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乃秦鹿旣逐。湯網尙疏。皇武又于是乎建睿謨。攄鴻算。以潤色之。罷中書省。戒擅也。撤母后席。杜漸也。官制律令。閑亂也。須行集禮。範世也。樂章九奏。彰功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皇祖之文章。所以並燁星辰者也。夫威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文。治幾成康。則臣虜之差莫雪。文章成功。信難雙美。而我皇祖乃武乃文。亦經亦緯。豈惟漢唐兩主。端拜而讓。斯亦放勳以來所未覩也。臣也繪測天海。豈能彷彿高深。顧欽仰皇烈。亦安能已。夫揄揚。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黯下黷。扇颯四野。揚

氛五岳。天剖靈符。篤生高皇。蛇螫示異。立爰呈祥。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熊。謀臣似雨。旌
髦耀日。戈鋌干雲。爰摧勁諒。爰取僞誠。遂定南服。黃鉞北指。衝堅擊瑕。扞敵敵靡。傳檄王庭。孽
胡褫魂。左賢鳥散。永靖邊塵。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委心。儲思垂務。玄覽書林。遙集文圃。金
科玉條。昭示來許。爰定禮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鷺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張。麟麟冊府。庸
顯周行。卓哉神武。宇宙永垂。軒讓五岳。禹遜神圭。懿哉聖文。日月並煌。秦規漢襲。等于螢光。武
烈文謨。啓佑來茲。時賴文孫。觀之揚之。何以觀揚。惟敬惟一。天庥薦隆。萬禩無極。

玉壺冰賦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
客主無所攄情。子其抽祕思。聘妍辭。伴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逡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
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于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颺風發詠于凌陰。璞或獻于楚山。井或鑿
于凌雲。賜重宣室。直倍連城。或不鑿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並美。
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于石。剡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侔巧周瓚。埒奇夏瑚。于是嚴律閉。
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驚。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輝輝而內
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圓。昇銀海。迫而察之。若沆瀣泚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曛矇。光

射冰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燦燦。照暎房櫳。或望舒繼明。羲馭已沒。光凝冰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于殿廡。列諸明堂。彩襲龍袞。色耀黼裳。琬琰陳兮。韜輝弘璧。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閑。用昭潔袂。式供清燕。間觶醪之璀璨。添祀鬯之泔淡。又若依玉堂。近紫庭。軸軼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愴然遠闌閣之塵。致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祛錦席兮炎蒸。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肺腑之塵鞅。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隋珠失照。趙璧讓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擬。豈寒孤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矚止及。夫戶廷。然已寬然。具體乎閨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于瑤瓊。亦何必躡足于峻嶒也。稱引既已。復作而爲亂曰。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滓塵。冰假玉以爲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直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肖形。温如皎如。象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冰壺之德矣乎。微子鴻辭。則冰自貞。孰章厥美矣。于是命觴飭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斲。

白蘇齋類集

卷之九

序類

叙守考績序

蜀郡以文學顯。自文翁始。而盛于司馬長卿。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爲蜀郡守。第僅能選郡縣小吏。受業博士。化蠶叢爲文雅之鄉耳。長卿爲中郎將。建節往使。便略定西夷。稍拓其詞賦之才。而用之武矣。然今讀其喻蜀諸篇。抑何其崢嶸不實也。夫二子竟不能舍經生之筏。而見其奇。解詞賦之弢。而著折衝功也。豈才則畫之。華實相掩。文武不相用。譬則驅車於水。操舟於陸。能有濟乎否耶。八閩以文學稱於海內。而唐大夫用茲起家。遂經術而爛于文章。幾于文翁。長卿雁行。令繇張富順原裕所言觀之。大夫豈稍稍著文學之用。如文翁長卿也歟。公摩拊小民。如慈母之哺嬰孺。守皖時以高第著聲。守敍亦然。往歲建越賦。乃諸酋爲蜀梗。餽餉不乏。於時大夫功稱最。天子嘉其績。晉秩三品。今又以治功報最。將恩延上世矣。夫蕭鄴侯非漢廷第

一功哉。詰其繇。則轉漕關中。給食不乏而已。未嘗一日血戰矢石間。廣尺寸之士。而漢高一旦。抑諸將。而踞何功。其右大夫雖守一方。要之其給食等。今而後朝廷所謂報大夫功。當不止晉秩加恩上世已也。方今狂虜跳梁。仰墜宵旰。薦才之疏。輒上輒報。而猶苦不給金錢。壘壘載而之邊。而戰士之枕戈呻吟者。尙相藉也。則今朝廷用才。豈有急于轉餉者耶。不佞居嘗嘆人中勞薪。亦至邊士極耳。刁斗鋒鏑之間。茹苦萬狀。而猶然不得致一飽。何以激戰士心也。故今日制虜之策。宜莫先於飽戰士。而飽戰士於今日。則尤難之難者。夫何故。東南之間。歲比不登。枵腹以供咽喉之急。當事者將益飛輓以飽邊士。則民病。損飛輓以便閭閻。則士卒病。非有循良兼輶鈴如唐大夫者。安能兩利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餽饋要領。業試之巴蜀矣。夫豈其不宜于西北。且也。唐大夫治郡甫期年。晉秩矣。廟堂之上。不可謂不知大夫。亦惟是敍民之慈母。未忍一旦遽奪。當甯所以憐敍民者良厚。乃今當亟才之時。而又會大夫報政之日。敍民卽何能久借大夫哉。計朝廷所謂用大夫者當益要。而大夫所以自效者。必且超轉餉之功而上之。不獨賢于文翁長卿已矣。

李母壽序

李先生之子不佞忘年友也。先生將解組歸也。則不佞謂之曰。公青鬢長才。甫發軔乎治

郡。而奈何遽戀猿鶴哉。李先生曰。吾歸自爲吾母耳。不佞又曰。夫郡齋不足舞斑爛耶。皖江豈無鯉耶。而何以歸爲。曰。吾母每飲。輒念吾兄姊。何能爲我淹也。吾又以大義勸李先生。大都謂致身之於竭力也等耳。奈何爲一節之士。而先生殊不顧。不佞度不能強。則竊計李先生行李。惟有琴鶴無恙。安能薪琴燔鶴。以飽太夫人。而李先生則益掀髯自得。吾有種秫田數頃。何慮甘臠。且吾歸而採白湖之毛。絕勝皖江鯉矣。不佞益嘆李先生賢哉。昔毛義動色於捧檄。先生快意於解組。雖進退不倫。其致一也。不佞雅聞李太夫人素耀。而今者得起居狀于吾叔氏。貌加腴。而神愈增于昔。則李先生致之也。夫李先生所繇致母壽者何也。竭蹶聚甘臠。朝夕借兒若弟跪而觴膝下。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寧遺二千石之榮。不以遠離庭闈苦太夫人。太夫人何不樂也。故壽。李先生郎爽鳩時。所活三木桁楊間人甚夥。而安慶之人餓骨立者相枕也。則李先生實肉之。彼匪木匪石。忍不爲太夫人頽手向天乞年耶。則太夫人又宜壽。雖然。李先生未老遺世。稜稜有仙骨焉。子瞻所云若不富貴。必當得道者也。昔張魏公尙能助發其母夫人計氏徹證。而况乎具豪傑之資。修不朽之業。高臥泉石之間。可以坐進此道若李先生也者。吾固知太夫人者。不必殮霞飲液。而自儵然出裘裘之外。直揖金母乎瑤池。偕樊魏兩夫人拍肩而遨。羅郁而下不論也。斯又何論乎百年。此孟浪之言。俗士之所笑。而李先生之所獨契者。太

夫人今且七袞。不佞遂取此言賀矣。

鄒翁壽序

不佞童時見翁于外大父所。翁蓋踰六袞矣。而秀眉丹顏。有孺子之色。又十年。不佞爲邑庠生。會舉鄉飲酒禮。不佞同三五青衿。歌鹿華于堂下。于時哀然盛衣冠而坐者。非翁耶。而何以秀眉丹顏。宛如不佞童時所見也。則業已心異之。而至于今。又十有五年。蓋不佞童時所見邑中景物多異矣。孩提者盛年矣。盛年者二毛矣。卽不佞亦且從少得壯。而翁秀眉丹顏。顧不殊恆時。聞之翁孫伯賢者曰。大父不出戶數年。而神炯然而氣充然。而步履趨然。飲噉益雄也。嘻。大異哉。八十翁何以能爾乎。或者意翁善服餌丹藥所致。而翁固未嘗交方外士。無所得殫露飲液術也。又或意翁有異骨。如所稱綠筋玄山者。而翁又不然。則竟何術致焉。求其所繇致此者而不得。則相與異之。且望之曰。翁耳九袞。且百齡。夫九袞百齡。乃翁所饒。然而不足爲翁多也。翁蓋有真壽者存。何爲真壽。非耄非耋。非期非頤。非松喬非冥靈。嬰孺所具。白首或未知。今夫嬰孺髮鬢而膚澤。迨其老也。鬢者化素。澤者化瘁。而此嬰孺能飲能噉。能動能止。能啼能笑。能默能語之知。自童至老。不變不移。鬢髮可素。此知不素。膚澤可瘁。此知不瘁。知此知之原者。可以一瞬天地。而蜉蝣乎。今古。是之謂真壽。松喬昧之。故與殤等。冥靈昧之。故與槿等。乃翁

却掃趺坐久矣。却掃久必能息諸塵緣。息緣則靜靜則虛。虛則通。通則智生。智生則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其知無涯。無涯之知。是爲大年。九表百齡。一展臂頃。何足論也。抑不佞聞之。智弗具者。萬行奚源矣。行不備者。一智奚托矣。故單輪不運。孤掌不鳴。而獨翼不翬。故行者。載知而運。合智而鳴。副智而蜚者也。自吾邑有翁。而窶人多以飽寒者。或以溫行者。不苦無梁。而賢人之祠不至。漣漫則公之行也。爲貴公子而有以自下。遺榮以安一壑之內。其所衣食不及中人。則公之行也。訓子若孫。多長者之行。則皆公之行也。士行幾備矣。行備故意無闕。意無闕故智速具。智速具故知無涯。知無涯故得大年。得大年故得真壽。得真壽者。方且超于支干之初。方且遊于無障礙之野。方且寢處于不雕之園。故可縮百年爲一時。可演一時爲百年。其使眉秀而丹顏者。其餘也。故曰。所以立命。而或者猶然索翁于形骸之中。弢裘之內。誇修齡于一瞬之間。不亦遠夫。于是邑長者聞不佞言而善之。曰。子之論在形色外。卽吾儕將藉以求真壽焉。曷書以壽鄒翁。庶幾鄒翁益勉其所爲大年者。

江陵涂使君任黃岡序

不佞聞句章薦紳。津津乎談涂使君不置口。無何補蘄陽。蘄陽者。楚巖邑。不佞有先人之敝廬在。我諸父昆弟實稱編齒。不佞聞之而喜。無幾何。而以治行移江陵。不佞抑又喜。江陵距

吾邑僅一舍。豈其無豈弟之餘。以波及我。甫餘二禩。而侯又之齊安矣。侯且行。鄉里父老。趾不及闐闐者。纍纍至。衢塞相藉以行。畊者負耜。貿者弛擔。狂走無次。攀侯車而號。侯竟去我。侯何去我。車爲枳不得發。而不佞于時。以役竣歸。相值也。訊父老良苦。使君何以煦噢爾輩。令爾閱閱。閱若子去父如此。父老趨而前。使者胡不聞。日者女魃爲災。吾邑稱劇。然吾儕笻食而不虞餓也。班荆休居而不虞勞。七尺之扉。晝局而不虞追呼。夜啓而不虞盜。有子據梧晤。呀而不虞困。公門數武。邈若河山。歲時伏臘。醉飽徵逐。若稚子。寧憂饑也。吾儕卽小人。亦安能飲水而忘源。蓋我使君之異政多矣。里有長河。副爲亟裁之矣。貿粟而食。畸人不操釜而飽矣。黠有刑矣。稅有期矣。胥類繭足而不能關兩造之口矣。里猾矚民囊。若其困廩。今視猶爍金矣。唯是江有水。畦有韭。以充使君庖。餘無庸矣。仁乎使君。今竟去我。我奈何不悲。不佞聞其言而感焉。夫龍門傳循吏。豈不稱公孫僑。迺其初尙來。與人之誦。至於文翁次公輩。吏民愛敬。蓋待十餘禩後。至于長子孫。乃可致也。而涂使爲慈谿。其士民若嬰孺于慈母。未幾而斬陽。又未幾而江陵。而戴之愈甚。乃今齊安鄰。斬民信之矣。惠尤易治者。是何其效之捷乎。豈古循良所難。而涂侯獨易也。或曰。涂侯蓋講于性命之學者。若是則奚詫其易。蓋昔者文翁次公輩。其才智非不魁然。然本地未晰也。猾猾焉。朝課而暮拊。操其相而欲精入于人心。夫安得不難。侯精徹乎性命。而用

其土苴及一邑屈伸臂間。收循良之效。理有固然。奚詫其易矣。于是敵邑方侯暨諸公屬。不佞一言以贈。俟行。不佞謹次前語以復。乃侯所繇移齊安。則他贈言備矣。不佞得略云。

葛醫序

僕年十餘歲時。善葛君。二十一二犯霜露。幾不起。服君藥得生。僕自是不能忘葛君。丙戌攜之遊都門。既讀書館中。日與葛君相對劇談相樂也。計故人新彈冠。君豈詎生丘壑想耶。比歲暮。則竟思歸矣。曰。吾汎乎不繫之舟。儻然而來耳。然每寒暑之夜。聞馬蹄颯沓。問之則紫欄客也。夫玄鬢易霜。歲月長駛。乃驅使泡沫之身。于石火電光之頃者。安在樂也。且如僕生而習軒岐之業。讀玉機之書。此自里中所睹。似未嘗不立効也。立効而人或吾功。或不吾功。四十年而僅不奪糈而已矣。則詎非命與。伯修君。吾夜夢吾匡山之廬。白山清泉。濺濺有聲。翠竹檀欒。醒然在目。吾能不思歸乎。婚嫁果畢。五嶽終遊。君無留我燕布。當訪我浮羅耳。予知其不可留也。曰。吾家有車臺湖者。山水足以娛老。吾不日拂衣。當爲湖上草堂。以居居士。入山雖清寂。恆苦衣食。于老人不宜。匡山羅浮。皆未可也。請思之。

唐醫序

唐生入楚中。卽止余里車臺湖上。湖上山水清絕。唐生結茅爲室。讀諸方書其中。故其醫

獨精吾族數百家聚村內。如唐生之南阮。則北阮已約轡其門。都不得他往矣。唐生爲人短小精悍。髻如戟。雅善滑稽。而于理無不曉。談空。唐生則談空。談玄。唐生則談玄。談米鹽。唐生則談米鹽。人人爲唐生已暱。吾族諸伯叔兄弟多富人。好酣飲狂歌。呼五白。擲六赤。爲歡笑。非唐生則不暢。予自都門回。諸伯叔兄弟相聚爲樂。必邀唐生。每會卽悵然不能捨去。諸伯叔兄弟道唐生活人事多奇。予爲驚喜。然唐生近有四方之志。欲遍遊五嶽。明年復欲從我都門。甚善甚善。四方之活于唐生者。又當不勝數。第令諸伯叔兄弟一歲不樂矣。唐生乞居士言。居士遂信手書之。

顧使君考績序

不佞客歲使楚。過趙衛之間。閉田間。枯棹聲達旦。柯葉萎而田疇龜也。竊蒿日嘆曰。吾郡得無類是乎。蓋之楚而景物差勝矣。之吾郡則愈勝。每見野老班荆而嬉。市人酒食相徵。逐童稚飽食行歌于途。荆扉夜啓。寂無犬聲。則疑吾郡未嘗受曠若水。而造物者獨私吾郡人。及歸訊邑父老。則造物者故未嘗獨私吾郡人也。歲比不雨。猶之乎他省。而水患猶甚。丁亥。江濤齧城舍如蛟室。則賦澮可知。夫陽侯女魃。一之爲甚。乃今並起而毒我民。我民之立當槁者惟百。而幸不能槁。且樂生如稔歲。伊誰爲之。夫造物之柄。人或移之。則觀察顧使君力也。自使君捐

贖餼而窶人起。均門役而匿市。貼席臥。飭兵戎而綠林遁跡。甯餓死而不敢攫金。修江隄而沿水。峨然山立。西蜀雪消。勢若建瓴。而不爲害。諸所興除甚夥。一一中民利病。民柰何不樂生。而區區水旱。安能爲災也。不佞居嘗謂。恆時禾黍穰穰。一溫然長者。兀坐而澁之。可立使民塗歌巷舞。若乃丁饑年。臨畸民。措措用力。尙慮不饒。而乃安然甦蔬色之人。收稔歲之效。自匪溫良兼乎卓犖。鮮克辦矣。使君寬然君子。而行能超超。令邑倅郡。俱著異政。青天明月之謠。至今在人口頰。可謂華實並修。而誠與才兼。資吾郡。化歎而豐。易瘁而苑。又何怪焉。我民方且飲德含潤。謂可長有使君。而使君已及報政之期矣。勞苦而功高。旦夕且膺顯擢。我民卽欲不去膝下。烏可得已。或者當甯幸。哀憐荆民。卽不次之擢。猶仍楚甸。則我民之飲德含潤。當未艾。今以後我士民日夜額手籲天曰。庶幾以公福。荆人萬吻偕饗若蜩蟬。然則尙冀萬一得所欲哉。于時郡大夫涂公而下。徵不佞一言賀公。不佞荆民也。敢單述荆民之情。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壽封公龍川郭公七公表序

不佞曩讀吳明卿先生所爲郭太史兄弟連璧序。而知太史有翁龍川公云。已聞里中一二薦紳稱龍川翁幾七十矣。而健鮒背而丹輔。玉光紫氣。隱隱眉宇間。時從社中浮白。滿引豪吟。卽壯者色奪。陟絕巘。屏鳩杖不御。賈勇趨趨若飛。諸少年竭蹶弗及。是殆將百歲未央乎。不

佞竊疑焉。疑翁殆稟綠筋玄山諸殊相。非復凡骨。又翁居近鶴樓。多僊人。或得從。亦斧山圖輩。採扶桑椹金華芝餌之。以却老駐顏乎。然竟未曙。公所繇老而彌健者。而頃之不佞用中祕後。進習次公。太史明龍。每籌燈劇談。太史媿媿及翁事也。曰。予大人以經術發家。論杞杞士洗然速肖。而會流賊薄城。令將遁。大人正色宣言。大夫奈何愛頭顱。斃麋鼠竄。令賊恣意魚肉我士民耶。按劍誓衆。設方略守城。賊驚鳥獸散。今杞士民猶加額讚郭公。避我大人。雖性冲夷乎。然不能遽戚事長吏。以故令舒城。治行最灼。法當殊擢。而僅移刺趙。刺趙又坐與長吏議獄。強項不屈。拂襃歸矣。歸而枕漢濱。築數椽。花竹環匝。接羅玄怡。盤薄其中。縱觀彭臆莊曇氏言。不爲已有。時操長鏡。課醜穢。或買蜻蜓垂綸。倦則隱囊匡坐。調息嗒然已耳。不佞乃正襟起曰。嗟乎。吾往疑翁所以老而彌健者。乃今得之。昔晉人戴束皙而歌曰。我黍以育。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翁起杞人骨而肉之。何論黍稷。而所泄士民去翁如失慈嫗。迨今有不同聲祝長生若蜩蟬者。且不見舟乎。可五石者。而載十則溢。可千石者。而載十。其運若夏屋。其止若陵。更益之百。而蝕水僅咫也。不盡其用。乃有餘用。以翁瑰偉寸。而老刺史。比于用千未竟一。造物者叢百禧以益翁。蓋恢恢乎弗盈也。今復徐徐于于。娛心鬯意。釋煩捐慮。而時跣趺游神清虛。翁之壽也固宜。且不佞誦君文。吞日月而絡洞庭。靈運騰馳。非久勤成一家言。君將采天地精英。取無

涯之知結爲大年。以永翁齡也。是奚翅百年哉。太史于是起謝曰。子稱引良辯。令我大人聞之。將輒然稱善。爲子進一觴乎。居無何。都諫當君心。吾來言。郭君月之某日。實維七表。徵子一言也。以壽。願小子趨趨。何能秋毫重翁。無已。則向所稱引太史前者。或可述以觴翁也。遂紀焉。

易太孺人八十壽序

吾同郡宦遊都門者僅數人。而廷尉易子易齒最長。其最少者爲不佞。然子易母孺人尙健飯。而其年已八十矣。藉令家孺人在者。纔五十餘耳。不佞安得不羨子易。微獨不佞也。同郡諸君之母亦多不逮養者。而子易母逮養。諸君母卽逮養。多不在官邸。而子易母獨在官邸。抑又難矣。于是同郡諸君子爭豔談之。且詫孺人所以致壽之多。或曰適也。孺人春秋彌高。而意加適。適則神全。神全則榮衛安和。而血氣無結轡之患。或曰吾聞老人多愁。而孺人轉適。何哉。曰。以子貴也。其居平丸熊裂織。不厭劬勞者。徒欲其子致通顯。以庶幾一旦恩綸之賁。今遂矣。譬樹果者。享其實。摘噉之際。得無快乎。或曰非然也。以子賢也。嚴次卿潘孟陽諸公。豈不通顯。而其貴祇足重母氏慮。至如楚萊子莞葭爲牆。蓬蒿爲室。賤矣。當其兒啼庭下時。其父母寧不舉觴相屬。輒然稱快。則適親之不在貴明甚。子易賢者。能罄心畢力以娛其母。居嘗市甘饈。啗母市鮮華衣。母其委曲娛親。不減楚萊子乎。而貴過之矣。不佞聞而嘆曰。斯言是也。雖然。未

曙乎孺人之心也。子易蓋亟謂我言。初奉母入都門時。親知慮孺人春秋高。不宜遠涉。孺人笑曰。我豈遽衰哉。我聞廷尉天下平。我所以往。欲觀孺子所爲耳。乃子易竟能長跪受教。慈祥哀矜。追追服念。爲囚求生。民以不冤。母奈何不安其食。美其服。適其適哉。蓋昔者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他時。而鄭母崔坐閣內。聽其子裁決。當理則悅。不可則引床下責愧之。自古賢母知大義。能就其子名。大率如子易母矣。子易今者又受命讞獄滇黔矣。滇黔之地。遠且雜夷。雜夷則民多獸悍。易撻刑網。而地遠。則冤抑之引領望伸者。不翅火中之思寒泉。子易奉宣上恩。所至多所平反。桔拳獲解。圓狴一清。如蠲羅釋網。魚鳥泳飛。泉灑露滋。而枯槁鮮妍。其爲陰德。可勝道乎。昔之治獄多陰德者。其效至于興子孫。夫福及其所生。而福及其所自生。又何疑焉。是以刑得其平。號曰祥刑。書不云乎。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故祥于國則長國。祥于家則長親。理有固然。其無足異。今子易能敬由獄。大之以培國家之元和。而其緒餘以壽母。卽臣道子道具是矣。茲行也。適值孺人設帨之辰。子易於是披服仁慈。以爲欄滯潤官澤。以爲觴。以哀矜爲祈祝。以平反爲芝朮。子易之壽親。不亦大乎。茲又不佞之所重羨子易者也。于是同郡諸君子猥有取不佞之言。遂書人以賀孺人。聞不佞祥刑之語。當又加適矣。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

序類

戶部傳郎王見峰七袞序

見峯王公司理吾郡時。不佞生甫四齡耳。又十有六年。而不佞舉于鄉。猶憶歌鹿之次日。全藩士進大中丞戟門下。入而再拜。起侍兩楹。不佞從旁窺中丞公風貌稜稜。顧盼雄毅。鬚鬢面澤。可三十許歲人。及出。而同郡二三子相告。此我輩兒時所見王司理者也。不佞驚詫歲月久矣。而丰儀若此乎。蓋又十有六年。而不佞得晤公仲子太僕君。乃知公容鬢履嚼。不異開府楚中時。夫自公司理以至于今。幾四十年。不佞于其間。孩而丕。丕而弱冠。弱冠而壯齡。日化月遷。二毛且逼之矣。而公獨無改于疇昔。豈非異人乎。太僕公又爲余言。公往夢一仙。羽衣而短。授公丹訣。旦日出訪友人。其壁懸軸大肖。而歸里之明年。命工鎔故開府時所有銅拳。鑄爲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壽星。

中踞羣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趾背生。雖雕鏤不能及。此尤絕幻怪不可解。或曰。王公本抱仙骨。故感異徵耳。余謂不然。列仙傳中。旌陽最顯。當其擇日具壇拜伏。湛母受丹訣時。宜有幽繇奇祕之論。乃當時所爲。慙懃付囑。不過媿媿闡明孝道已耳。及考旌陽積功行。亦惟去貪除煩。勸率邑民。無絕詭者。則王公之所繇。能駐丹顏。感異徵者。可推已。初王公爲司理時。奉太淑人往。太淑人呼公前曰。理官操三尺。關生命。續斷孺子戒之。公跪受教。公每有所全活。則太淑人爲加餐。以故公精思爲囚。求一生罅。至廢眠食。曰。吾藉手平反。加膝下餐飯也。無何。給事省中。太淑人時舉忠厚正直爲訓。公每起草。輒思及親語。後晉鴻臚。久不調。當晉開府。又數遜僚友。久之。乃出撫湖廣。入佐計部。考績。公父母俱荷恩綸。乃慨然嘆曰。吾今庶幾能榮親矣。然久宦離膝下。安親謂何。遂拂衣東歸。日侍太夫人。且聞公定省之暇。輒闔扉。跌坐一小閣。閣僅容膝。而冬夏不易。豈其垂簾辟觀耶。其爲旌陽與否。未可知。然觀公之孝行。篤至。而又多世外之緣。吾疑其必有合也。公今年正七袞。而太僕君徵及燕文侑觴。遂持此說爲公壽。蓋說壽固莫辨于仙矣。

通艸刺史吳淮浦考績序

刺史于古爲諸侯。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至宋猶分命朝臣出典州郡。蓋其重

也。今刺史名領數縣。然催科簿書。與縣令所治。固不甚異。其上爲郡太守。爲藩臬諸大夫。左維臂。右桎足。俛首跪拜之不暇。而刺史之體始輕。通雖稱州。然無藩臬諸大夫連制其上。而儼然稱上官者。獨府耳。府又大京兆。號列卿。則刺史所應俯首跪拜之人。蓋鮮矣。故他州之體輕。而通猶然重也。雖然。他州距都門遠者。無慮萬里。其操履辦治。或可飭可藏。而通去輦轂下。爲里僅四十。卽畿輔州邑。無近于此者。衆目灼而曹耳聽。如百千燈重重照映。形貌色象。其將焉遁。是刺史之難莫通難也。青門之輪蹄。發此而後散。四方之舟車。集此而後入。往來相錯如織矣。官斯地者。整騁于陸。又將戒徒于水。飭廚于東。又將授餐于西。卽每飯意馳于郭外。而枕席之間。夢境猶雜乎手板耳。是刺史之勞。莫通勞也。夫至難且勞。其勢宜不能精于民事。乃吳君顧獨精于民事。豈其才謂知慮。果有殊絕儔伍者乎。非也。人莫不有寸謂。亦復不乏知慮。所用殊耳。不善用者。以其才謂專工送迎。以其知慮單防譏毀。故才謂與知慮不得不耗竭。耗竭則不得不略于民事。乃善用者不然。送迎有定禮。毀譽有定數。約之于禮。委之于數。其心常暇。其神常適。則其才謂知慮。不得不有餘。有餘則雖欲不專用諸民事。胡可得哉。今吳君處耳目森列之地。有毀譽足以耗知。當水陸畢會之鄉。有送迎足以耗才。而于民事甚辦。稽所興除。悉當利害。洪細畢舉。訟理政平。恬然若刺閒僻之州。而無纖微倥傯凌遽之態。尙不佞所謂善用其才。

謂知慮者耶。夫州邑莫重畿服。而通爲運道之咽喉。尤重之重者。程功隲勞。誰先通刺史哉。吳君第勉俟之。

賀邑鄒太孺人節壽序

鄒自莊簡公出爲名臣。姓始大公爲人寬厚深沉。無峭厲刻薄之氣。其子孫三傳益蕃。先輩規範。于今不廢。皆褒衣緩步。譚詩說禮。以邑他姓視之。真如烏衣巷之王謝矣。而其流風餘教。又有不盡遵于男子。而實能行之。于閨閣者。則公會孫金吾君母太安人是也。太安人名家子。少爲大姓冢婦。上事尊章。謹司管籥。相夫子。佐焚膏。人家兄弟。多至十餘人。易爭。妯娌爲尤。少不協。日軋軌如噪鴉。而太安人處以含默溫良。故終無間言。予季父嬪氏。卽太安人妹。亦淳篤絕不省忌妬。其婉孌略同。大約性生也。金吾君早失怙。太安人守之。形影相弔。先世宦不富。又孫子衆多。析去家益落。太安人辛苦持家政。教兒成立。爲邑諸生。冀得一第。不偶。遂以先蔭補黑衣之缺。然金吾君慷慨率直。無媿名家子。皆太安人教。太安人先居宦邸。年老厭京華。乃歸金吾君。亦歸念母氏。老不欲出。太安人讓之曰。爾世受朝廷恩澤。比羽林孤兒。不思盡力侍衛。積勤勞。取功名。以無隕家聲。而乃絮絮作小兒泣。且爾以我爲老耶。我燈下猶不廢績。行不杖齒。猶能碎爆豆。急治裝。毋我慮。金吾君乃強出。今太安人年將八十矣。固善辭無恙也。而金

吾君獨愀然曰。一官如塵耳。卽母不欲兒歸。那得久住。于是暫擲簪冠。兼程取道。冀及稱觴之期。予乃謂太安人壽蓋未艾也。夫其淳德厚行。在已者豐而壯。而孀居垂四十年。伶仃孤苦。子雖爲一官。居散地。清貧無厚祿。以逮親。其得于天者大焉。夫桃李雖榮。朝開暮落。松柏屯霜。剝雪久而青青。太安人經歷百苦。豐其德而膏其報。至此造物者將終不報耶。豈以桃李之報報之耶。然則將何以報之哉。壽也不百歲不止也。予故曰未艾也。今予堂上有兩大家。自少至長。撫我育我。視生身不啻也。年皆七八十餘。卽嚴親能致孝養。而予兄弟三人。皆留京邸。不得日侍膝下。見金吾君之斑欄而南也。眞若仙游矣。

送夾山母舅之任太原序

吾邑自洪成以來。科第不乏。士大夫之有行業者。亦復不少。獨風雅一門。蓁蕪未闢。士自蒙學。以至白首。篋書中惟蓄經書一部。烟薰指南淺說數帙而已。其能誦十科策幾段。及程墨後場幾篇。則已高視闊步。自誇曰奧博。而鄉里小兒憚之。亦不翅揚子雲。余爲諸生講業石浦。一耆宿來。見案頭攤左傳一冊。驚問是何書。乃溷帖括中。一日偶感興。賦小詩題齋壁。塾師大罵。爾欲學成七洲耶。吾邑獨此人能詩。人爭嫉之。因特舉爲誠。故通邑學者。號詩文爲外作。外之也者。惡其妨正業也。至于佛老諸經。則共目爲妖書。而間有一二求通其說者。則詬之甚于

盜賊。此等陋俗。蓋余廿年前所親見。而今里中三尺小子所哦者。非兩漢卽六代。無論舉義。卽尺蹄往來。具有古意。道德南華以及竺典。亦多涉獵。揮塵援毫。往往有致。衣冠文物。殆斌斌等。于三吳矣。宗道兄弟三人。游于郡門。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趨趨庸陋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爲南平一片黃茆白葦。何得出爾三人。蓋謬疑開闢秦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鎔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少從方伯公宦四方。獨取異書祕文。以歸。歸偕駕部弟閉門讀誦。駕部公得雋後。先生誅茆城南。號曰陽春社。一時後進入社講業者如林。不肖兄弟亦其人心。自有此社。人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而先生又能操品藻權。鼓舞諸士。諸士窮日夜力。勾搜博覽。以收名定價于先生。以故數年之間。雅道大振。家燥靈蛇。人握夜光。尸而祝之。當首先生矣。顧宗道輩得先生不龜手之藥。見後先收。而先生不免于洪濤。則先生之遭也。遇不遇。不足以概先生。先生往年令嘉祥。嘉祥之不振。甚于吾邑。聞其邑士人。近日頗時讀古書。所爲舉義。漸有文采。其他陋俗。亦浸革易。然先生治此土。僅數月耳。賢人所至。俄傾成化。豈不異哉。今太原爲晉名封。圖經稱其士人窮理。學習辭章。先生治之。是爲以造父駕馭。風化易成。何止倍蓰于嘉祥。况石室風谷。近在封內。實仙人之窟宅。區中之奧境。撫字之暇。攜其士人。攝屐登臨。論道講義。幽巖絕壁。墨瀋淋漓。自今以

往雅道西矣。

牟鎮撫序

予少時讀書石浦。與五舅六舅讀書處隣。牟子爲六舅內弟。偕焉。其牆可跳而越也。每暇必衷牆而語。時牟子年甚少。眉目疎秀。出其文字。亦了了。意謂文事庶幾可成也。而牟子精悍。饒膂力。長鎗短兵。拳撲諸藝皆精。其好武也甚文。而其技亦工于文。意其以武成名不難。然牟子時方學舉子業。武非不屑也。自後予由隱而仕。陸沉金門幾二十年。而牟子隨夾山三舅來京師。奔走沙塵中。幾不可復識。問之何業。則云儒不成。去爲椽史。今來逐例轉考。企得一官耳。噫。牟子少時義氣豪放。天下事雖不可知。何至并一青衿靳之甚矣。升沉之不可測也。因問之曰。若舊日所學舉子業能憶否。曰。忘之矣。若舊所習長鎗短兵之技在否。曰。是固在也。予乃與夾山舅爲之計曰。夫椽史之途有限。未可以聘高足也。今天下多事。以子拳勇。何不藉明例。賣武功爵。積日累勞。可由小校。以至大帥。其途無所限。又用子之所長甚便。且長刀大劍。遠勝老頭巾手中毛錐子。况刀筆乎。甯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非虛語也。牟子聞而沉吟。積日乃決。遂棄去椽史。援例爲衛鎮撫事。畢且歸矣。予復招而語之曰。夫成天下事以志耳。昔馬伏波見飛鷲跼跼墮水中。便不能忘少游鄉里善人之言。而况孱弱者乎。天下之畏事而憚去鄉井者。毋

如楚而荆之人爲尤。公安去郡不遠。予作秀才時。見同事至荆赴考者。入與妻訣。泣涕交流。每一省試。如使絕域。出門卽病。亦不須藥。入門卽愈。人人皆然。不獨書生。故荆之人雖有絕技。終老田間。何則。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故也。今吾子既有志于立功名矣。當急以剛刀割去兒女情態。暇則讀古兵法。習所熟技藝。乘時赴會。如鷲鳥之發。百步不留行。或武科。或戎行。必期于成。則天下事有可望耳。若直欲守墳墓。騎款段。使鄉里稱爲善人。如馬少游之言。甚不可也。予子勉之。

壽徐母沈夫人五表序

國朝相業。精明寬大。推華亭徐文貞公。其子孫數傳益繁。鳴珂之聲相屬也。而又皆賢。不墮其家聲。所謂太山之壤。實生松柏。信矣。乃其流風遺教。浸于一門。雖內而綠窗青閨之彥。其壺德婦行。亦多可述者。何獨男子若文貞公子奉常仰齋公之貳。今臺中司檢賓夫之母沈夫人其一也。夫人名家子。歸奉常公時。嫡已故。攝行室事。是時文貞公方秉樞莞。而奉常爲尙寶。父子皆官京師。家務紛龐。夫人辛苦持家政。上事尊章。下相夫子。咸得其歡心。奉公應簡命。修萬壽宮。卯入酉出。勞甚而夫人調飲食。飭服御以伺之。故得無苦。偶天寒冰結。絕水。工匠不得食。夫人言于奉常公曰。何不卽以雪置灰爐中化水乎。如言果辦。其多智皆此類也。夫人明

慧而婉順。絕不省妬忌。奉常公姬侍繁多。夫人獨持以退讓。卽奉常公亦曰。沈氏其有厚享乎。已而連生二子。長賓夫。賓夫生而育于姬之無子者。姬待之稍嚴。夫人顧獨喜曰。藉以教吾兒也。賓夫旣長。所交游多名士。每至輒治酒食爲歡。嘗謂賓夫曰。吾與兒約。兒若攜狎客游治兒來者。吾門立榘。若文士來。吾典簪珥無所惜。吾欲兒以素絲近朱藍耳。賓夫謹奉教。賓夫少穎異。旣內佩慈訓。益勤學問。發爲聲歌。殊有韻致。以不能束手爲經生言故。有志忝酬。而就先蔭。久之謁選。當得奉常簿世其父兄官。而憶母氏言。退處不競之地。故僅得臺檢。賓夫居京師。多長者游。予以文酒之會。見賓夫于黃太史所。見其溫文退讓。不類貴介公子。又出其詩示予。甚訝之。久而知其爲母夫人之教也。則相與稱說夫人賢。其庶幾孟陶之間。又數月而值夫人五十之辰。賓夫乃請予曰。吾無所以榮吾母者。則惟明公一言。藉以佐觴。予稔知其賢。不復辭。乃謂賓夫曰。無論夫人賢宜壽。靜宜壽。仁慈宜壽。卽所以教賓夫者至矣。而不食其報。豈理也哉。今賓夫之筮仕方始。而夫人之望百歲僅半。猶行千里者之步武也。自是賓夫日貴。夫人之壽日臻。當崇隆之地。輝耀先世。而獻期頤之觴。其不卜可知乎。若是則賓夫之貴。與夫人之壽。皆未艾也。予之言不止此也。聊書其大都以爲前茅。

賀陽曲金令君父母榮封序

區中之福曰壽。曰貴。曰有後。然世未有兼得之者也。故鶴髮鮑背者多帶索茹艸之流。紆金曳紫者多摧蘭折玉之嘆。至于軒冕耄耋。貴且壽矣。不必有子。有子不必賢。蓋福爲行果。行爲福因。行有偏完。故福有勝劣。若封公金翁之福。則幾完矣。翁早擅文藻。屢試高等。餼廩東序。垂及買期。一旦翻然曰。吾父子修經生業。兒幸獲雋。焚膏之勞。亦旣酬矣。奈何念一老博士。自苦帖括間乎。遂謝青衿。娑婆里間。每風晨月夕。徜徉泉石。一觴一咏。有古逸士之致。室有賢媛。相莊白首。雖孟梁之媿德。陶瞿之借隱。無以踰焉。有子霜鐸君。奮身甲第。筮仕花縣。初宰太原。治行卓犖。臺使以地不滿才。奏移汾陽。太原士民如饑失乳。閩邑兒啼。詣闕乞留。仍治舊邑。至己亥春。聲稱益赫。竟調陽曲。陽曲晉大邑也。附省郭。繁劇萬狀。而霜鐸君投錯益銛。在冗彌閒。神明侔于浚儀。禮讓等于雍丘。以是尸祝盈邑。歌謠沸巷。屢薦登剡。遂膺恩綍。封翁如子官。母爲孺人。翁以賢子貴。伉儷偕壽。其于區中之福亦幾完矣。或曰。金翁之福。蓋偶值耳。如風墮花。錦茵泥途。豈有因乎。余曰。非也。或曰。金翁能啻養。是以壽。能義方。是以貴耳。余又曰。非也。或曰。金翁及孺人天性慈悲。食常蔬素。卽爲祭養。勢須肉食。然晨晷夜鯉。亦第取備屠門而已。有生以來。未嘗身踐血氣之類。其壽且貴。或因此乎。余乃嘆曰。金翁之福端由此矣。蓋余每讀竺書。所說禁戒甚多。獨首殺業。故世有持不殺戒者。壽其身昌。其嗣若表隨景。必符之理也。今夫胎

卵濕化。等一軀命。人實胎族之一。而日驅此四族者。于刀砧湯火中。以甘其口。蓋一歲之間。怨懟何止千萬。其身之福。安得不就銷損乎。持戒殺者。一生所活。當盈百千萬億。不可稱量。甯有百千萬億。不可稱量。種種生命。啣德感恩。而不能資一身之福者。故于英以養鯉得仙。劉守以放魚延算。餒一雀而累世三公。濟羣蟻而立取上第。由此推之。活尺鱗。全寸羽。俱得勝報。無唐捐者。况于終身持不殺戒。所受福報。豈有量哉。金翁伉儷偕壽。復以子貴。又何疑也。余又聞霜鐔君爲宰。視四封人等。一子想。笞朴輕刑。未嘗妄施。全活饑甕。不可勝紀。施於有政。大都封公不殺之教也。夫翁第能活物。而霜鐔移以活民。公仁行於一家。而霜鐔行之乎一邑。霜鐔自茲以往。位益通顯。所以濟民利生者。當益廣。由茲觀之。金氏之福。蓋未艾也。余舅夾山先生。及某君某君。霜鐔君父母之偕壽而膺封也。索不佞語爲賀。舅氏有命。不佞何敢稱不文。遂推金翁所由致福者以復。

嘉祥縣志序

蓋文學政事之分途久矣。雖以洙泗之鄉。素王之門。各有偏至。不能兼擅。無論政事。卽文學一逕。復分兩岐。有紀事之文。有譚理之文。左氏傳聖經主事。曾氏傳聖經主理。彼二君子。豈務各開戶牖。無亦理事大有逕庭。勢不得互顯於一書耶。雖然。令曾氏奮筆而傳春秋。我知其

無難辦。而以一貫之祕竅。正心誠意之奧指。授簡左氏。責其傳釋。將無斂指謝未遑乎。我舅氏
惟學先生。當束髮時。則操觚談文章。咄咄驚人。棄脂遺馥。薰潤後進。後進藉以成名者甚衆。不
肖其一也。庚辰。不肖從舅氏計偕。始集儀部門。門外書賈列肆爭售。舅氏獨取大儒語錄。及一
二竺典歸。不肖旁觀匿笑。此何異熱月販絮。既落第。偕歸。宿旅舍。舅忽向我嘆榮名之浮虛。身
命之脆促。不肖蹶然起。喚奈何。名虛身脆。我何歸乎。舅亟取前所市書示我。若無憂。第諦觀此
七尺百年。不能限也。不佞廿載。碰難。知瓶甌外別有天地。自茲日始。鑽磨至今。十又七年。始從
覆中聳身而出。見日月光。其鈍也如此。而舅氏則汗契曾氏之唯久矣。嘉祥固曾氏父母邦也。
舅氏用曾氏學。治曾氏鄉。期年而大治。訟庭寂然。下簾焚香。赫蹄滿案。捉筆疾書。吏胥旁睨。不
知其所爲。匝月聚所書。爛然成帙。則邑志也。不佞始得展讀。心開目朗。已讀儒林傳益妙。讀至
論曾學處。愈驚嘆不已。何也。天壤之間。惟有此一。種學問。而春秋以來。亦惟有此一。綫學脈也。
生乎千古之後。遡論千古至微之脈。心眼稍有疑翳。豈敢輕置一字。而舅氏極論縱談。不翅千
言。似數家藏。無事卜度。卽兩賢精神生動。此義深眇。何論邑乘。雖披尋左氏。少此微言也。蓋我
舅氏得心宗於曾氏。故鳴琴而治曾氏之鄉。操觚而辨曾氏之學。無非此物。安見文學之異政
事。紀事之異談學乎。昔西狩獲麟。實惟此地。故邑名嘉祥。昭其瑞也。今此地有此奇書。留天地

間斯真聖世之瑞麟。何足言。不肖宗道備史局員。無案牘簿書之勞。所職僅史事耳。今與修正史。才短思澁。操筆仰屋。不知所爲。舅氏於堆案中。小用史法於邑乘。而關係重鉅如此。使我讀之。媿汗及踵矣。

北遊稿小序

或曰。丘長孺游閒公子也。或曰。長孺非游閒公子。其胸中磊塊甚。姑托游閒以耗磨之。余謂前論得丘肉。後論得丘骨矣。尙未及彼焦腑也。蓋此人焦腑包絡甚密。非飲上池水不可見。不可見則長孺止一游閒公子。何磊塊之有。若余則見長孺之骨矣。又見長孺之焦腑。又見長孺之真子長孺骨腑之外。夫長孺焦腑之外。度長孺且不自知。而其交游又安從知之。以長孺所不自知。及交游無所從知者。而余獨悉知之。而深言之。則聞者不以爲妄。必以爲誇。不如姑論其詩。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非丘長孺之詩。丘長孺也。雖然。以此論長孺詩。以此詩論長孺。俱在焦腑之內。猶長孺所能自知者。蓋詩固不盡長孺。長孺所能自知。亦不盡長孺也。今日晨起。櫛罷。長孺北遊稿寄至。余讀一過。爲寫此數行。硯凍人懶。不知便可稱北遊稿序否。又不知便可當復丘長孺否。縱欲作書。亦不過何時更北遊五字而已。萬歷丙申冬日。

此書原係信意信手寫出。極欠齊整。而淑正（新安詹濂字）却膽得如此齊齊整整。遂不成模樣矣。家三弟在家讀書作文。學作忠厚人。亦快事也。洵不作書。又作此數行。可笑可笑。宗道頓首。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一

誌狀祭文類

金太宜人墓銘

不佞夏遇舍人張可宗於眞定驛舍。把辭相勞苦。余謂可宗曰。聞足下在選列矣。胡歸。可宗瞿然起曰。而不聞余堂上有白髮人耶。語未既。輒解轡欲行。余視其僕馬有勞色。慰之曰。溽暑中不虞病乎。卽歸何亟也。可宗曰。吾母日夜倚閭以睇游子。吾夢時時遠錦江也。而暇病之虞。不佞竊嘆。孝哉。爲親忘榮。兼忘勞矣。乃別去。纔數月。而可宗以書來曰。我母長逝矣。孤不難疾。驅不顧少兒。嗚死者。徒欲一及拜庭闈。而今如是矣。天乎悲哉。則惟子憐而爲吾母銘。夫太宜人於不佞猶子也。何敢不銘。太宜人姓金氏。刺史懷麓公之配。而僉憲正道舍人正學庠生正論母也。其先從上海徙綿三世。而有參政公爵。爵生大司馬獻。獻生太史臯。太史則太宜人父也。當太常公與太史同館時。業相約爲姻矣。及太常公歿。乃通約歸焉。而是時家計蕭疎。甚攻苦淡。事姑以孝聞。而鹿峯公用是得畢經生業。列名賢書。乙丑謁選。倅承天。太宜人從。台

使者才公。以公轉輸秣陵倉曹。亟稱公功。而無何。江陵沙洋決。公日宿舂鉅間。長堤巍然。迄今郡人矚其利。其所以一意專智。一切治辦。無刺刺顧婢子問食指之憂。以能有華間秋毫。皆太宜人人力也。未幾。兩子並舉於鄉。明年。伯子登進士。而鹿峯公亦擢刺普安。太宜人曰。策名報主。幸有兩兒。公髮種種且休矣。鹿峯公喜曰。是吾志也。遂拂衣歸。迨鹿峯公沒。而宜人用伯子大理滿考。封罽冠象服。子孫羅拜。里姻豔焉。而太宜人顧蹙蹙不自安也。泣語子曰。身乃何幸。揚帔曳裾。然汝父何在也。諸子皆泣。伯子兵憲閩越。太宜人皆就養。無何歸。而聞兵憲訃。慟甚傷目。然猶不廢和態之訓。可宗竟以丙戌登進士。官中書舍人。太宜人之教也。明年。可宗使秦歸省。太宜人益健飯。促可宗早還朝。可宗不敢違。竟以心動請告歸。歸至淇。而太宜人訃至矣。太宜人恭能仰侍。敏能內襄。慈用下撫。鄉國之中。推爲女士。雖家世累貴。而自奉甚薄。生平無黠服。諸孫有小過。輒加訶責。至聞族人鄰媪。寔不能活者。不難寒突以濟也。晚年。得淨土書。讀之。遂皈心蓮域。禮頌不輟。一夕。忽戒諸孫曰。爾叔父致身離親分也。夫復何恨。爾輩好讀祖父書。余卽死。瞑目矣。言訖。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一孫夢太宜人語曰。滴從西方路來。異哉。豈其生安養邪。嗟嗟。夫世之日對嚴相耳。聞法語者。豈少也。而太宜人一聞之下。渴愛流而竭情塵。淨域往生。知非夢語。斯所謂捐區中之常緣。遊物外之曠觀者矣。銘曰。裂織示訓。婦德未

稱捐金流譽。母儀尠聞。太宜人。不兩有令名耶。晚修白業。安渡迷津。蓋馮夫人之倫也。淑範洵敦。智輒長憑。色身斯藏。神理匪沉。嗟嗟乎太宜人。

孝廉張廉源墓誌銘

先生諱萬。字仲士。號廉源。故少保淨峯公之仲子也。先生生廉之官邸。故自號廉源。少穎甚。喜讀書。日程數千言。少保公常憐而節之不得。少保公嘗夢登臺。後有尾者。娟甚。喜曰。後世其有繼予武者。其在仲氏乎。所之官與偕。奧博已如宿學。隨叩卽應。少保望重游廣。訊答四至。先生代發其函。侍史腕脫。少保喜曰。是兒佚我。少保卒於軍。先生毀甚。痛念家聲隆重。惟薪之不克荷。是懼。忍哀下帷。矢志益篤。家故藏書。擬於嗣謚。又少保軍中校錄萬卷。復自四方購求。奇文異典。一時並集。先生敏於應世。叔專於高鳳。以故前代故事。今朝典章。畫地成圖。指諸掌上。濬發爲文。泉深波湧。河海滂湃。不同溪澗細流。嗟乎。今世富貴家兒。席其世業。綈錦木偶。不知書是何物。平時高履華軒。鮮衣怒蹄。非不美好。及至語事張口。對策倩人。如坐雲霧。有識含羞。之推所嘆。千古丘貉。如先生身爲貴介。恬若寒素。精勤之苦。竇人不受。卒以成立。無隕家聲。可爲賢矣。且先生少從少保。其於用世深謀。應卒祕計。見之熟策之審。亦欲有所建樹。非直爲鉛槧文人已也。乙卯補諸生。辛酉。用少保平定黑苗功。任子入太學。祭酒陳文端公覽而奇其

文。試輒首。遂舉順天。畫試爲林文恪公文恪素知少保。又奇先生才。大喜曰。是足爲貴介子。吐氣也。是時先生高才奇氣。唾取一第。而久之不第。則益發憤下帷。長吉心嘔。子雲腸見。陰陽間之。羸疾復作。值季弟隕。悼念人牽。神慘意傷。漸至骨立。遂以不祿。嗟乎。使天假先生以年。卽時不我與。未能勒功油素。亦將網羅舊聞。有所論著。何公子之書未成。而子淵之命隨隕。天乎。揀俊人而收之。可傷也。先生性篤孝。出自母莊。而事嫡母吳如生。奉兄姊。撫弱弟。情意肫至。性故儉素。脫粟袴布不厭。慷慨好施貸。屢焚券。居鄉不通州縣一字。爲人丰稜嚴整。而中懷樂易。且夫高才者。行或不飭。而先生又長者。不惟無貴介氣。且無文人氣。故可貴也。余聞淨峯公。風節矯矯。爲人嚴取舍。修行誼。先生蓋家學云。先生沒時。年纔三十二。配洪孺人。爲洪侍御庭桂女子。卽禮卿爲子乙未分校禮闈所得士。讀其文淵博深至。信乎有源。所謂是父是子。然先生不能身自得之。而僅得之于不可知之孤。天乎。可嘆也。禮卿將以某月某日奉先生大事。持狀來請余誌之。余素知禮卿焉。敢辭。乃爲銘。銘曰。祖及孫。貴且賢。公居中。獨無年。人界缺。天忌全。齋中間。豐後前。生有涯。知則延。百千禩。傳孝廉。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墓誌銘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

妙齡高第。故里開爭豔。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爲庶吉士。始得見公。脩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觀公面。日月幾何。已爲陳迹。年光石火。良可嘆也。狀公者。爲里人莊得全太史。其言無虛美。遂損益其語。志之。公姓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諱汝濟。字澤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爲山東汶上人。自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珊。珊生林。林生公。爲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鏜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尙無子。而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攜歸子之。公以是爲吾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藝。十七。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一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號衝疲公。筮仕此地。游刃恢然。倅浚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提獎衿裾。摩撫饑窶。藜畝盡闢。蠹藪一清。屬賦法剗新。四境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剗。庚午。觀舉還里。遭羅孺人憂。公時已膺內召矣。迨服闋。尙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霜臺之選。而年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爲江陵張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事。太司馬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閱四司章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通

雅望題才所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已卯調文選。未浹旬。公再以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申春。予告休沐。丁亥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祇慎。疏忠拔滯。汰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罅。不啓。又能察器鑒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目一下。選人懽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俱荷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請冊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驟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才。又稽寺租。清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遺無名之費。諸所節齎。盡充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允抽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里有餘。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填鯨穴。而以將士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便。疏入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食祿多年。值此疆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報日也。方將發舒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力辦求去。得旨回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踪跡始末甚明。言者豈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騰峻。高者梢雲。下者拂牖。寒濤清耳。濃蔭覆席。得老是中。豈不萬倍中丞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杜門息交。適意林水。寄興毫素。以薛羅爲衽席。指鷗鷺爲友朋。升沉苦

樂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雲林之樂。而罹疾未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寶之日。公絕無他語。惟取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卑。五十非夭之句。可謂達生觀幻。翛然去來者矣。公長郢中。受月泉養育恩深。雖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微恩封。月泉公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臂歔歔。爲留匝月起。己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名云。屬纊之際。猶娓娓以劬勞未報爲言。公大怖。臨身不惡孺慕。有足悲者。公生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天官郎草。鎮闔疏抄。北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爲太常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理。無一語及塵事。余媿不敢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君說法。開我蓬心。媿余當時酬答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發。而公皈向般若。訊及少者。勲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亦歸臥田間。雙魚絕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其歸里之日。無少侘傺。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同里。兼有道契。銘曷可已。銘曰。公生于汶。長于荆。宦起于臨。終于閩。其外警敏。其衷真醇。生歷華要。沒享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魄來休。樂哉茲丘。

明吏部尙書汪公墓誌銘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中。太宰汪公卽世。公之孫官生孟吉。以陳君博士爲狀。來乞志銘。夫太宰公者。卽宗道燥髮時所稔聞少泉先生者也。宗道卽不斐。願託筆扎徵嚮往焉。按狀。公諱宗伊。字子衡。別號少泉。先世居婺源。六世祖清甫。徙崇陽。三傳生贈資政公藻。藻生四子。長通政使宗元。次尙寶卿宗凱。次孝廉宗召。又次爲公。公少出繼其叔中丞公嗣。中丞守福郡也。則攜公與俱。時甫十三齡耳。而操觚爲文。奇甚。中丞公才之。後歸就試。舉省試第一人。戊戌成進士。乞歸養。庚子謁選。令浮梁。浮梁民患苦水。水卒至。若蠆集杯土。得不溺死爲幸。然飢甚矣。遂起爲盜。吏急捕。將傳法。公泫然曰。傷哉。盜死法也。吾民至冒死法以冀緩旦夕之死也。傷哉。悉縱勿問。而獨條禁常例等五事。奏記常路。已復分里甲。定徭役。當路令榜之縣廨。爲絜令。自是浮梁不苦橫征。率大饒。卽嚮之所縱更爲嘉師矣。會報最。將內召。而奔中丞公計歸。服闋。擢文選主事。避兄太僕改武選。歷員外郎。郎中。時分宜父子擅權。爲國巨蠹。同部庶山楊公抗疏發其姦。被逮。公不勝憤懣。思投紱去。而焦山疏內稱分宜孫鶴冒軍功。同舍郎有邀公爲分宜飾者。公正色曰。嗟呼。焦山乃眞丈夫。不怖萬死。拔如山之姦。我輩亦復具鬚眉。稱男子。奈何更爲姦用。且鶴乳臭子。冒軍功。曾不可欺三尺嬰孺。我甯死不能爲若飾也。率執論不屈。而分宜父

子啻公次骨矣。遂謀罷公。公罷而喜甚。曰：是吾志也。卽日挾蒼頭歸。朝夕奉觴壽太夫人。暇則據梧繙書。凡家居十七年。而神王色潤。無所佻儻。蓋至莊皇三年。始起拜南京銓部郎。時公隱約久。海內望若威鳳。得爭先覩爲快。而公亦感上恩。意氣發舒。思所繇報塞者。故自南銓徙卿尙寶。及太常光祿。悉舉其職。尋晉應天府尹。所轄縣八。賦役低昂。滑胥手窶。反倍富者。公悉釐而籍記之。來者不能以意挾損。南中民卒賴焉。爭肖像祀公。已晉大理寺卿。所理失入甚多。迨今緝廷尉寬平不苛者。率首公。已佐戶部。未幾晉南京右都御史。自簡騶從。裁煩費。倡庶僚。所上封事。無慮數十。大都石畫中機。宜當上意。上傾注公甚。晉公戶部尙書。總督倉場。倉場利孔也。而主者率濫廩其官。而脂澤其家。乃弊竇百出。如竄穴矣。公咄嗟間。爬搔殆盡。卽胥隸無所庸姦。居無何。上疏乞骸骨。上溫諭止之。凡三疏。辭益懇。上留彌堅。公感泣起。益竭力任事。歷三年。侍經筵。侍耕籍。屢賜白金文綺。庚辰。改公南銓。公中道屢疏。臣不幸有狗馬勞。陛下幸哀憐。放臣還首丘。死且不朽。天子重遠雅志。予暫歸調攝。而公自堅臥山中。不問外事矣。獨時時手一帙。晤伊著經書義疏。訓其孫若任。居嘗下榿兀坐。不以赫蹄入公府。然于施及門。公亦娓娓指陳。邑利病甚悉。自奉幾類寒士。有問者。輒曰：有旨哉。惟儉助廉一語。吾終身所墨守也。歸休入載。兩臺屢疏薦公。天不憖遺。公逝矣。公生某卒某云云。史宗道曰：予親世抗直士多矣。顧多

負氣乏長者譽。云當公侮權相時。人共指曰。此強項郎不可近。然莊皇朝大臣。稱寬平不苛。輒首公者。何也。夫公則何可涯涘耶。且也中世仕者。鑿鑿畏途。誰虞漏盡。公里居之年。半乎立朝。未衰乞身。以令名終焉。鴻飛冥冥。不罹于羅。公之謂哉。博士又亟爲余言。公山中多所論著。爲詩清遠。有靖節香山之致。夫公修太上亦不遺立言之業。夫公則何可涯涘耶。是宜銘銘曰。鬱鬱江漢。孕茲哲人。聲足暢實。質有其文。筮仕巖邑。清剛澤洞。烏窮而擢。公則鸞鳳。容城危言。命薄朝露。誰能不波。公則砥柱。拂衷歸田。標持峻峻。士林仰止。公則泰衡。遭時彈冠。鏗錫建豎。流潤九埏。公則霖雨。乃賦遂初。歸櫝其光。堅貞無瑕。公則琳琅。崇年厭世。乘彼卿雲。夷猶帝鄉。公則列星。玄宮楚楚。羊山之陽。僊蛻永藏。奕世其昌。

衡陽鄒先生墓誌銘

萬歷己丑仲春。鄒伯子以書抵不佞曰。天乎。先君子不幸卽世矣。敢以先君子不朽之計。累足下。不佞聯姻伯子。休戚共之。手伯子書未旣。而簌簌泣數行下也。卽安能以不斐辭。先生爲宋侍郎志完之裔。中葉避地來公安。至祖戶部尙書莊簡公始盛。莊簡公子雲岑公。生先生。莊簡公懸車而亟舍飴之樂也。居常露禱曰。吾聞括千人者。子孫當封。吾清平之役。全活倍是。庶幾徼福于天。獲哲孫乎。而未幾生先生。懸弧實浴佛日。莊簡公因憶寶誌所謂石麒麟者。小

字曰麟。先生生平口不談禪悅。而慈悲靜攝。有合乎瞿曇氏之旨。豈其宿根也耶。先生少爲文。琅琅驚流輩。學使者才先生。弱廩上庠。廩上庠久。獨行好修。擇地而蹈。諸博士共推爲良師。不敢稱雁行。先生事封公。謹甚。每封公從外歸。雖丙夜必伺於門。手啓鍵。迎封公曰。兒在斯。已隨封公入。拱立戶外。奉教至累數十刻。無論寒暑。不少移倚。先生性雖輕資財。然無所妄費。謹備焉。以伺封公之黜也。而出之。封公以食指漸夥。勢難聚處。命就石浦舍。晨昏定省。風雨不輟。聞給授贖產。卽泫然有異時之感。庚辰。公以封公滿七表。攜季子之沙市。市衣物爲壽。舟返。舵薄沙而覆。溺者十六七。危矣。先生端坐俟命。會有救者。斧舟底以出。父子僕從俱無恙。人咸嘆異。爲之語曰。誰謂天不仁。曷視鄒公履死而生。昆季性行不一。隨所宜規誨之。嘗曰。古人恥獨爲君子。况骨肉間耶。降顏色。相款洽。以微詞誘掖之。郭東西有兩小墅。暇日咏嘯其間。環墅之民。薰德善良者甚夥。東墅地宜菽畝。收租甚薄。曰。吾姑留餘以遺後人耳。訓諸子以行誼爲先。不佞甚習伯子。竊服其雄文藻。而廩廩德讓。不作詞人仰天眼。大都先生之教云。某日將會葬葉子。宿于山莊。方以二絕簡李某。附和張東海。九日喜雨韻。并夜坐述懷二律。已乃正席。手一編。倏然而逝。人疑先生坐脫云。不佞居去先生僅數武。先生以伯子故。而忘年交不佞。不佞每語人。先生非今代人也。藉今起制科立朝。必有所就。夫縣官彌天設網。豈不祈得賢乎。而至今鄒

先生老牖下。此英雄所爲短氣于賢科也。雖然孝友兄弟。是亦爲政。厥有明訓矣。爲德于家。作憲里閭。嗟先生又何嘗不罄其用也。生卒云云。是宜銘。銘曰。爲公宜期頤。而胡促齡兮。爲公宜軒冕。胡竟老青衿兮。含貞葆慈。神理無盡兮。黜羨遺華。以不辱爲榮兮。有山翼然。松柏騰峻兮。惟公與夫人。永弢厥貞兮。

贈太湖知縣王公墓誌銘

公名照。字廷明。廣濟人也。少爲學。後棄而耕。耕暇益晤咿不輟。尤喜讀周易子史。及當代掌故律歷。垂老猶據梧。手抄諸書盈篋。每中夏跣足坐楓林。手一帙縱觀。遇會意輒起舞。望見者詫曰。夫夫豈其醉耶。而困廩之羨。益市古經籍。兼助弟楮墨費。居恆語弟曰。一丘一壑之樂。兄已寓之。弟不得復爾。其勉爲名儒哉。弟卒爲邑青衿。烏奕雁行云。公潛居久。意不自得。一日謂所知曰。丈夫有足不徧五嶽。而效蓍婦彳于爨突下。勿論子平少文。沾沾笑人。卽桑弧謂何。遂至燕市。方謀登太行。躡嵩華。而適遭危疾。夢神人者美髯絳袍。前呼公。若後當有顯者。若遠游奚爲。其速歸。公覺而驚嘆。此殆漢壽亭侯教我。吾不復遠游矣。遂亟治裝歸。公歸而好施。予益甚。族姻多俟以舉火。先塋悉碑。而置田令子孫輪戶修伏臘。偶先世有鬻產于隣者。併丘墓失之。歲久翁仲沒艸莽。不可辨。公一日過其地。心動。薙艸而視殘碑。果先隴也。人以爲誠孝。

感云。公誨諸子甚嚴。一日。撫二子背。吾先世清白吏。所遺汝輩者。惟忠與孝。汝慎勿忘先人哉。已。又曰。神言固不誣。汝兩人當有成。顧吾不及觀矣。是時公尙健飯。而爲此言。家人頗異之。未幾。溘然游。異哉。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公性沉重。寡言笑。脩軀通臂。面若凝墨。目精炯炯。吐聲若鐘。里人望而畏。至避匿去。有爲不法者。密相誡曰。慎勿爲黑面公所知。其見憚里中如此。公次子大謨。令太湖。今爲比部郎。與予同舉于鄉。史宗道曰。不佞觀公博極羣籍。蓋居然儒者也。而竟白首田間。或者憾公身有乎儒之實。而不著儒之效。夫有其實矣。卽不著其效可也。雖然。比部之哀然舉次第躋通顯。以致天子恩綸。賁于松楸者。誰力也。庸可謂非儒效乎。不佞聞公居里閭。里中橫者悉咋指避去。而窶人依之若嬰兒之需乳。乃比部治太湖。吏畏民懷。何其肖公也。夫公小用之一家。而比部君大用于一邑。比部君之效。公之效也。則謂公盡著儒者之效可矣。銘曰。謂公不衿紳兮。而竹素之業遂于申轅。謂公不期頤兮。而無涯之知永于彭錢。留餘于後。錫羨于天。以爲不信。視厥象賢。鬱鬱新阡。騰騰九原。于斯歸全。于斯萬年。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一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二

誌狀類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不佞同年劉君時濟。用直言左遷。業已踰歲。方意賜環之期非遠。而時濟必且旦夕還朝。書至則封公以仲春遠養矣。傷哉。封公諱宗伋。字子中。別號北岡。先生新城岱上里人家。世力田。以孝友聞。至其父鉞。忼慨有豪士風。而其配王。又善綜壺政。貨業遂大振。子三。長卽封公。公少習經藝。藻采燁然。命不配才。屢試遭躓。遂屏擲帖括。改學弢鈴。輒精其業。及步騎兩試。矢無虛發。觀者竊嘆。謂當擅場。比入闈條對。發紆胸臆。無避忌。遂棄弗收。公才過李蔡。志業不遂。撫膺僚侘。自傷數奇而已。久之。聞房山中有異人焉。亟往咨詢。得煉養之真訣。乃棲息上方。尚羊名剎。蒲榻茗椀。寂焉跏趺。九還將滿。三山非遙。回憶疇昔。仕宦之念。都如昨夢矣。是時伯子時濟。已遊膠序。先後柄文者。咸加激賞。試卽高等。公竊喜曰。吾敝屣功名。獨餘報國一念。尙未灰冷。幸哉有兒。足酬我志。乃斥貲治裝。遣子負笈。求師都門。一時相與楊榘者。多藝林名匠。無何

時濟用恩選入貢。丙子列鄉書。丙戌成進士。筮仕安陽。聲稱炳赫。莫不薦剡。公信且疑。一日潛行鄴封。徧詢田畷。盡得其治狀。乃色喜不自禁。因馳至署。勞時濟曰。而翁初不欲見若。今聞所聞而來。卽去若矣。其慎乃末路以終令問。時濟長跽受教。適徵派歲額。盡釐豪貴之濫免者。以甦民困。因質之公。公曰。吏職在安人。何憚強禦釐之便。三載考最。上封公如子官。贈公配王氏爲孺人。壬辰。時濟以行卓犖。召拜兵科給事。未幾。丁內艱。乙未。起補吏垣。署篆。守正危言。不避權要。封章屢上。骨鯁之聲。震動一時。竟用抗疏。彈劾貶級外遷。人問封公老矣。當不忍見其子遠竄。及時濟過里。謁公。公輒然笑曰。汝以直諫譎。我得稱直臣。父孺子榮。我不旣多乎。大都時濟出爲循吏。入爲直臣。雖其自樹。亦稟公教焉。公爲人剛直。中心愷悌。挫折強橫。提掖柔良。不難倒篋。以周閭里。病者賴以起。貧者賴以婚葬。王孺人先公卒。奉尊章孝。處妯娌和。家固豐饒。而操作勤甚。常手挈兩甕水。立辦數十人殮。而夕製一襜褕。偶行失足。竟至不救。于時時濟年甫十二耳。公生云云。宗道曰。嗟夫。今古賢父能成子名者固多。然揆諸恆情。厥初延塾師。市經籍。切切督子。大都爲取科第計耳。及其子一入仕版。惟恐其慷慨激烈。賈尤失官。故常人之情。與其家有斷脰剖心之貞臣。寧有諱樹數馬之醇士也。而封公所見獨異。居常用節烈訓。子。而觀其子左遷。乃不以憂而以賀。此豈復常情可測耶。蓋封公少治方內學。故深曙人臣之大。

義晚又精方外學。故能一顯晦。齊升沉。實由道力。非意氣湊泊也。公善行甚多。此其最關世教者。故不佞特揭論之。而又爲之銘。銘曰。不得于儒。去而韜鈴。不得于武。去而神仙。三變入道。蓬萊圓嶠。下視簪組。不滿一笑。酬恩寸心。付之嗣人。夕郎矯矯。名重披鱗。泉紫山碧。環松繞柏。神返洞天。蛻藏斯宅。

陳處士墓表

蓋良鄉有隱君子陳壽堂公。其子二。曰獻文。獻策。獻文者。爲博士弟子。有聲。竟弗第。爲太學生云。予以計借過良鄉。館長公家。稔知其質。行長者而慷慨好義。不佞官詞林。則長公跪請曰。公太史也。表幽闡微。夫非公職哉。維時先父母偕隱山中。義甚高。小子度無能顯先人。獨計得公一言。沒者且不朽。蓋一歲中請者屢焉。予度不可辭。乃告之曰。子亦見夫繪者之貌人乎。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爭嗤其弗工矣。子毋亦令我免夫觀者之嗤焉。斯可矣。長公曰。唯唯。遂退而述其兩尊人之行。僅百言。無溢美。無失辭。甚矣君之善用孝而諒我深也。其言曰。先大人。事大父母甚恭。苟可以致尊人歡。竭蹶以趨之。不憚劬。而友愛甚篤。兄弟相與嬉遊。至老絕無勃谿。且急人之急。甚于己。里中骨有暴者。滄弗給者。壯弗克室者。亟揮囊中裝助之。曾無吝色。性喜登臨。每遇佳山水。流連竟日。不忍去。山中名利坳者。起之。憑

漫者新之不可勝紀。其慷慨好施。殆天性云。而母孺人拮据力作。以佐先君子。以故先君子雖散財若土芥。然得不乏。蓋兩尊人歿。而里閭哭奠者踵相接。曰。天乎。柰何奪善人若斯之亟乎哉。嗚呼。此可以觀吾兩尊人矣。史宗道聞而嘆曰。嗟呼。昔子輿嘗取陽貨氏之論矣。然子長氏不云。人富而仁義附乎。此兩論者若淄澠。固皆有合耳。以不佞觀壽堂公。多貲而好施。可不謂仁義士焉。庶幾不悖夫子長氏之論矣。予故表之曰。此惟陳隱君及劉孺人之墓。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凡昌熾之門。其始必有篤行君子。泯泯默默。不顯其聲名。以深其根。故其發必大。蓋凡行德不隱。則取名多。取名多則受忌造物。受忌造物則其身之福且日就銷殞。矧曰後嗣。故隲必云陰同耳。嗚焉。不取其名。福無所虧。不溢于後。將安洩乎。袁生曰。余覩方君思濟。大父東谷先生。事甚異焉。輕貲財如塵礫。急仁義若衣食。自少至老。惟知施恩。不計其怨。人之怨有加。而先生之施無倦。卽往籍所載。長者奇行。恐無能勝之者。然而世未有稱說先生者也。蓋先輩實行不近名如此。觀于先生之有後。可以勸矣。先生諱夢暘。字子旦。別號東谷。其先有德益公者。遷桐。五傳而至伯通公。法。起家鄉舉。法生贈御史懋懋。懋懋五子委瓘。亦舉于鄉。生圭。圭隱東陽村。用力田家累千金。生二子。長太學野航公綱。次孝廉海航公絢。野航公配高。已又娶于鄒。鄒妊野

航公夢日入室。于是先生生。故名夢陽。先生廣眉豐頰美髯。目光射人。少年卽豪邁。日誦千言。十歲善屬文。能作大書。書輒工。出試。邑令奇之。置巨扁命之書。令嘆曰。孺子腕不勝錐。而能擅敬脫之技。何奇也。十六補郡學弟子。郡守吳君。西吳名士。大加賞識。曰。若能爲賈生耶。吾不難作吳公矣。未幾入成均。與同里吳別駕承恩。阮中丞鄂友善。阮故貧。婦卒于里。先生盡捐贖金爲贈。罄則又市已所乘騾。抱其子自崙歸。乳助其再聘。阮爲感泣。野航公旣老。多病。委家政先生。野航公卒。先生哀毀。殆不欲生。先生家世豐財。自叔海航公無子。卒時。與妻劉吾。怪兒夢陽賢。汝必子之。劉如言。而旁觀之豪耽耽。卽持刀劫先生曰。不千金。立刀汝。先生卽奉千金。不校也。而豪不壓。百計搆劉。訟于官。先生曰。身孰與貨重。吾權之久矣。且一縷一銖。皆先人貽。與其濟他魚肉。孰與奉吾叔母。取所遺七十二契。割三十六契畀之。餘皆半產。取瘠室取湫。僮僕取老。而全盛之貲。減過半矣。野航公之卒也。出息于里。可千金。先生召責者。火其券。曰。此吾先人志也。自是先生蕭然。自食其力。不復問子母矣。先生家以素封名。一日。大盜至。首斬數僮。盡發所藏去。則縱火。烈焰竟日不息。先生以族豪報收租之役于官。不及難。仰天嘆曰。甚哉財之爲大盜積也。吾瀕死于貨者再。今而後庶其免夫。縣捕令亡主。識所亡。先生不問也。時吳別駕寫書曰。子以賄聞。孽貨也。賄去而賀可知也。今且懼子之以高明聞。令鬼之夙敵之也。先生心善。

其言置之座右。先生既遭盜驚，遂奉二母邑居。居常約于自奉。至奉二母，則無所惜。尤曲順高母意。母子畜其任，侄倬屢私畀金。先生都不問。倬後以計取先生貲，亦卒如言償之。至質田無所惜。終倬世爲兄弟好不絕。鄰母家金陵，母兄賈嶺南，坐法當死。先生馳之金陵，百計脫之。更贖其家，攜其孫子視之。嘗語子孫，若等不忘吾母，當謹遇此人也。其養母志多此類。叔母劉，繼他子夢賢，不數年所析盡廢。先生素敬事劉，雖別居時，時過省，情意盹至。劉更感泣。會劉老且貧，先生供且甚厚。劉卒哭之痛，不啻所自出。時夢賢女甥有廬州遠，先生往營救得脫。夢賢僕馬過，隣人馬驚出，豕僕墜傷。先生道遇起之。夢賢謬謂先生傷其僕，裂眦怒罵。先生但償豕，瘡其僮歸之，亦不辨。初劉內難時，先生之金陵，旅豪令二刺客匿喬里刺先生，謀泄。先生遂從間道歸，歸絕不以語人。逾三十年，攜孫思濟應舉，舟過其地，乃蘇蘇隕涕曰：此吾萬死一生處也。悉語思濟狀，思濟亦泣。嗟乎！世路羊腸，德施讎反，屢啣屈而不辨。至于欲殺其身，而終不忍言。先生所遇之禍固奇，所植之德亦奇矣。婿吳自嶠，弱冠登進士，歷通政，計二十年，貴矣。先生遇之如微時，亦終不以相屬。劉司理坤四十無子，坤自分不復子。先生捐金爲聘一姬，期年而得男。先生少懲多藏之禍，不更藏餘財。嘗語子孫，吾幾爲先世數縷，身世莫保，忍復篋禍局，怨殃及若等。自家難後，家無贏金，隨有隨散，里姻有緩急，如取其寓物。隣豪某，計先生宅遭燬後，

田契已灰燼。侵地數十丈。先生貽書曰。尺土皆隸皇家藉。古來割據幾何年。其人愧服而止。有欲以賤直先生田者。先生卽如其意取直。其人復詭言田瘠。先生復如其意還直。隣人毆一僕死。先生不問隣。自訟法當抵。先生復爲解釋。嘗渡江。同舟賈以失金爭。先生笑曰。金在我。解橐償之。及舟泊。始得匿者。乃相與嘆服而去。祖塋之麓。有田數十畝。久屬他姓。先生乃捐金贖爲祭田。族凡千指。祭則會。會則置酒張樂。酬酢盡歡。于是族人愈知有禮讓也。先生以銖久。意不欲仕。丁卯。訪楚人張君燧。燧遺以帶。且曰。可以自效者。何必科第。先生乃謁選。得閩南安丞。南安泉支邑。族祖少卿公舊部。先生感念先澤。欲輝前躅。極意撫字。時邑遭燹。多逋民。恆出俸代輸督稅。嘉禾例有餽遺不受稅之羨。一切不入私囊。歲市家粟給宦邸。爲少卿公修甘雨碑于洛陽橋。先生以名家子。隱于小吏。當事者知其修飾名行。不以他丞視之。先後獎勞不置。而先生夷然不屑。嘆曰。垂老參佐。頭顱可知。心如嚼蠟。身等勞薪。亦復何趨。戀此一官。故園松柏待人。吾其歸矣。歸卽杜門。不預縉紳事。陶公籃輿。司空鳩杖。日與隣翁社老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而已。丙子。思濟舉于鄉。先生曰。有孫如此。吾復何憂。自兩母繼沒。先生哀毀逾年。不減孺慕。邑令陳公于階。素重許可。獨敬禮先生。凡賓于鄉者三。然先生晚年。不樂市廛。每行清泉白石間。輒徘徊不忍舍去。嘗慕禽向。高縱牛首。三茅燕子。岱宗黃鶴。滕樓開諸勝。跡無不至者。晚年偶

念西湖之勝。忽泛舟東下。三竺六橋之間。杖履悉徧。文酒淋漓。所至倒屣。先生襟懷豪爽。飲可三五斗許。顏若渥丹。丰神愈整。不喜苛禮。與人遊。不置輕重。于懷抱鄉鄰里社。追逐宴會。無不極歡。雖性絕臧否。而里人服其公直。有所爭訴。寧取平于先生。庚辰。攜思濟業南雍。率諸里姻置酒高會。曰。吾老矣。恐此會不可再也。將歸。灑淚而別。辛巳春。大饑。先生徧施里中。舊時奔走。斷役。亦有所給。若訣別狀。仲夏。遂病。先生素無病。偶病疽。卽令治後事。曰。吾濱死者數。今幸終正寢。于吾足矣。遂逝。卒之日。親戚友朋。皆相聚悲泣。遂以本年附葬先塋。尙期改卜。葬之日。從棺號者數百人。生卒云云。嗟夫。恆情受薄。忤面焉若焚。疑微貲。心焉若割。故貝典所載。布施忍辱二門。行者甚難。一門深入。可以證聖。至于覆廡後裔。又其餘也。東谷先生生平所受橫逆。蓋人情所謂腐心塞咽不能堪者。而甘之若飴。家累千金。日啓篋以待族里之取。庶幾乎深入施忍二門者焉。有孫爲名御史。游歷崇顯。爰及曾玄。蘭玉相映。此里人所艷說。而余則爲此特先生報緣之餘耳。若先生真歸之後。所自證自受。不知殊勝當何如也。余聞先生奇行。且仰且媿。不揣固陋。狀之。以俟鴻筆君子。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傷哉。天乎。天乎。何乃遽以吾外大母逝耶。悲哉。不肖宗道。稚年喪母。外大母每見不肖。輒

泪涔涔下。且泣且拊曰。兒飢否。將無寒乎。輒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肯卽斃。然弱子乎。無殊乎在。母膝下也。今壯矣。而外大母何在耶。悲哉悲哉。因痛吾大母。并痛吾母。楸柏雖拱。宛然新沒。腹爲裂而淚盡血矣。不肖孟夏入都門。與鴛部舅相見。舅把臂勞苦。歡甚。訊外大母安否。曰。安。愈益歡。自是每晤。輒歡譚竟夕。寧知有此也。月隔而幽明頓異。夕隔而悲歡倏變。生人之趣。何無常乃爾。悲哉悲哉。舅氏旣徒。步奔歸。以書來曰。以予骨肉。且習太夫人行矣。其爲太夫人狀。嗟夫。微舅言。忽不狀吾外大母。然柰嗚咽不成語。何也。太夫人姓趙氏。其先江陵人。景泰間。徙公安。遂占籍。四傳爲處士文深。贈中憲東谷公。與處士同里。閉雅相歡也。因悉太夫人勤慎。狀曰。是真我家婦。遂命方伯公委禽焉。笄四年而歸。贈中憲公性嗜飲。日偕諸酒人遊。願以生計蕭疎。不無阻酣暢也。自有婦卜太夫人。而甘滑盈几。取辦咄嗟。諸故酒人驚相語。前從夫夫飲且少鮭菜耳。今何突致此衍衍者。徧視其困篋。而索然若故。然後乃知太夫人嗇腹龜手適舅姑。心力竭矣。無何。姑錢恭人嬰疾且亟。則盡斥鞶珥。授方伯公。俾迎醫。嚙無間遐近。夜則露香搏頰。乞飯。恭人不食。外大母亦絕噉。大母勞之曰。新婦卽自苦。忍不爲吾子若孫強一匕。恭人不起。而太夫人哀可知也。卽逮今五十餘年。而語及輒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茲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子孫無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丙辰。

成進士。己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爲置側室。高禮訓慈育。閨內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鮮。靡服。外大父秩滿。封安人。祭亥。中憲公歿。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丙寅。方伯公僉憲江西。時長憲者喜蔽朴公庭。號楚聲不絕。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盛怒易解耳。而生命難續。且若之何。以人灼骨之痛。博已一快也。方伯公爲之改容曰。請佩此言當章。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公。并爲諸生。學稍怠。輒督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踵父躅耶。夫豈有不麓莖而饗殮者。稍精進。輒沾沾喜。亟爲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啻出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從傍促曰。君忘平生語耶。奈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勳名。在此行也。吾爲君養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穆皇帝嘉邊臣勞。普秩賜金。今上改元。亦以邊臣故。例得疏恩。于是晉封恭人云。丙子。方伯公備兵溫處。太夫人亦從。于時礦寇猖獗。衆議調遣大創之。太夫人聞。謂方伯公曰。賊與兵等人耳。曷先聲散之。無勞兵。無濫殺。兩利也。卒如其言。戊寅。方伯公以大參備兵通泰。尋由河工超遷河南右轄。未幾轉左。日夜期會簿書間。力漸耗。太夫人時時風方伯公且休矣。卽不能燕琴燔鶴以飽。夫豈其無雙田之毛。東湖之水。方伯公曰。所謂拂衣者。難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難。而癸未。需次調補。竟請告歸。從太夫人意也。旣歸之。又明年。是爲乙酉。御史公以建言謫。太夫人聞報至。而色喜。家人罕測其意。居嘗語諸子曰。自吾爲子家婦。卽鮮

見冠而紳。乃今科第蟬聯。則祖父之餘也。子若孫毋盡其餘。庶幾長有茲日。又曰。爾父累俸。稍拓田廬。然不盡與爾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餘。不可專食也。爾當識此意。附譜後。絕孫曾他腸。令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美乎。其平居語識大義類若此。不肖宗道。去年役竣。歸里。朝夕往省太夫人。且時勸修白業。太夫人素奉圓通大士。聞是益虔。寒暑不輟念佛。今年辛卯。壽八十。筋力不減。壯盛時。雖抱微恙。無所苦。比駕部公滿考。太夫人得從方伯公爵。晉封夫人。綸綍且至。病漸差。櫛沐如常者。浹旬。忽一日。中宵病痰雍。瞑目西向。毫無戀戀兒女意。手足不亂。忻然而逝。嗚呼哀哉。生卒云云。宗道自兒時。見太夫人。紉衣糲食。及至有完不更也。而性固好施。里媪窶者至。若取其寓物。然太夫人姊奉之。無論德色矣。可謂有丈夫風。貴爲夫人。且享崇年。多令子孫。造物固不妄祐人也。晚事淨業。倏然去世。豈直敦區中理。且兼世外趨焉。又甯獨竽黛難之哉。不肖宗道。甥也。義不敢飾吾外大母之行。然亦不敢隱也。惟慨惠之銘。以肉百年骨。則家舅氏厚幸。道宗厚幸。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二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二

祭文類

祭鄒姻家汪孺人文

不佞聞孺人之訃。實中夜也。披衣而坐。隕淚達旦。至于沾衣。蓋悲甚矣。夫不佞匪直爲姻。故悲。蓋感念今昔。不得已耳。不佞猶記總角時。與吾伯賢同肇硯甚契也。夜半促膝深語。則相與盟曰。異時所不爲姻媾者。猶如此燈。久之。不佞舉一子。而孺人適妊。不佞惟恐其不女。惟伯賢意亦然。已而果女。則交相嬾也。曰。天乎。固惟人是聽哉。遂爲婚。蓋訂盟于齟齬。而竟獲修諾于成人。奇矣。以是伯賢于不佞姻媾也。實石交也。而孺人于先妻亦時時遣婢相問訊。少病少惱耶。則喜。不則更相憂。蓋雖姻媾也。亦猶乎石交也。無之何。先妻溘先朝露。小兒無母。賢女無姑。賢女無姑。尙幸有母。乃今何如也。悲哉。悲哉。追憶十數年事。恍隔昨暮。莊生之戚。遂俱罹之。同林宿鳥。及晨而散。泡沫風燈。轉益自憐矣。悲哉。悲哉。所幸令郎君朗秀。而吾兒亦知爲文。庶幾不作癡憨面孔。此皆足以瞑孺人目于九原者。孺人幸毋自悲。尙其監之。尙饗。

餐外大母趙夫人文

嗟嗟。外大母遂長逝耶。外大母鶴髮豐頤。行步若壯齡。眠食皆無恙也。當百歲而竟止於斯耶。悲哉。悲哉。前月拜辭外大母。床下雖抱微痾。而眼耳神明如故。且促甥亟行。無久戀庭闈也。孰知榻前刺刺數語。遂成永訣乎。悲哉。悲哉。憶甥十五失母。外大母見甥。輒涔涔淚下。問兒饑否。拊背曰。將無寒耶。輒取衣食之一。日。將取寒具。瞰甥。而甥適去。念之不置。至丙夜不垂睫云。夫女之愛子。誰能不愛。卽未有若余外大母之甚者。而今何在也。哀哉。哀哉。歸神之夕。兒孫滿前。當無所恨。所不能去心者。獨兩舅氏及不肖甥。甥此夕偕八舅氏宿磁州公署。劇談甚歡。而遽意有此剝心之戚也。甥乃不如一田舍兒。白首無生離之苦耳。悲哉。悲哉。凡此皆甥所謂自悲者。若外大母則何所歎也。安庸悲。安庸悲。人生多不逮下壽。而今八十矣。壽未必偕。而今鳩杖相向坐長春堂者。二十年于茲矣。多無子。卽有未必遂。卽遂未必賢。而今有子遂且賢矣。此之爲福。豈惟吾邑難之。又安庸悲矣。且也外大母生平。慈悲具足十善。晚年清修淨業。晨昏禮頌。非生兜率。定往安養。是不第具區中之緣。且兼世外之福。真可含咲九原。又安庸悲矣。甥戀一官。不能哭拜靈次。一吐慘愴。然外大母業已蟬蛻形骸。一限萬里。甥卽在數千里外。當悉知悉見。無所闕也。尙饗。

祭鄒金吾妻

曰。嗚呼哀哉。維我孺人。高門孕秀。世德傳馨。外映慧質。內朗蘭襟。鹿車旣駕。鴈觴早霑。敬其夫子。夙夜罔愆。茹淡忍苦。屏絕濃豔。持厥家政。惟勤惟儉。滌洗手龜。牙籌心算。家食千指。不勞而辦。若夫賦性。子柔。溫而恬雅。叱咤之聲。不及犬馬。至于夫婚。賢豪微鬚。白晢。漢代金吾。長安俠客。門多好事。室有佳賓。爾乃歌鐘暮起。則膺臚雜陳。霜烏夜啼。則七箸遞新。斯所謂酒食是議。中饋惟勤者矣。如何此人。曾不百歲。而竟爾奄化。天乎。其有數耶。夫蒲也。柳也。秋而零也。輕且盈也。若孺人者。淑而厚。婉而真。松乎柏乎。秋冬青青。而胡爲雪霰之易侵。枝葉之易傾。如此哉。嗚呼悲矣。夜臺泉路。宛其歸矣。惟予小婦。孺人親屬。念茲蒹葭。早承教育。絡秀副周。柔順知禮。非孺人訓。胡以有此。則余于孺人之卒也。亦安得怆然而已。尙饗。

祭盛老師文

嗟嗟。某等不復登我師之堂。望我師之光儀。聆我師之善誘矣。傷哉乎。憶丙戌之春。某等初謁我師。出而相與竊嘆。我師容觀豐偉。韶宇恬粹。貴壽徵也。有如老師骨相。而不台鼎。不期頤。則唐舉憬藏輩之術。皆虛謬耳。久听夕臯。比熟察我師行履。貞誠而愷悌。凝靜而冲悒。則又相與亟嘆我師仁者。昔我尼父。固嘗繫壽于仁矣。則我師之合有崇年。又不獨徵之于骨相方。

日夜望我師膺大拜。據鼎鉉。握大斗。調四時。黃髮論道。龐眉輔政。而詎意其止于斯乎。傷哉傷哉。哀訊初聞。五內俱裂。然且疑且信。以爲傳者誤耳。及二三交知。悉知悉聞。始相與大駭。以爲信然。猶異庶幾萬有一誤。以強抑摧裂之心。而無何長公至矣。向二三兄弟。擗踊哀號。而後信我師之果逝也。傷哉傷哉。夫唐舉輩之術不必驗。固無足論。而我尼父仁壽之語。亦有時不合乎。不然也。朝聞夕死。夫非尼父之語乎哉。蓋仁者未有不壽。而壽不在不死。死非壽。而可以死。則真壽也。若我師則壽矣。我師之死無不可矣。聞我師之沒也。以胃傷。蓋得之苦塊之間。內鬱沉痛。外斷董血云。人誰不死。而師死孝矣。我師生平。行慊影。寢慊衾。當官慊官。居室懷室。而有時。擗管爲文。則濂洛之吻。而兩司馬之藻。是知我師德言不朽。朽者形耳。又長公向我言。師之將逝也。譚笑自若。從容下床。西向端坐。無一語。刺刺兒女。儻然而化。有玉筋之異焉。夫人恐怖臨身。此爲何時。而我師乘理而往。若辭傳舍。非夫洞源識本。勘盡虛幻。安能揮手坐脫。毫無閔戀。且有異徵。若具戒老衲耶。聞道而死。此又最驗。嗟夫嗟夫。我師方超然受世外之福。而我輩以世福之所恨者。悲之。不亦愚乎。况以世福概師。師亦無可憾者。生爲少宰。日侍講幄。沒受恩卹。隆厚稠疊。斯亦人臣之至榮已。令子朗襟遠識。學博而文甚工。今且次第脫穎起。未竟之志。未就之業。令子在矣。嗟夫嗟夫。神理不昧。則我師本無憾。而世福已具。則我師又有不必憾者。

某等之悲。不過感門屏之私恩。悼從遊之無時耳。我師則奚用悲乎。山川修阻。煙水蒼茫。遙望關門。伏地鳴咽。尙饗。

祭蕭孺人

嗟夫。嗟夫。孺人遂已耶。人生誰得不死。死耳。奈何天死客死。復如是焉。死乎。維彼蒲柳。望秋先零。嫂則淑而厚。醇而貞。其松柏乎。而霜霰未及。枝葉俄催。篤材之論。其謂之何。西粵去此。山阻水縈。幾萬里矣。飄飄丹旌。淒淒素輓。浮洛涉江。泛吳沂越。更寒燠而後丘首。苦矣。我輩每過允升門。輒回眄扉端。意有弧矢在焉。或晤允升。則將其鬢調之。我輩業釀金候大嚼。何濡遲乃爾。此諛在耳。而吉祥之倪。倏化荼毒。何爲者也。嗟夫。嗟夫。嫂奈何天死客死。又如是焉。死也。我二三兄弟。每詣允升。允升輒留。不咄嗟間。臃腫雜陳。匕箸遞新。我輩且噉且誇。嫂才今已矣。勿復言之矣。此其小者也。允升旦入直良勞。而顏愈澤。髻愈髻。皆嫂毳壺事。飭家政使然。嫂今死。是令允升瘁澤白鬢也。又其稚子斬焉。直如苦塊之間。愛女拊心泣血。閨閣之內。冷冷煢煢。如行陰雪。回顧失影。如鳩墮巢。徬徨靡泊。此時此情。聞者酸楚。嫂何能目瞑。而允升何能心摧乎。我輩將爲莊生語以釋允升。此允升所稔聞。言之者無情。而聽之者爲贅。言何益乎。尙饗。

祭李年伯文

嗚呼。公有不當死者二。有未可死者四。乃竟逝耶。公天植孝友。慷慨行義。造物者宜祐其德。而錫之羨。此不當死者一。公髮鬢幹偉。赳赳雄飲。啗手談。達旦無垂睫也。度駐世當百歲未艾。此不當死者二。聞公高堂有垂白兩尊人在焉。公逝矣。不虞斑斕黯無色耶。此未可死者一也。聞公負侷儻才。日夜思表見于世。居嘗奮曰。丈夫姓名縱不能以施燕然片石。然安可不掛循吏傳耶。斯其志豈以一參軍老焉者。此未可死者二也。不佞意公才高。卽束于格。不盡效。願伯子成甫顯矣。乃不能少須更。以遲恩綸之薦賁乎。此未可死三也。南望洪都。維公菟裘。公年僅望五十。獨不可徐之故丘以老。而遂儻焉返真于逆旅乎。此未可死者四也。嗟哉。嗟哉。天乎。何遽以公逝也。然吾聞公雅放于酒。蓋庶幾古之達者。達者泡影萬期。壽殤天籟。則公五十。何必短于百年。年亦何必永于五十也耶。又達者遠廬光陰。過客浮生。則何必薊門之爲逆旅。亦何必菟裘之非逆旅也耶。而公何憾也。且公有伯兄。懸車私第。以豐尊人養。有仲兄。翺翔青瑣。以適尊人意。度公所期。自致于親者。若是焉足矣。而公何憾也。伯子成甫。與不佞遊。且二載。不佞深知其器識。淵朗而黠節義。今方發軔扶桑。究其所未足矣。而公又何憾也。我輩誼廁通家。雖知公一無所憾。亦安能不嗷嗷焉爲公泣數行下。然公方且遨遊清都。尙羊廣莫。毋乃謂我輩不達也耶。聊拜靈輶。獻公一觴而已。尙饗。

祭兵部尙書張公文

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茲三不朽。兼至爲難。兼至矣。善始令終難。乃公
馭歷中外。屢樹異伐。浙之□□□檄。先後大訂。而公出奇運機。咄嗟安堵。移鎮宣薊。斬馘萬
計。自昔立功。鮮有逾公者也。緩帶之暇。倚馬含毫。文薄先秦。詩超大歷。與濟南諸公。鞭弭中原。
旗鼓相當。自昔立言。恐亦鮮有逾公者也。且不以功高而有傲色。不以文人而挾習氣。煦煦自
下。喜慍莫測。以方古之立德者。夫何媿焉。公蓋兼三不朽哉。戊亥之間。屢申賀監之請。歸老菟
裘。玄怡塵尾。笑傲自得。俄厭囂塵。遊乎八極。公又庶幾善始令終矣。嗟夫。嗟夫。公之籌策。業已
効於疆圉。而公之文采。業已表於詞林。今斂其渾淪之識。還於本宅。而留其未盡之釐。遺於後
昆。固可以含嘻於九京。而夷猶於太清也哉。某等悼鄉邦之隕喬嶽。慨朝宁之權幹楨。憂邊境
之失保障。惜詞壇之喪主盟。雖知公之歿。一無所憾。而終不能忘情。亦復雪涕而浪浪沾襟。敬
獻生芻。告公之靈。公其俯鑒。尙饗。

祭龔鴻臚吉亭母舅文

嗟夫吾舅。去世已四月餘。友人王君堯至。甥等乃始知之。嗚呼痛哉。夫不肖兄弟。數日前
附書諸舅。猶詢以出世之法。及移家澧城之旦。且晚歸里團聚之樂。而詎知作書之時。翁已冥

然爲泉下人。嗚呼痛哉。當不肖兄弟哭吾母時。宗道年十五。二弟纔七歲。三弟五歲。每見吾外大父母及吾舅。卽相對歔歔。愀然不出一語。衫濁則浣之。面垢則齧之。髮長則髻之。拾其蟻虱。省其痾痒。童而進以文。長而抑以禮。凡所以教植衛護者。無所不至。幸而不肖兄弟漸次成立。外大父母及吾舅私相喜慰。而余兄弟亦謂吾母雖不逮養。膝前之歡。尙在外氏黃壚之恨。萬一其釋。不意六七年間。一哭吾外大母。再哭吾外大父。再哭吾兩姑。今未幾又哭吾舅。一門之內。縷經頻易。素車屢駕。滴淚爲川。酸嘯成風。甥獨何心。能不含茶哉。嗚呼。庚寅之冬。猶記與翁同參鴨子公案。燒燈至子夜。窗風淅淅。足寒如鐵。面貌苦冷。若槁木之枝。茶三四易。然後啜。詰朝未日出。履聲已在堂外。眼毛虬結。淚垢滿面。終亦不顧。公之苦參如此。此其相聚爲何等景象。雖萍聚之人。猶當腸痛。甥何忍言之。而又何忍思之耶。近年以來。不肖兄弟於此道稍知慚愧。方欲抽身與翁細商之。而翁涅槃之期至矣。是不肖甥之無緣甚也。天宮佛土。四維上下。相待何處。願翁先度吾母。尙饗。

祭王老師母文

天生元老。保乂王國。輔以賢媛。宜家作則。順合坤儀。柔崇地德。旣閑組繡。亦涉經籍。惟我夫子。純孝天植。母也相之。克共婦職。浣澣躬親。甘脆手飭。聚順承歡。殫瘁心力。我師登朝。羔纒

素絲母也相之。處約居卑。雖有六珈。不忘縞綦。雖有五鼎。不厭黍藜。泊陟中台。勳名卓犖。母也相之。乘規執筭。大計密謀。時賢商確。中饋之儀。陰調鼎軸。不踰閨闈。功在帷幄。哲人勇退。夢牽林泉。母也相之。促裝言旋。如賓如友。徜徉丘園。鴻室慚恭。萊妻遜賢。誕毓仙貞。爲世祥瑞。妙體烈行。冥通玄契。亦有令子。凝然遠器。胸中奧博。毫端鉅麗。懿哉夫人。世運攸繫。仰襄俯育。至道完備。仙宗儒宗。治世出世。彤管流輝。閨德壺誼。生非偶然。沒必有歸。珠宮瓊島。鸞駉鶴飛。風實爲糧。霞氣成衣。示有去來。原無生死。下土歎歎。乃妄情耳。獨念生等。陶鑄師門。久侍函丈。休同愉快。戚共惆悵。未能免俗。能無悽愴。陳辭薦酒。涕泗浪浪。尙饗。

祭鄒南臯母夫人文

嗟夫嗟夫。今天下以氣節顯著。兒童走卒。無不聞其名而壯之者。惟江右鄒南臯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以成之也。當萬歷初。南臯公甫登第。賅時事。不勝憤懣。抗疏危言。奮不顧身。以忤柄人。杖於廷。幾死復甦。血肉狼籍。當是時。路人聞者。莫不酸鼻飲泣。而太夫人獨私喜。以爲人臣之義。固當如是。其萬死投荒。室家離散。寢食瘴嵐。備諸苦毒。太夫人雖心痛之。然終無幾微怨憾。見於顏色。嗟嗟。世之爲父母者。初時課兒讀書。所望止於取科第。爲顯官。一入仕途。輒教以隱忍緘默。惟恐其少激昂。爲官累。偶遭禍患。張皇錯愕。怨言滿室。乃太夫人所見迥別。惟

欲其子爲世忠臣。捨身報國。誰謂閨閣中無大丈夫乎。南臯公數論事。乍升乍沉。幾二十年。太夫人飽藜藿如肥甘。以此於於色養。都忘志宦。得意鑽研性命之學。徹洙泗之源。洞陽明之源。洞陽明之髓。滄蔬飲水。有以自樂。至今年始膺新命。海內士大夫皆額手相告。謂皇上聖明。終不橫直臣。而南臯公且旦夕受劇任。登要秩。獲究行其所學。跂足翹首。惟恐其晚。而報太夫人逝矣。傷哉。雖然。死生亦偶然耳。太夫人成就哲嗣。爲真豪傑。爲真聖賢。是母是子。揭汗青間。千載猶香。死而不亡。曰壽。真所謂大年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生沾朝典爲恨。夫今古婦人女子。享榮貴。受崇封者如沙。多生死無聞。與草木同朽。惟范滂蘇軾之母。耿耿數語。至今並耀日月。然則太孺人固不特生封爲榮名。而南臯公亦可無悵悵苦次爲矣。尙饗。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嗟夫。嗟夫。造物所施于下土者。獨有災福二端。莫福于華隴。莫災于死亡。二者相反。譬則寒暑晝夜。旣福矣。則不宜降之災。旣災矣。則不宜畀之福。卽福而災。災而之福。亦當如暑謝寒代。晝往夜來。不宜一日之間。而災福互加。使人錯愕而惶惑。今君且膺清卿之擢。暮作泉台之人。蓋一日之間。其身乍榮而乍枯。其命方通而方塞。其家倏喜而倏悲。其客忽賀而忽弔。君之祿命。亦何其奇。而造物之侮君。諱言抑無乃太劇矣乎。且君存心仁厚。持身謙抑。居官寬大。

不惟宜貴且宜壽。不惟宜壽且宜有後。而君春秋既促。嗣胤復艱。既興仲祖之嘆。復抱仲宣之悲。揆諸造物報施之道。亦大爽戾矣。此在行道。猶爲君痛。而况同籍兄弟。忻戚關情。覩者茶苦。能無悽惻。獨幸君長者胸中純白。惻怛之意。達于面自。正鬼神所讚。司命所厚。易簀之後。超苦途入樂趣。蓋萬萬無可疑者。此身後受享。正不在區區世福下也。莊生不云乎。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夫計脩短于委和。校有無于委蛻。豈君之意。亦豈吾儕之所望於君者哉。尙饗。

祭李年伯母文

吁嗟孺人。閨房秀彥。淑質外映。慧性內鑑。操綆行汲。目無邪盼。了不聞聲。衆餐精辦。自爲門戶。托身華族。篤相夫子。敬恭整肅。南北宦遊。莞鑰是屬。大布代綺。菅蒯爲肉。勤贊壺閨。慈撫婢僕。靡有間言。一門邕穆。篤生令子。桂芬蘭芳。心含文錦。口吐白鳳。豈能自成。實惟義方。豈獨外訓。母教諄詳。鳩車之年。提訓已多。手不停書。口不絕哦。才名勃起。遂登巍科。筮仕花封。恪守慈戒。冰玉比清。鸞鳳敷愛。既晉清曹。官箴愈勵。清望蔚然。實成母志。鼎養方隆。耄期末至。如何淑媛。曾不百歲。嗚呼哀哉。電光石火。忽焉徂謝。禪智墓田。寂寂長夜。高軒已虛。靈車先駕。莫追閨訓。誰嗣母德。托在同籍。能無悽惻。獨念人生。歸盡脩短。一丘夫貴子賢。沒有餘休。以此告靈。靈其

歆不尙饗。

祭王老年伯文

嗚呼。孰有少而穎異。好學不倦。至於忘雨。穿石如翁者耶。孰有分符郡邑。慈惠愷悌。多所全活。葦杖不足爲仁。而懸魚不足比操。如翁者耶。孰有歸臥林間。無淡然營。以老自佚。稱頌德。隱行之鄉先生如翁者耶。以翁之文行而仕止別駕。其於報施之理。亦若有所未盡。固不能無疑於造物。然惟其有所塞於前。而始有所大發舒於後。而獨不見夫如鳳如麟。如琳如琅之子。森森然列於庭堦乎。不獨有子也。而貴甲第蟬聯。簪笏遞起。大奇也。不獨貴也。而賢皆能砥節礪行。飭躬殖學。用世出世。探源得祕。此又奇之奇也。公所留有餘不盡者。其震耀如此。蓋至是而始知造物之果有目也。所微不滿者。公之令子。且將相繼爲賢公卿。名牽執。功名震乎當時。利澤周乎天下。天不以百歲益公。而詎奪之去。令不得目覩其盛。爲可恨耳。然如翁者。其生平之立心制行。足以升濟神明。方魔斥八極。神遊天地之間。而又安問夫人間世哉。某等當得奉教於令子。而季子則之。進同籍官。同署相愛。真同兄弟。其知翁也獨深。其與翁相關也亦甚至。雖翁去來自如。而我輩私情。則不能不泫然而淚下。千里一函。聊申猶子一念。尙饗。

祭葉太師母文

曰稽諸女史。徵於母儀。有如翠母之於方進。高母之於謙之。皆能釋形骸之異。等因母之慈。鏗錫彤管。型範青閨。若太師母之於夫子。皆允矣。嗣其音徽。我夫子所以砥節飭行。握瑜懷奇。文章奮夫。龍虎啓沃。埒夫。鹽梅清通。著於銓衡。而寅直假乎神祇者。則誰與拓其孩提之聰。導其神發之知。亦惟是母氏裂絨和丸之訓。琢磨其玉質。而斧藻其英姿。小子日待臬比。側景步趨。見夫子每飯。未嘗不在會稽。東向而睇。吾親在斯。是雖夫子之孝。純於陟屺。而益足明母氏之恩。深於倚閭矣。方裁衰繡。以爲欄。泛秬鬯而盈卮。萃九垓之太飶。延慈母於期頤。而詎意其止於斯。寧不悲夫。乃今乃後。夫子且據上台。列鼎司。握大斗。調四時。千秋億載。功姬召者。并頌慈母之教。不哀。是將結無涯之知。爲大年。化六袞之齡。爲萬期。而抑又何悲。小子遽承哀訊。迸涕交輝。曰。成我者夫子。成夫子者慈母。而今何之也。敬陳絮酒。以哭吾私。尙饗。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嗚呼。粵稽女圖。爰徵彤史。母儀婦德。恂難兼美。疇如夫人。天目毓靈。扈以菌桂。紉以蘭蘅。疇如夫人。作儷良弼。蘋藻孔閑。俎豆惟茲。疇如夫人。在貴能降。衣無重錦。飾靡明鏡。疇如夫人。在佚能勤。早夜操作。神瘁手龜。疇如夫人在約能予。左粥右續。以甦貧窶。文瑞之學。博極縹囊。惟是夫人。裂織以襄。文瑞之業。鏗錫寰宇。惟是夫人。拮据以輔。文瑞之沒。實先夫人。義方無替。

世澤能繩。矯矯令子。爲郎薇省。翟芾維新。鳳綸重炳。期樂且壽。如陵與岡。胡天不弔。遂隕婺光。輶帳若遺。栝棧尙澤。階濕夜露。庭陰曉魄。嗚呼哀哉。夫人已矣。生具壺德。沒垂芳名。丹詔有赫。黃壤如生。某等誼均驩戚。聞訃慘愴。爰薦絮酒。有涕沾裳。翩翩雲車。鏘鏘璆珮。來格以歆。音容如在。尙饗。

祭劉封公文

翁之少也。發聲藝苑。雖吞鴛吐鳳之才。不足以擬其文詞。僉以爲一日千里焉。而青雲之莫追。蓋不獨文足以芥視一第。而內行醇謹。愷悌溫良。造物者亦必不忍負之。而令其陸沉於時。然用世之志。雖不能酬之於身。而篤生令子。當英妙之年。卽通籍於金閨翁。於是日厭塵緣。棲心煙霞。棄青衫而服芰荷之衣。數十年之內。花之晨。月之夕。抱子弄孫。其行徐徐。其樂於於。或攜紅藤。或命青雀。登山椒而泛水湄。迨其暮年。觀道習靜。恬淡無爲。且依稀乎上行。先生閑道。居士之行。持厭五濁。而飯蓮池。鬢髮頽顏。行步若飛。雖至凍梨。而形容不衰。胡不百歲。卽西去而不復歸。雖化粗爲細。逍遙淨域。而概以人世聚散離合之情。則不能不泫然而凄其獨。以翁生平之所欲發杼而未酬者。有哲嗣以成之。人生未必有子。有子而貴。固以奇而貴而且賢。鬱爲碩卿名臣。則尤奇之奇。屢受地封。洊登峻秩。人世之榮華。固已全盛而無虧。况存而承歡。

病而嘗藥。當易簣而舍。子不離左右。可免終天之悲。且衡野公不日大拜。天下之受其陶鑄者。皆歸功於所自出。孰不曰翁之所貽。益以見天佑善人。而始終之無所私矣。生之戚戚。私情耳。蓋不免於怛化。而翁豈以爲宜。尙饗。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三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四

記類

游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峯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襄惟一望。葱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纔岩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磬。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剝缺。上剏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跌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磬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爲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

亭旁有洞。池前爲柏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爲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啜唾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實實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旣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爲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頷之。

游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罷。卽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嚴。香山魁恢。余笑語同游。若得碧雲爲臥室。香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尙插雲霄。少憩。予賈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外北向。層層峯

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巖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猿。揉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踞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鷓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杭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鑿泉流匯於澗。湛湛澹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石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嶮。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游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壘山。余誤記石經洞在此。偕伯典

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基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關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有軒庑。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爲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最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丫中。看月。從下觀者。聞咳笑聲。皆疑鶴鶴之宿樹抄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龐涓洞尤爲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峯如聚壤。水如曳綃。顧見右腋。峯腰間。朱檻掩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橫度數十間。至一逕。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鬻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

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爲窟涓洞。予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犬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弁淺。遂返方丈。侈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強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窟涓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鵝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烏山口起。兩畔亂峯東澗。游人如行街中。中有村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絕。饁婦牧子。隔籬窺詫。村犬迎人。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狹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趨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嘆峯之奇。而他峯又復躍出。屢步屢歇。抵歡喜臺。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郭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爲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欄。其峯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

入岩際。庵寺皆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裾。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荅芽代。氣韻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共榻者。王則之。黃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予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毘廬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峯。左有大小摘星峯。大摘星峯極高。一老僧說。峯後有雲水洞。甚奇邃。余遂脫巾褌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爲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峯頂。陡絕摩天。迴顧不見諸公。獨憩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豎。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冰冷。跌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昭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度此則堆瓊積玉。蕩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張。臥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鐘聲。或類鼓聲。突然起立者。名曰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

山寒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瀝。數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出示客。客莫不驚嘆爲過崐山靈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臥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澗行。食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淡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若柱。熟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壁腰有一處。巉巖攢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徹。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泉輒伏。至誠懺謝。復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攜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點。各盡一甌。布氈盤石。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離車鐸煤塵。路上馬蘭作花。碧紫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綫。忽觀平原草樹。若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頽床。獨畫壁稍可觀。早起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則羣峯盡出。對面兩尖峯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雨至。亟走。始

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慘悽。夜不能寐。攜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場。余出一令。每人說一鬼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古書中所載。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旋撰說不成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一

是日天氣清朗。路無纖塵。過澗半里許。舍騎扶杖。甫升巔。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處。休焉。俯視王黃諸公。乘馬過澗。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笑。從行兩童。竊放爆竹。爆聲爲四面羣峯。闕遏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循石壁。行甃石上。壁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柏叢生。若翠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譎。遙見平臺複廊。朱欄碧楯。出於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陟再休。凡數折。始到所見欄楯處。欄內屋爲石經堂。堂供石佛。四壁皆嵌石刻佛經。字跡疑出元人。石經洞凡七處。堂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榫固。人不得入。惟近窗。經歷歷可讀。字有適古者。亦有姿媚者。此隋靜琬禪師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顛末甚詳。自宋迄元。皆有石刻添入。乃今二百餘年來。無有一人插寸石隻字其間者。佛法彫零。殊可悲嘆。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不爲豪家墓碣乎。余欲與同遊諸公。各斥月俸。增刻數片。爲後來倡。但遊屣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經。俟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緣。洞上爲五臺。相距雖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拔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

甚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各有白石小浮圖。乃唐金仙主所建。又有巨石號曝經臺。五臺之外。環以巨嶂。其石紋或類雨點。或類卷雲。具畫家種種皴法。令低回難別。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同兩弟讀書杜氏莊。偶檢游名山記。至石經洞。相與駭嘆。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際晷。裹糧浪遊。此洞忽落我杖屨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覺忻喜過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初一日記。

遊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全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其下水涓涓。疎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池。縱可五丈。衡倍之。池上石壁躍起百餘丈。衡理稜層逾緊。余笑指曰。此余鄉吳供奉所作斧劈皴屏障也。仰觀山腰。黑石多類碁枰。余躡石罅。約步百餘。坐一枰上。尙餘半席地。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藤聳身欲更上。顧其巔削立無安足處。惆悵而返。就伯典飲池邊。三爵後。遊興復發。伯典挽余裾。余不聽。循垣疾走。忽得一逕。逕止受一足。猶皮踵空中。呼童後掖。偃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巔。尺寸之間。攢萃百里有柏數十株。青葱似新沐。探噉之。甘異他柏。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止宜晝遊看月則莫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之陶周望諸公遲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吐一星火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破地而出紅氣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間正黯黯也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佳麗花事之繁華痛飲極歡而罷

顯靈宮栢

顯靈宮多古栢東閣二栢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如坐疎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繁色淡有類月夜自余與汪靜峯無念和尚遊此始與此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柰子花顯靈栢可稱卉木中三絕又兩真官舊爲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栢隔之道士云

三聖庵紀游

德勝門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爲池以灌沿池數里綠楊鬢鬢一望無際池邊一庵曰三聖面市背田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直上蒼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云此庵體製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刹庵西隙地方廣如庵豆棚瓜架楚楚

整潔。東行數武。有臺高可二丈。臺上有亭一。登此臺則畦隴之參差。林水之掩映。佛宇之稠密。城樓之雄麗。攢簇目前。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也。治齋籤亭上。邀則之及予輩。適几上有圓覺經。乃取首章相商證。庵主從旁挽奪話柄。刺刺不休。予語之曰。此經開卷。便說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得粉碎。更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諸公是日快談至暮。彼發一疑。此送一難。不能悉記矣。

極樂寺紀遊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疋。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楊四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剔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班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子弟中郎云。此地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爲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祠紀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爲大同橋。水從玉河中出。橋下水飛珠濺玉。若松梢夜聲。林間桔槔相

續大類山莊二三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稍北爲鹿園。方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則驟馬驚鹿。以爲戲。數武卽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郡人所爲黑松林者也。章莊在橋上。南北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逕甚佳。清流一線。綠樹如絨。遠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爲遊屨所湊。蓋喜其疎野空曠耳。又有柰子樹。亦相近。虬屈離奇。蔭如數椽。夏屋三夏。葉密時。列坐其下。微雨烈日。俱不到袂。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友人俱心閒喜遊。兼以日長無事。故得徧跣。然皆寓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略。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鋪石灘（以下敘里中舊遊）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里。滿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紅黃透明如瑪瑙。如今時所重六合石子。千錢一枚者。不可勝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繡內攢。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數道。如秋天曉霞。又一枚黑地布金彩。大約如小李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供所述。殊覺平常。藏篋中數日。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偕諸舅及兩弟游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執手至。則外大父方伯公也。登洲大笑。若等護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蠅頭

字跋詩尾曰。老懷衰颯。不知所云。若爲我塗抹。雖一字不留亦可。嗟夫。此番歸去。欲再覩色笑。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從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窗下飽看不足。最奇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盤旋山下。日朝出於斯。夜沒於斯。旭光落照。皆共一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祇覺滯遲耳。過岳陽。欲遊洞庭。爲大風所尼。季弟小脩秀才。爲詛柳秀才。文多譴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雷。近岸水皆揉爲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調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游

舟泊嘉魚縣。訪李給事景魯。景魯廷杖歸。踰三年矣。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兄真信人。不渝宿約。登樓痛飲。至丙夜。時劉李初平倭報甚警。景魯慷慨談兵。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鶴能爲臺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貓能護衣篋。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噉。通此則滿世界皆人才矣。景魯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石枯梗。山樹森勁。水直行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約俱類景魯之爲人。留二宿始別。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隆然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遐矚遠瞻。閣不如亭。予攀蘿坐亭上。則兩腋下晶晶萬頃。舟檣順逆。皆掛風帆。如蛟蝶成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戶。魚鱗參差。蜂窠層疊。余住山中。飽看二日。朝則炊煙暮則返照。濃淡掩映。備諸變態。獨訊鸚鵡洲。不知所在。余因嘆禰衡掉腐儒三寸舌。輕捋虎鬚。其死於鍛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將如雲。而孔北海以一褊急書生薦。何說乎。卒使之發顛狂。喪身失命。豈惟不識曹。亦不識衡矣。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爲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緣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爲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黃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五月五日記。

江上遊記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澎湃如決壘而東。平沙一望。浩白粘雲。明月之夕。翻金鼓。王凌燦目睛。估客舟檣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絕。民居亦少。以其近城。而又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游而樂焉。長堤以內。是爲艾家堰。堰背城而市。左江右湖。烟水交羅。地更闐寂。中有亭趾。方廣數丈。余與諸公看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舅嘆曰。嗟呼。此故鴻臚何君空明亭也。何君在時。狎客滿座。絲肉喧闐。不二十餘年。而其歌臺舞榭。卑者蕩爲流水。高者續爲長堤。又况敬容之殘客。與惟學舅習鴻臚。用是感嘆實深。然余邑爲江水齧。變遷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二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尙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往日遊觀之地。皆爲蛟龍窟宅。更歷十餘年。寧復知有孱陵城者乎。嗟夫。知今日之陵。必他日之谷。卽知今日之身。他日之塵與土也。世之忙忙爲千歲之憂者。見此遷換之城郭。與夫代謝之流水。憂得無少瘳與。癸巳十一月二日記。

二聖寺遊記

甲午清明。諸舅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二聖寺息焉。寺僧具茶菓。仍出余少時題辟詩。每漬蟲蛀。似觀古人墨蹟。不復知爲少時筆也。寺有辟支佛牙。方長寸許。凹凸處如古篆。又有宋黃衣使者勅。絹墨若新。僧爲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今存其贗者。其

松雪金書蓮華經固在。然筆法微弱。且無款識。恐亦贗本。覽畢。出禪房。倚門外叢樹中。問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陀利經中。其顯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宿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居民。一夕同夢神人來告。明日當候我江干。次早官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纔至岸。忽行者自西來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閨扉七日。煙霧迷空。朝昏莫辨。七日以後。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宛然夾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猛異常。而杭州有商人某者。舟出揚子。二童子求附舟。至暮。謂商曰。今夕當爲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即速也。至夜。舟行若飛。耳邊惟聞風濤聲。商穴篷窺之。惟見二金剛挾舟而翔。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問知爲南郡公安。蓋一夜行三千餘里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邊所立二像。卽昨日挾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亦立化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頸頰忽長。眼突而頰。儼若龍形。食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聖一爲青葉鬻如來。一爲盧至德如來。皆過去恆沙劫。前寶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歷百年後。吾肉身當有難。然不敢加害。更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劫火。言已復瞑。衆僧爲漆其軀。祀二聖傍。卽勅所謂黃衣使者也。黃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雨。盜大懼。引兵去。一邑獲全。至宋某年。寺果火。年月一如所記。余因歎佛法在周末時。芬陀利經之入在六朝時。而青葉盧至之跡顯于

唐者與經所說若合符券。嘻。何其奇也。同游俱攜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獨顯異于吾邑。而他處招提。卽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篝燈記之。使局士觀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四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五

箋牘類

答梅開府先生

馬頭數語。略識英雄皮毛。寧夏之功。始見英雄面目。去年見龍湖。談及足下。始得英雄神髓。英雄之難識如此。不肖近攜兩弟都門。時時劇談。間有一二語可聽者。恨不得請正足下耳。

又

三弟。愚兄弟中白眉也。阿兄頗心遜而私賞之。然自謂是瘡痂之好。豈期足下亦偏嗜乎。劉晉川開口見舌。意見亦少。然不肖所取。正以其無意見耳。世之一生談禪。意見熾然者不少。如晉川之脫洒。亦自可喜也。知足下眼空世人。然朋友實難。何可備責。愚兄弟寒燈劇談。概多孟浪之語。語繁非筆楮能盡。無由請正大方。千里同心。鑒之聲外。當不俟耳聞矣。

答編修吳尙之

來劄云。年來實見全體顯現。自根塵偶處。遂爲物轉。不知足下自早起至晚。是根偶塵耶。

塵偶根耶。根塵偶時。根名物耶。塵名物耶。爲物轉時。塵轉根耶。根轉塵耶。此全體受根塵轉耶。不受根塵轉耶。若受根塵轉者。不名全體。若名全體。亦決不受根塵轉矣。足下遂爲物轉一語。成虛設矣。願足下明以教我。近來學道者。多半是虛脾。大率欲人說他志韻高遠。有道氣。便作官而已。獨足下眼睛如此。其于作官一念。想已灰冷。如今眞參實證。續佛慧命者。非足下其誰。弟塵緣不斷。好名好官。都是眼明作祟。然則足下兩眼。是足下功德。天助道品也。一笑。

龔壽亭母舅

三年之間。時時聚首。暢飲極盡山林之樂。將爲此趣可要之白首。而微尙不堅。匆匆就道。寒月長途。嚴霜催我髯。朔風鑽我骨。亦復何興。而蹙蹙不休。遂使雲心齋前。蒼筠無色。薛荔笑而猿鶴怨。蓋未抵濁河。而意已中悔矣。且年來放浪詩酒社中。腰骨漸粗。意態近傲。昔年學得些兒馨折。盡情拋向無事甲裏。依然石浦河。袁生矣。前偶有詩曰。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忘。蓋情語也。千萬莫輕易出山囑囑。

答汪提學靜峯

趙待御來得手教。相與撫掌大笑。再三把玩。心癢難禁。卽日作一答書。而憲臺森沉。無敢將去者。今復得手教。名言滿紙。益修密行。不被人覷破。尤是妙語。正與弟前答書相合。但兄說

得渾涵而弟發洩太盡。卽此便是弟不能密行處也。此箇密密關竅。惟兄能知之。亦惟兄能行之。弟則行解絕不相應。三復手教。徒增婉歎。所云昏昏度日四字。正爲弟設。兄宦業華華。品望日重。惺惺不足以盡之。况昏昏乎。良背舊侶。獨一蕭玄圃。王衷白。歲月幾何。良朋難得。茫茫宇宙。尋素心友易。尋怕死友難。卽如玄圃衷白二兄。性命見解。較良背時固大進。而生死恐怖。較良背時則漸退矣。大抵二兄與弟俱逃不出昏昏度日四字。兄惺惺者。幸先度我。猶憶客歲諸兄夜集。談及去我相之難。弟應之曰。諸兄終日波波爲人。把我撇在一邊。安得談無。弟願世人且有我相。譬如世人重金銀者。十襲深局。惟盜是虞何也。有金銀相也。世人若有我相。亦必急急忙忙。尋一片安頓處。肯任阿旁獄卒負之而趨哉。若真欲參禪。此時單單只有一箇疑。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至于要修密行。兄意不過欲遮護得十分完好。此于作官及應酬世人甚妥。打發生死尙覺未穩。如何如何。弟此論甚迂。聊補大教之所不及。風便更望教之。

啟王荆石座主時方家居

恭惟老師閣下。道協黃中學深玄奧。承天而爲一柱。佐地以育百昌。九夷八蠻。咸訊寇公之舉動。兒童走卒。皆知司馬之勳名。至于進退之間。尤處禮義之正。初則安車屢駕。尙躊躇而未前。旣而溫綸載頤。始幡然而就道。東山再起。謝公果慰夫蒼生。震器旣安。留侯遂托于黃石。

成而不宰。去之弗居。歸山而道彌尊。晦迹而望愈重。惟烏衣之舊第。卽綠野之尊堂。托勝情于雲霞。寄遠襟于魚鳥。斯可謂功成身退。奉行天道者矣。宗道譴劣之才。猥下之品。昔奏薄技。遂荷甄收。拾之藥籠。近于函丈。身豈北野之馬。哀其長鳴。人非南山之銅。施以鎔鑄。此之爲德。銘刻爲輕。特以陰陽爲患。霜露徂侵。因掖肘之忽生。守蓬戶而未出。是以老師還朝之日。曾不得與望塵之衆。肅迓台旌。及歸里之時。又不得從祖帳之末。遙睇仙舫。歲月冉冉。心旆遙遙。去年迫于父命。復就微官。李御無從。馬帳迴隔。過平津之館。猶想光儀。望吳會之雲。徒深仰止。斯宗道所爲。日夜懷歎。夢想爲勞者也。緬思老師毗世之業已畢。出世之道雙修。直窺洙泗。伊洛之源。參以青牛黃面之說。久詣寶所。已得玄珠。如宗道者。踰伏數年。學無寸益。亦欲稍窺性命之理。少副賞鑒之精。而弱植鈍根。欲從末由。老師亦憐而教之耶。方有入場之役。匆匆具啓。附候臨楮。曷任悚仄之至。

梅開府寄黃鼠

生平嘗恨未得飽噉此味。乃大中丞令兩力舁至。滿案盈俎。皆是物也。書生一生未曾得此雄噉也。第損郇廚太甚耳。

劉都諫

二三兄弟十載之中。把臂分袂。蓋無定矣。然諸丈道路脩阻。會晤維艱。固無足異者。獨仁兄所居。去都門甚邇。而不得一遂良晤。跬步之間。有若天涯。倍令人相思如渴耳。昨夜開佳釀。烹魚調蔬。既醉且飽。恍如曩昔。過從高齋。大嚼時情景。獨恨無主人相對舉觴。醉飽之餘。懷思彌深。奈何奈何。仁兄宴坐擁琴書。吟嘯自適。懷抱甚暢。顧奇偉高名。世人所急。東山雖樂。恐不能長留謝安石也。

梅開府

忽接手教。展誦不能去手。門下功蓋天下。而文章亦妙天下。詞客文人。欲爲詩歌稱功頌業。而不可得。卽搜腸竭吻。曾不滿大中丞一笑。今不佞幸藉筆札之役。少寄讚嘆。深媿樸樾。不能藻潤天言。以當台意。而門下顧先之以華牘。重之以厚貺。是詞客文人所不能得。而一椎魯少文之夫。乃緣蒙之。能無覲顏也。

陳學博

士固有文不工而不見收者。亦有文工而偶見詘者。今足下之文佳甚。而不佞亦頗免拙目之誚。于二者何居。而致足下困冷氈乎。豈不佞過耶。抑足下之數耶。出關後。得觀芝宇。愈令人悵惘不可言。或者造物之奇。不欲處足下卑第耶。不佞所望于足下者。蓋甚遠。幸勉旃自愛。

湯義仍

一別遽隔歲矣。王子聲音耗。足下亦聞之耶。此君神強骨勁。雙眸清炯。有壽者相。弟卽聞。亦未忍信。倘傳者非謬。則造物亦太不憐才矣。何論世人。足下久淹墨綬。又奚憚也。以弟觀足下。如世說所刊文學豪爽言語。蓋總具之。所取亦已太過。宦路升沉。自不必論。不然。是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黃司業殺菴

不聆仁兄笑語垂一年。花下清尊。燈前雅謔。俱爲夢中事矣。仁兄坐臯比。海內青衿圍繞。叉手諦聽。鳴道覺人。建樹甚偉。而弟也碌碌如昨。略無短長之效。言之汗顏。手教遠及。兼之新刻。甚感高雅。展讀新課。不能去手。旣羨海內奇士之衆。又羨法眼賞鑒之精。仁兄造士之功。此其一斑矣。

又

橋門士皆海內名賢。莫不長跪聽命。足下至貴倨也。而几席之間。左攬右眺。無非名山。仕宦之樂。與棲隱之趣。一日而有之。安在世間無揚州鶴也。弟入春來。拮据嫁奩。冗瑣可厭。窮與忙會。貧與病兼。今尙平之。累幸粗畢。從此五嶽之遊。不作障難矣。明年有坐小舸。杖枯藤。泊燕

子磯下者。吾兄試屏八騶訪之。則手教所約。一觴一咏。同此攬結。不旦夕可踐耶。

答陳徽州正甫

同里同籍復同臭味者。兄及汪靜峯不佞弟耳。藉令兩兄并賤兄弟三人者。得朝夕聚首。縱口劇談。豈非人間第一樂事。然此所謂法喜禪悅之樂。非人間樂。豈惟人間。卽欲界諸天亦不得望此樂。以故不得不爲造物之所妬。而萍分蓬散。悵然各嘆一天矣。二家弟往有書來云。自到吳中。久不見偉人。得晤陳丈。是日復知有朋友之樂。三弟亦以白岳良晤誇我。當此之時。若令袁長公得與。不知又添幾種雅談。幾番雅事矣。潘雪松亟稱仁兄治行道人作用。固應如此。來諭又云。時取圓覺諸經尋繹。旣作循良。又圖作佛。此龔黃諸君子所未夢見也。近同參諸兄。看圓覺白文。欲弟強釋數語。不得已隨看臆識。今抄首章請正。昔人錯一轉語。罰作野狐。弟不知當作何等。極佳墨寄一二塊寫經。不爲貪也。

李卓吾

忽得法語。助我精進不淺。又得讀近詩。至白盡餘生髮。單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使我婆婆起舞。泣數行下。近作妙至此乎。豈惟學道不可無年。沁水父子日與翁相聚。想得大饒益。焦漪園常相會。但未得商量此事。陶石簣爲人絕不俗。且趨向此事。極是真切。惜此

時歸里。我輩失一益友耳。王衷曰：是一本色學道人。此外又有蕭玄圃、黃慎軒、顧開雍諸公，皆可謂素心友。因手教訊及故云。又諸兄曾論及一貫忠恕，生戲作時藝一篇，謹錄一紙，請正。二舍弟病瘡三月幾殆，今始愈，已改教矣。

又

前得沁水書，卽日作數字奉報。不知沁水人能乘便寄到雲中不。孫武子註，今日過一友人齋中，始得見之，匆匆僅讀得首一序。此等真文字，惟蘇長公有幾篇相近，餘亦未足方也。方同諸兄遊上方歸，纔釋馬箠，小休榻上，忽見案頭有翁書，展讀一過，快不可言。又得讀與焦弱侯書，又得讀四海人物目力倦而神不肯休。今日又得讀孫武子敍，真可謂暴富乞兒也。近日閑中隨筆記所見所說，將百餘段，不能悉寫請教，聊抄數章博一笑。二弟當在八九月間謁選，三弟在家閉關作時義，前有書來，自云決中，然未知命數合中否。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笑笑。

又

病瀉甚久，裁候甚疎，心則朝夕左右耳。晦昧爲空，爲字從來未有如此解者，未有如此直

截透徹者爲之一字。正是今古學道人銅枷鐵鎖。一切聲聞緣覺。妄爲修證古德。訶其重厚昏沉。此是通身晦昧。坐在爲字中者。卽如入地菩薩。見性尙隔羅縠。是亦未能脫盡晦昧。蓋一分見處。便是他一分爲處。一分爲處。便是他一分晦昧處也。所以楞嚴經末段。由盡色陰。方盡受陰。由盡受陰。方盡想陰。由盡想陰。方盡行陰。千般峴崎。正墮在識陰黑暗區宇裏。千爲萬爲。博得晦昧。則亦何益之有哉。顧安得翁廣長舌頭。圓通手腕。將此全經注釋一遍乎。第恐後溫陵註行。前溫陵駐無處發買耳。一笑一笑。雖然。晦昧爲空。此是古人禪病。非今人禪病也。以不肯所見。今世學人。其上者堆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紙不休。此等人正是爲有。何曾爲空乎。又有一種口裏說我學禪學道。其實昏昏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飯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則公案。一語未聞。若此種人。晦昧則儘晦昧矣。但是晦昧爲有。不是晦昧爲空耳。茫茫宇宙。覓一晦昧爲空者。且不易得。而况絕學無爲者哉。今歲天氣不甚熱。雲中地高氣爽。清涼當更倍此。院署敞豁。想見居士擲拂中丞。緩帶高談之狀。甚愉快也。家弟新刻。亦復翩翩自喜。前于一友人齋頭見之。待渠寄到時。當寄覽也。

梅開府

以門下之功。以門下之才。若望而欲高蹈人外。萬無得遂之理。今世界如一大船在驚濤

中只靠數輩老長年。有不得出者。又有欲歸者。其柰蒼生溺何。處處好從赤松游。不必棄侯印歸山中也。適有喪女之變。匆匆附此言。不暢心。惟慙照亮。

馮侍郎琢菴

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旣以精誠感主上。荷封綸之錫。又以精誠感司命。延屬纊之音。甚哉閣下篤孝之感也。展對教言。慘愴切怛。所不忍讀。願太翁立德樹功。已足不朽。生榮沒哀。亦可無憾。而未了之志。不竟之業。則屬之閣下。倘閣下以沉痛致摧瘠過甚。非所以安太翁于冥冥也。爲太翁爲吾道爲蒼生。抑哀自愛。甚幸。

陶編修石簣

得兄與黃慎軒書。知近日杖屨在天台雁蕩間。同遊者爲我家中郎。所游幾峯。何峯最高。何洞最奇。相對作何語。會何異人。幸一一寫示。小女以產後病死。思欲出游。遣此苦懷。棺斂畢。卽同王衷白黃慎軒游小西天。游上方寺。小西天石經洞。近窗者可讀。此自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有雷音洞。中四柱俱生成。稍加刻畫。爲千佛像。四壁皆刻經。其巔有五臺。北臺最高。如蓮花在水中。東臺亦奇。五臺相近。一日可遍。同游者以爲希有矣。及游上方。則小西天尋常培塿耳。相去不止蓬楹之辨也。大約此山從烏山口起。兩山夾道。澗水中流。茅屋麥隴。俱在澗邊。

惜天旱澗涸。愈進愈狹。愈狹愈奇。至接待庵。則山勢粘天。僅通一線。人從線中進。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郭索潭底。不見岸端。如此幾里。然後登山頂。據危石。數諸招提。得一百餘處。右有陡泉。石壁光滑。五色雜錯。躍起二百丈。上有石冠石柱。欲墮不墮。仰視足酸不禁。又有望海諸峯。左有大摘星峯。小摘星峯。此皆護山峯也。遠者包絡數層。不能悉記。由大摘星峯蛇行。條高條低。越數嶺。乃達一洞。名雲水洞。甫入數丈。昏黑不可辨。一門如壘口。卽同游瘦小者。亦頭腰貼地。乃得過。况不佞之龐然者哉。旣入此口。篝火一望。高廣俱不可窮際矣。方縱脚行數十步。又忽閉塞。斂臂拳曲而度。異狀奇形。不可悉數。有潭。有黃龍白龍懸壁。又有大龍池。有龍盤池。畔又有臥佛頭。甚似佛。石獅子。石蠟燭。石鐘鼓。叩之真鐘鼓也。又有玲瓏塔。梵山。須彌山。此山絕高。不見其末。又有石獅子洞。鐵壁。銀山。雪山。石羅漢。石旛。其色皆正白。或如密脾。或如蜂窩。甚高廣。驚心駭目。同遊客有熟東南名勝者。亦嘆詫稱奇。惜遊此者少。游洞者尤少。以故無名于世。卽我輩亦但知有小西天。不知有上方山也。遊眺甫畢。入門偃臥。少休脚力。而盛族太學君來索書。蓬首信筆。作此奉報。心所欲言時。迫不能續。續弟畏熱畏勞。殊無主試興。尙中堂見許。八月間出入盤山一段。因緣游畢。當再報也。足下選勝于南。我輩探奇于北。固知世間大有閒人。一笑。一笑。二弟不知尙同游否。索書人甚急。不暇

作家書。倘相聚。以此示之。見弟近况耳。

又

吳越間名山勝水。禪侶詩朋。芳園精舍。新茗佳泉。被兄數月占盡。真不虛此一歸。而弟也。躑躅一室之內。婆娑數樹之間。得意無處可說。雖居鬧世。似處絕崖斷壑。耳目所遇。翻助愁嘆。乃知世外朋儔。甚於衣食。斷斷不可一刻不會也。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鵠鷓。忽聞林間鳴喚之音。恨不卽掣條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卽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杖履所至。應有紀述。併乞錄寄。燕中求友。亦甚艱難。近又尋得一人。曰顏與朴。相遇無幾。又別去矣。此君氣和骨硬。心腸潔淨。眼界亦寬。第學問稍有異同處。家弟亟口讚嘆。令弟今秋倘得儁。借計入都。可得晤談矣。社友頗參黃楊木禪。非是不聰明。不精神。可惜發賣向詩文草聖中去。一時兩散。關山萬里。從此耳根恐遂不聞性命二字。熟處愈熟。生處愈生。亦可慮也。謝宛委從塞上來。刺談二日。稍破寂寞。惜便別去。拙詩數首。請正。聊見近况。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六

箋牘類

董章丘

家弟叨附籍末。則不佞於門下兄弟也。得藉筆札之役。少敦世誼之誼。甚幸甚幸。顧門下吏林卓魯。亦文苑班馬。卽所惠新刻邑乘。兼總三長。網羅百氏。弟也展讀數過。不過仰驚海若。俯慚小巫。曾未握管。而氣已先索矣。非不竭腸臆以終重委。而弱筆所限。語不暢心。每一念及。汗流達踵。復何敢當華翰之勲。至佳貺之豐腆哉。拜領程儀。少副盛雅。至筐篚重禮。例不敢當。謹附使壁。上不恭之誓。伏冀涵亮。

某邑令

諭貴治人情。有如人言。不佞始爲公懼。繼爲公喜。懼者懼衆情之難防。衆口之難調也。雖然。處此地者。能使難防之情不足防。則過此無難防者。玉得龔愈瑩。金得煖愈精。數載苦心。一生得力。此又不佞之所爲公喜也。足下賦性爽朗真誠。開口見心。行事復開豁無瑣局態。此不

僕所素服。以此治邑。決能使士民無疑。歡然信懷。真無庸過慮。過防。過防則翻多事。故忘機可狎。鷗而况人乎。見足下滿紙肝鬲。故不佞亦搜露心膽。想能諒我也。

大人書

孫女亡時。情極難堪。三日後。即同諸兄遊城外諸山。胸中鬱奮。得山色朋談。漸消煞去。此亦矯情養生之法也。此時中堂已准辭試差。復有良友相過。談學賦詩。情懷愈覺暢快。大人幸勿慮我。聞三舅亦罹此苦。舅舉子屢矣。倏忽俱成春夢。恩纏愛綫。何日是了。宿世冤業。乘便出現。倏見倏沒。令其割刺萬般。以酬前債。酬則從他。酬苦則不可被他苦。三舅相見時。望取此紙出觀。旋渦底佛。勸落水羅漢。亦可笑也。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齊雲山。自云過臯州度夏。新刻大有意。但舉世皆爲格套所拘。而一人極力擺脫。能免末俗之譏乎。大抵世間文字。有喜則有嗔。有極喜則有極嗔。此自然之理也。男近日移居王衷白新房。其房有高樓可眺。幽齋可憩。所苦者一年之後。便當別卜。此時欲買一宅。而囊無剩錢。又恥向人開口。恐終當作人家店戶耳。水到渠成。茲不足慮。男賦性爽直。骨體不媚。以此寡過。亦以此招憎。兼之屢遭兒女之變。杜門時多。交游益寡。酬應彌疎。此皆宦途之所不宜。而男犯之。至於恩纏愛綫。雖能強解。而左哭右啼。魂驚神傷。爲養生累。良不可言。以此作官一念。真同嚼蠟。徒以二哥既已解令。就一片

冷豔而兒復尋泉石冷淡之趣。非大人所以教子之意。只得勉強斷捱。至於人之噴喜官之利鈍。頭上天公自有安排。男終不能作倚門行徑也。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是男意中事矣。

答江長洲綠羅

家弟既有錦帆集矣。門下可無茂苑集乎。集果行。不佞當僭跋數語。庶幾賤姓名托佳編不朽。意在附驥。不恥爲蠅也。家弟尙未抵家。不知萍踪近在何處。音耗不通。業已半載。徵仲真蹟難得。其做山谷老人者尤難得。明窗棐几。沐手展玩。神采奕奕。射映一室。塵土胃腸。爲之一澆。十年夢想虎丘茶。如想高人韻士。千里寄至。發甌喜躍。恰如故人萬里歸來。對飲之語。不足方弟之愉快也。弟僅有一女。適人匝歲。死於產病。情殊難堪。所幸當事見憐。聽辭試差。婆娑一室。良朋時來。一觴一詠。消結滌鬱。恩纏愛綉。日就輕微。卜夏之病。庶其免矣。知門下念我。故縷及近懷。

黃慎軒

過從之興。都爲愛嬾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遂決耶。果爾蓬蒿之選。羊求俱遠。花晨月夕。踽蹤奚適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尙佳。當煮茗以遲從者。游郭莊。對芙蓉。聽二高士塵

談大是快事。然須廿日以外可耳。顧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恐多凶少吉。奈何奈何。

梅開府

李孟白來。得常聚談。甚快。凡人聰明者。多欠真實。此兄既聰明。又真實。大是難得。所云講師何人乎。既是講師。說得天花沒膝。恐亦與本分事不相干涉也。

母舅遜亭先生

家僮來。知我舅尊。又遭卜夏之變。苦哉毒哉。甥止有一女耳。且極慧。父母視之。何翅掌珠。而今一旦委諸塵土矣。傷哉。甥一生遭際。與吾母舅無不似者。似舅即賢甥。亦何必如此似耶。

母舅壽亭先生

沙津徐人來。又得舅尊手教。披讀一過。使我心飛雲在亭中。第昨郡城人云。吾邑水患極毒。破堤衝城。果爾。則雲在亭前。紅花翠竹。恐不能無恙。而詩朋酒儕。不免蹙廢。嗚呼。當奈之何。家中久無一言。日日如猜謎。蓋可慮者甚大。不止屋廬田舍而已。然諱思浦中居人。如舅尊列位及家大人。福德福相。皆萬萬可以無恐。且破堤衝城。非食頃便爾。當有洶湧先聲。而浦中居民。皆屢慣經者。豈有安坐待沒之理。則亦不足慮矣。遷縣一事。真是切要。然已付之不談。非是畏邑中多口。蓋知事大難成耳。近事大可憂。每入直。進左掖門。直望見後山。殊不成景象。幸聖

意稍轉起用行取次第舉行從此轉災爲泰安知非祝融之相也甥以文字薄技典在筆札雖切杞憂亦何能爲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每讀此句未嘗不汗下甥情性粗直骨體不媚且轉喉觸諱甚不諧於友朋兼之屢遭骨肉之變魂銷神傷仕宦一念豈翅嚼蠟待一二年後卽圖歸計續昔年看月登高之驢第恐此時舅尊又辭猿鶴出北山矣

薛大參青雷

館中兄弟漸至晨星蕭玄圃又攜年嫂年侄旅襯西歸矣幸劉濟滄趙準臺二兄一時同補聚首長安差慰岑寂弟罪業深重波及骨肉兒女喪盡孑然一身所遭之毒倍於玄圃仕宦一念眞同嚼蠟不久當歸田作治下老編氓也

答蕭贊善玄圃

篝燈讀兄書愛我憊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鍾情更甚豈比塵市朋伴朝而握手暮卽掉臂者哉兄歸山中焚香啜茗寄意琴書取樂魚鳥眞不減飛天仙人惟願文酒之暇無忘卻菩提本願時取大慧中峯二禪師語錄置案頭朝夕相對弟今法侶益稀荆扉日掩白蘇齋前草深一丈亦惟恃此二老友晤語室內法喜禪悅之樂弟與兄默默消受雖關山萬里亦不異刻刻對面也

答王衷白太史

吾二人心神契合。起念共知。出語同賞。有如形影。跬步同之。古人所稱膠漆。方吾二人。尙未親切也。吾兄行矣。與蕭玄圃。趙準臺。黃憤軒諸公相往還。尙有老成典刑之意。乃今諸兄先後分飛。弟雖居城市。何異孤島。十數日中。與顧黃諸公一晤談外。其餘率皆杜門下鍵。閉眼跣跌日也。前兩得兄書。及和詞等箋。朗誦一過。兩腋翩翩。真如籠鳥觀秋隼。破雲而飛。一月前聞泰山迸裂里許。正愁兄遊屐相值。不意窮幽極勝。跋扈飛揚。向我賣弄如此。雖然。楚中名山甚多。弟明歲且歸。左挈中郎。右挈小修。狂談浪謔。比吾兄此樂當百倍。彼時兄當更羨我也。弟戴星幾一月矣。數時又有未了制辭。須要完結。朝而戴星。夜而篝燈。伏枕安眠。僅得二更。此時方匆匆撰寫。無半刻暇。而溫君下顧。云有便郵。信腕信筆。竟不知作何語。兄以意會之可也。又二舍弟新刻甚可觀。今奉寄一部。知兄讀此。又添數日喜歡也。

徐惟得

不肖生平傾嚮大雅。幸生同時同里。又在仕籍。而宦跡乃若相避者。何鄙人緣薄甚也。然得手教。展讀數過。瞑想眉宇。若熟晤然。豈前生菩提因中。曾結伴共遊耶。人外之契。不介而親。豈必把臂。乃稱金蘭哉。不佞疎野之性。丘壑之骨。戒力不堅。輕擲瓢杓。走城市間。如籠鳥檻猿。

未嘗一刻忘故林。而冲漠館十佳絕。愈攪我鄉思。何時得結廬傍玄亭。使後世與王無功仲長子光二友並觀乎。

王衷白

董津來。又得手教。且喜兄白日能作寐語。真比往日王衷白不同。往日。是無病的王衷白。近是有病的王衷白。乘此知痛知痒時節。恰好用針。可惜西京無此等好醫人也。笑笑。明年春杪。兄幸早發。弟謹煮雨前茶于小竹林候兄也。令郎近日文字想奇進。與阿翁談禪否。聞兄有遊太山記。幸寫一本寄我。

李宏甫

不肖自入道以來。卽省官職大小。兒孫有無。都是頭上天公掌管。原不費人纖毫氣力。所以四五年來。頗是心閒。然既愛閒散。亦復不能受苦擔勞。學道浮泛。亦本于此。今秋乃稍自奮迅。期將自今三十六年以後歲月。供養諸佛。決不以一知半解。自安。或仗長者開示。有水到渠成之日。亦未可知。蓋不肖根鈍力弱。百不如人。持此一念。堅實長遠之心。庶幾將勤補拙。眼見同衙門同年同時皈依佛乘者。已被無常擒却一二人。此時雖欲不發願努力。亦不由我也不肖疎慵。交游極少。獨坐兀兀。又苦懶倦。尋得三四朋友。同辦此事。數日輒會。會時亦不說禪說

道惟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自警警人警省一番精進一番此近日功課也會中諸友有資性聰慧者亦有發心真實者大抵不能相兼會稽陶石簣極可人恨其人體羸多病不能受苦今又歸家離羣索居不知此後精進常得如往時否翁明年正七十學道諸友共舉一帛爲賀蓋翁年歲愈久造詣轉玄此可費者一多在世一日則多爲世作一日津梁此可賀二翁幸一笑而納之勿孤諸公供養之心可也

答陶石簣

弟今春移居焦漪園房子庭上花正開忽二舍弟至遂坐花下劇談至三更強半是說陶石簣同遊西湖事此時月照李花清瘦冷淡恰似對石簣面孔也賢伯仲閉門參禪精進勇猛令我媿歎不知此時參得如何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一語似無可疑者便令解不得亦無損縱使解得中甚用也吾輩學道雖未必大悟至于向肉團心上卜度穿鑿求分毫明白決不作此蟲豸伎倆兄但于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乾屎橛裏穿破此等語言是甚麼鷓鴣臭布衫破驢脊背古人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又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弟近來亦止向無字上做工夫些小光景見解都不認着只以悟爲則亦決不敢嫌此事淡澹更去尋枝葉也兄以爲何如

答同社

從古大聖人。一生僅辨得一箇恕字。何也。人情固不甚相遠也。故衆人所有者。亦聖人所不能無。衆人所無者。亦聖人所必不能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有。故不惡人之有。惟聖人能與天下同其無。故不責人之無。與天下同其有無。故心地平。不以所有無者責天下。故一切皆平。故一恕而天下平矣。若夫賢知則不然。衆人之所有者。已決欲其無。衆人之所無者。已決欲其有。襲取而不知其非有也。久假而不知其未必無也。不知其非有。必欲強天下以皆有。不知其未必無。必欲強天下以皆無。胸中不勝其峻嶒。待人不勝其谿刻。則自身求一日一時之安樂。且不可得。而况能安人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借說也。觀其所作大學一書。至論平天下之道。只一絜矩盡之。矩者心也。絜者推此心也。恕也。夫孔子七十歲始能不踰矩。是孔子垂老而始能恕也。兄獨奈何輕言恕哉。

又

來教云。乾坤是一大戲場。奈何齷齪爲繫人于苛禮。此論甚高。不佞竊謂禮者。世界所賴安立。何可易談。且就兄所稱戲劇喻之。扮生者自宜和雅。外自宜老成。官淨自宜雄壯整肅。丑末自宜跳躑恢諧。此戲之禮。不可假借。藉令一場之中。皆傅墨拖粉。踉蹌而叫笑。不令觀者厭嘔乎。然使作戲者真認己爲某官某夫人。而忘却本來姓氏。則亦愚駭之甚矣。

答友人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蹶者。有局將終。勢將贏。而一着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一着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短。知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人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未展。白黑未分。要緊一着子。此一着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分外。

答駱儀部

公骨剛志強。有擔荷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事之晷。真參真悟。是在茲日。不佞畏怖生死。發心參學。今又十年。老冉冉至矣。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況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欲益公。亦萬萬不能矣。

答友人

空不可遇。爲此語良是。然謂爲空害空。覺太過慮矣。心經不云乎。是諸法空相。不增不減。夫爲空而有益於空。固不得謂之真空矣。使爲空而有損於空。亦安得謂之真空乎。譬如痴人居大舟中。苦舟不行。向倉中極力推挽。舟固不因之行。然亦豈因之不行哉。鄙見如此。惟兄更教之。

答劉光州

公性識慧朗。既可悟入。氣韻沉涵。又堪保任。即今車馬焚喧。正陶心煨性之地。自廢廢人。適維此日。三復來札。已見一斑。政事有源。卽學問有用。珍重珍重。

答友人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也。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答趙侍御貞甫

閱正楮中語。都是詢作直指事。此非腐儒所能知。故不敢裁答。非爲嫻也。

答友人

本來具足。箇箇圓成等語。是瀉情垢之巴豆。斷意根之利刀。今人却認作補中益氣湯引。一輩盲流。日日咀嚼。又引孔子吾無隱乎。可離非道證明。如此證明。亦頗分曉。但只未知。于是非利害關。過得否耳。奉勸吾兄。不如且撥置此事。作些有用生涯。到處努眼張牙。浩浩談說。博得學道之名。招得泥犁之實。則何益矣。

簡友人

今日雨後坐軒前。忽見桃樹下菌子如手大。因嘆濕熱變化之速。五穀蔬果。非煖非雨。則不發生。不獨一菌感濕熱生也。至于人身從煖觸有。因精液成。亦濕熱所化耳。本無條有。與菌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遇忽然濕熱所化之物。從此俱命。彼此俱性。安在我有情。彼無情也。舉似足下。以爲何如。

龔吉亭先生

聞始將化。預知時日。至期跌坐。誦佛號食頃。謂左右曰。佛至矣。合掌而逝。異哉。精進之效。乃如此。此時只宜撫掌助歡。不宜更出一滴淚也。念佛憶佛。必定見佛。此便是現成榜樣。勉旃。龐老勿落婆後可也。甥初承凶信。不勝悲痛。繼得此消息。不覺悲痛化爲歡喜。故今附數字。稱賀。不稱唁。素帛二端。寄上。

答姚侍御

開探圖說一語一淚一字一血。方之鄭俠。尤爲痛切明著矣。夫中州天下要地。于人則咽喉脾胃也。地瘠而貧。且不時有旱澇河湟之患。今以易病之脾胃。而烏喙砒砒之毒藥。日攻剋其中。萬一如大疏所云。禍患生于腹心。干戈起于堂奧。將何術救之乎。如此苦心。如此危論。尙不能感動宸衷。回天之策。不幾窮耶。

答楊真外肖墨

韓昌黎桂林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每讀此詩。未嘗不神馳龍洞仙岩之間。先生利刃銛鋒。匣之不試。杖履徜徉。堪以自老。何必一領紫欄。白盡鬢眉。乃爲快哉。先生遠性玄識。諒不以彼易此也。扇頭小詩。聊博一笑。

寄三弟

女竟不祿。可傷悼甚。居官數年。喪却兩子一女。一身蕭然。此懷何堪。猶憶往年夏中。每夜坐大槐樹下。池上星河。晶晶池底。聽兩兒屬對。應答如響。以爲笑樂。至今思之。便是一夢。爾時麥粥。亦何可厭也。功德天。黑暗女。步步相隨。將奈之何。然我之爲功德天者無幾。而爲黑暗女。則甚酷矣。自弟出京後。此女能通竺典。誦金剛經。時有問答。皆出意外。我謬比之靈照。不意其遂至夭折。昔白樂天無子。止有一女金蟾。慧甚。後復不育。竟以無子。吾此苦真同樂天。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吾那得比之。樂天趣高才大。文價遠至鷄林。吾才思蹇澀。無所成名。一不同也。樂天罷守。卽有粟千斛。有太湖石。華亭鶴。折腰菱等物。吾官十年。債負山積。室如懸磬。二不同也。樂天所居。履道里宅。據東都之勝。花鳥魚池。彷彿蓬瀛。吾家石浦之陽。濱于大江。卽此鳩巢蝸廬。旦暮作鮫人窟。安望花草池臺之樂。三不同也。樂天有妓樊素小蠻。能舞霓裳。吾輩

兢兢守官。那及此事。且吾鄉固陋。真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四不同也。樂天官至三品。不爲不貴。吾賦性骯髒。轉喉觸諱。早晚且歸。終當老一校書郎。五不同也。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爲賞適。想故鄉一片地。惟有杜門下捷而已。六不同也。樂天素健。年至八十。得風痺疾復愈。尙能留樊素及駝馬。吾少年病後。骨體脆薄。多肉少筋。非壽者相。七不同也。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惟無子一事。則酷似之耳。獨樂天學禪。吾亦學禪。樂天太好快活。晚年歲月。多付之詩文歌舞中。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吾以冷澹無所事。只得苦參。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徑。差強之耳。若果于此一大事了却。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世間苦樂。何足道哉。吾比來亦切此事。但參話頭工夫難得純一。又念世間浮解。恐無益于將來。更作小小功德。所分大官餐錢。卽買魚鰾鼈鱉。放入金水池中。每入門內侍都不問。但云此袁家放生人也。黃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倣效。每月朔望放生不可勝紀。吾非欲作此有爲功德也。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欲用此少贖罪愆。且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將來或至憫念有情。不復食噉。然比來晨晝夜鯉。多取備屠門。至鸞刀則久已戒之矣。聞大人日殺牲供具。弟能默默引之不殺何如此。卽非常功德也。郎中惟我一人食肉。眷屬俱長素念佛。精勤之甚。辰昏梵唄。宛同蘭若。吾意甚樂之。每與若嫂及兩姬言。爾輩不必憂無子。吾朝暮且解官長安村中舊舍。便可作一菴。偕汝

輩六時行道其中。他年同生青蓮池中。永爲法眷。此爲嗣續。豈不更大。卽我百年之後。汝輩便作淨尼。有田可供伊蒲。又有人護持。以此卒餘生。有何不可。昔王珣王維俱舍宅爲寺。趙中令無子。兩女俱爲浮屠。范龍圖女孫爲妙總。大士若能若是。又何羨乎封登一品。兒孫滿前。汝嫂亦欣然領之。然我亦是實語如語。非專爲引誘兒女輩也。我甚欲歸田。但爲大人年未六十。歸計太早。恐親心不悅。且補春宮講讀未久。亦欲少有所需。屈指算之。決不出三年。沙市太遠。不可住。城中已殘廢。惟長安村中舊居。真可栖隱。且所以難鄉居者爲盜耳。我貧如此。卽開門延之。尙恐其厭薄不來。何足憂慮。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俱作短牆圍之。從烏柏樹中開門。以小舟往來。其中純種白蓮山內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則平湖萬頃。晶晶晃耀。如爛銀海。且可以東望黃山。極爲勝處。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杉木便好。不必楠柏木也。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又隣家多取以代薪。甚爲慮之。此處以林樹爲命。甯乞吾頂上毛。莫伐吾樹也。頭上霜毛除之何害。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已勅阿書守護。弟幸溫語懇諸人。爲此樹乞命。諸人未必不聽。我又勅阿書種樹山中。可多種松。塘上可多種桃柳。桃柳易成。易待。弟入村。可自閱視。其行位亦自有方略。太整卽俗。弟自能辦。不須囑也。已向董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菴名矣。又中郎有書來云。已解官。初謂其不耐煩苦。

不知其一病六月。幾不起也。前訊之吳中人云。此令近年未有。惟飲吳中一口水耳。又聞其發。摘如神。衙門宿蠹爲之一清。其人非習爲諛者。且衆口一詞。方爲之喜。而乃病耶。豈劇縣多事。爲民勞心。至于病耶。亦其心和而骨傲。不堪折腰之苦。遂發病耶。旣病矣。自宜解官。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其去以養詹姑爲辭。聞吳民千百人。皆聚神廟中。願各捐十年之壽。延詹姑一日。以留仁父母。醮事懺儀。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吾聞之。又爲之喜。功名升沉何足論。若真能有益于百姓。卽是大功德大行願也。然中郎年少。豈容歸隱。將來到京。補一廣文。積三四年。可至部屬。其清望甚重。與他量移者異。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莫令其憂也。雲中老子。念吾弟甚。每書來未常不及弟。卓吾亦有書來。訊弟動定。又邑中人云。弟日來常攜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所到市肆鼎沸。以弟之才。久不得意。其磊塊不平之氣。固宜有此。然吾弟終必達尙。當靜養以待時。不可便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信陵知終不可用。故以酒色送其餘年。陳思王絕自試之路。始作平樂之游耳。弟事業無涯。其路未塞。爲朱紫陽亦大破碎。卽陳同甫亦太粗豪。陳同甫度橋馬次。且卽下馬拔劍斬其首。辛稼軒見而奇之。奇則奇矣。馬有何知。而遂殘其命。此視王藍田之蹂鷄子更甚矣。少年遭禍。晚得一第。數月遂至不享。此亦可以戒矣。然吾弟愷悌仁厚。寧復有此。聞邑中少年多惡習。不可不誘引之也。昨又聞吾弟作敦仁會。率諸友講學。甚善。

甚善。場事將近。且作時義。吾歸隱之志已切。得弟中雋。卽拂衣之行決矣。聞侄子甚清令。白家阿龜。當從汝乞之。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往與弟坐杜莊竹園。閱名山記。有所謂石經洞者。悉得于杖履之下。弟今秋來。當一一舉似。且同弟覓再游也。所寄大人書甚略。大人如不厭煩。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卽可以悉吾近况。與後日行徑也。紙盡不更作。有便勤寄八行。望之。

又

中郎昔忙今閒。我昔閒今忙。人生苦樂。乘除大抵如此。十年作太倉雀鼠。今得報效。少懺素餐罪過。不敢厭勞。怨苦也。但年近四十。日起先鷄。玄鬢化白。面紋漸多。異日相對。竟是一龍鍾老翁矣。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去住之難。從古嘆之。可奈之何。

答陶石簣

覽鏡諸作。絕似元白。五泄六咏。非坡老不能爲也。懷弟諸篇俱佳。七言尤勝。總爲兒女謀身易。示有威儀與俗同。新鮮矯警。又爲諸句領袖。卽日書作簡板。讀令弟妙什。便可想見第五風神。弟雖不敢望石簣。然令弟則酷類我家小修。意欲屬和。少酬高雅。然君家兄弟。精銳如林。所謂不戰而氣亦索矣。入冬以來。支離枯槁。如魚去水。幸天憐我寂寞。中郎恰補得京兆授。屈

指定有幾年相聚。齋頭相對。商推學問。旁及詩文。東語西話。無所不可。山寺射堂。信步遊覽。無所不宜。足下聞此。得無復動北來興耶。中郎極不滿近時諸公詩。亦自有見。三四年前。太亟新刻。至燕肆。幾成滯貨。弟嘗檢一部付賈人換書。賈人笑曰。不辭領去。奈無買主。何可見摸擬文字。正如書畫贋本。決難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弇州才却大。第不奈頭領牽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歷下一流人。聞其晚年撰造。頗不爲諸詞客所賞。詞客不賞。安知不是我輩所深賞者乎。前范凝宇有抄本。弟借來看。乃知此老晚年。全效坡公。然亦終不似也。坡公自黃州以後。文機一變。天趣橫生。此豈應酬心腸。格套口角所能彷彿之乎。我朝文如荆川。遵巖兩公。亦有幾篇看得者。比見歸震川集。亦可觀。若得盡借諸公全集。共吾丈精揀一帙。開後來詩文正眼。亦快事也。中郎見弟近作。謬相稱許。強以災梨。兄五泄諸作。殊佳。別家詩九章。果是八月寄至。謝公歸時。匆匆作書。偶忘及之。諸篇俱力敵五泄。三言稍未稱。中郎又云。僧湛然戒力見地。俱可與君家兄弟熟。二兄不出籬落。得此善友。何得更嘆離索乎。老卓住城外數月。喜與一二朦朧人談兵談經濟。不知是格外機用耶。是老來眼昏耶。兄如相見。當能識之。

五馬未幾，遂聞聽而臨晉諸生，一奇也。出自特簡，二奇也。所補卽汪兄之缺，三奇也。但方氏舊墨，化爲烏有先生，奈何。督學品格第一，要關異端，大慧語錄，姑收之篋中，何如。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六終

白蘇齋類集

白
蘇
齊
類
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七

說書類

三教聖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禪而後知儒。非虛語也。先輩謂儒門澹泊。拾不住。皆歸釋氏。故今之高明。有志向者。腐朽吾魯鄒之書。而以諸宗語錄爲珍奇。率終身濡首其中。而不知返。不知彼之所有。森然具吾牘中。特吾儒渾含不洩盡耳。真所謂淡而不厭者也。閒來與諸弟及數友講論。稍稍借禪以詮儒。始欣然舍竺典而尋求本業之妙義。予謂之曰。此我所行同事攝也。既知此理之同。則其毫髮之異。久之自明矣。若夫拾其唾唾以入帖括。則甚不可。宜急戒之。勿以性命進取。溷爲一塗可也。

讀大學

明德考亭釋爲虛靈不昧。甚妙。卽伯安先生所拈良知者是矣。德卽是明。不可以明更求于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

識取云爾。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

夫善何以曰至也。住於惡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忘見者。盡天下無一人起心動念者。所恨不知耳。故下文遂有知止之說。知字最喫緊。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及治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能慮。便是齊治平云。

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爲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體。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卽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噶蹴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遷。不妨變化。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釋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夫不涉安排能所者。信莫有過于此二者矣。卽在凡愚。可以自省。

正心固先誠意。然稍擬誠意。便涉安排立能所。早已徹底不誠了也。當知吾人各具有良

知。虛靈寂照。亙古亙今。包羅宇宙。要在當人設方便致之。若還致得自然。神感神應。安排不待遣而自遣。能所不待亡而自亡矣。蓋此知本誠。不必別用功求誠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後面釋誠意曰。君子必慎其獨。此也。獨字最奧。如中庸所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天命之性。未發之中等是也。正是良知。又謂明德非格物之君子。安能識渠面孔乎哉。

良知二字。伯安自謂從萬死得來。而或者謂其借路葱嶺。夫謂其借路固非。識伯安者。然理一而已。見到徹處。固未嘗有異也。余觀宗鏡所引圭峯語。謂達磨指示。慧可壁觀之。後復問渠。莫成斷滅否。答雖絕諸念。亦不斷滅。問以何徵驗。答了了常知。言不可及。師卽印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若所答不契。卽但遮諸非。更令觀察。畢竟不與他先言知字。直待他自悟。方驗真實。是親證其體。然後印之。今絕餘疑。故曰。默傳心印。所言默者。唯默知字。非總不言。傳至荷澤時。他宗競起。欲求默契。不遇機緣。恐宗旨遂滅。遂言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伯安所揭良知。正所謂了了常知之知。真心自體之知。非屬能知所知也。或曰。伯安以知善知惡爲良知。將無與真心自體之知異乎。余曰。知善知惡。彼爲中下根人。權說耳。王汝中所悟無善無惡之知。卽伯安本意也。汝中發伯安之奧也。其猶荷澤發達磨之祕乎。

情念不孤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念爲物也。初入道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己情念起處。

窮之又窮。至於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朗然。貫通今古。包羅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喫緊工夫。千聖入門之的訣也。

昔張子韶至經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妙喜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子韶茫然。妙喜大笑。子韶曰。師能開諭乎。妙喜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從安祿山者。其人先爲闔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闔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子韶聞之。遂大悟。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余去年默坐正心軒下。偶一同參舉。此。余豁然有省。時有友問余。此義如何。余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友人不契。將知妙喜所示。子韶所悟。所謂金剛圈粟。棘蓬卽辨。如莊叟難究。微言博似。張華豈窮玄趣。而奈何。欲置孤燈于太陽之下。搖輕箠于飄風之間者乎。多見其不知量已。此正格物。要指前所解者。聊爲初學方便耳。

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是落空。要之有所不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寧謂之有。謂之無乎。妄謂之有者。如目翳而爲空。有真花。妄謂之無者。如病狂而爲己。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滅。狂歇頭在。頭元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那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離有無相。有無見。立處正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體也。

故以無正爲真。正心無修爲真修身。

讀論語

凡作意用工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治。有打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暇。何悅之有。時習者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卽此是悅。此箇境界。非實用功力。那得到此。到此則無功力矣。故老子曰。絕學無憂。考亭謂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亦未必然。第觀其問事。鬼神問死。則是欲強知其不可知者。故孔子誨之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蓋理有可知者。亦有卽知是病者。何則。吾人良知本無不知。不可以知。更求於知。譬如握手作拳。則名爲拳。不名爲手。將知求知。則名爲妄。不名爲知。故手不作拳。固居然手矣。知不自知。固居然知矣。人知之。知而不知。不知之知也。昔人謂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而又有謂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者。通此二說。始得夫子論知之義。

天地在虛空中。人在天地中。而虛空入在道中。虛空之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則天地與人。又可知矣。然人又能包羅虛空。而位育天地。此非人之能。乃道者能耳。故夫不明大道。縱極人之識量。建掀揭之業于天地間。特一泡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藉令管仲能從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九合一匡之績。其器何嘗不大。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昔人又謂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由斯以譚。雖唐虞定民之極功。毫不足爲堯舜性天之加損也。而况么麼伯業者乎。

此性亙古亙今。不動不變。本自無生。又寧有死。生死有無。係乎一念迷悟間耳。譬如夢人徧歷種種城邑。其身安眠牀第。實無此事。睡足覺來。決不自念。我今此身先去。今來聞道之人亦然。決不自念。我今此心先迷。今悟迷破情破。况復肯留生死餘惑耶。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者。豈不知本無生死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爲死耳。又豈不知古今始終。不移當念展縮在我。延促俱妄。亦隨順迷人情。見權說爲朝夕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旣曰不亡矣。又何言死也耶。頗有合于吾夫子夕死之意。

仁義禮智性之德也。聖門單提一字。卽全該性體。如復禮之禮。不違仁之仁。義之與比之。義是矣。夫何以曰義之與比耶。無適無莫。就是他比義處。非於無適莫外。又尋一箇義去比也。蓋此性體虛而靈寂。而照于中。覓善惡是非。可否定失。同異諸相。本不可得。世人起心動念。取舍情生。分別意立。與此性體相違遠矣。聖人雖熾然取舍。而實無取舍。熾然分別。而實無分別。亦無無分別之見。是以繁興大用。都合當體。故曰義之與比。比字最親。然說出使疎。纔說合便離了也。乃謝氏謂聖人有道以主之。若有能主之道。所主之心。去義千里萬里矣。

已涉唇吻。卽落第二頭。况云一貫猶存一也。豈是聲前一路。惟孔子實不于一中蹲坐。而曾子亦不向一處塚根。得之聲前。契之言外。不落陰界。故孔子將千斤擔子付他。他便能荷得一氣直走一千里耳。是以古人詩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今之依語生解者。所謂認扇者也。

明眼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拈來便用。豈存勝劣。故知曾子所指之忠恕。較孔子所拈之一貫一合。相不可得。但曾子撩起便行。諸弟子未免貪粟失糧耳。

怒與過皆情念之所必有者。情念結而爲人矣。安能免怒與過。第常人縱情念。而不知有真學者。又欲滅情念以存真。任之者妄。而欲滅之者亦妄也。顏子克己復禮者。故不動已。而全轉爲禮。未嘗遣怒。而怒時未嘗離常止之體。常止。故曰不遷。未嘗祛過。而過處未嘗違常。一之體常一。故曰不二。此千古之學髓。而洙泗之心印。非諸賢之所可幾者。孔子安得不三致嘆於斯人。

程子言。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又曰。過此則聖人矣。將謂顏子過此又違仁了。夫舉世固未有一人達仁者。縱顛倒之極。而仁固居然在。譬如迷人認東方爲西方。而方實未嘗轉也。是以此仁也。迷之若違。悟者不違。顏子悟之。而三月不違矣。豈有復迷之理哉。如鑛既成。

金不重爲鑛。悟而復迷。是金復爲鑛也。吾不信也。孔子蓋謂天道業已小變。而回之仁不變。直美其無違仁時耳。其餘則乍明乍暗。所以曰日月。

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人不堪其憂。固不愉也。顏子之樂。得無不恬乎。蓋因人之憂。乃見顏子之樂。顏子實不自知樂也。譬如因櫻病之苦。乃覺強健之安。而強健者不自知安。緣長途之苦。乃羨居家之逸。而居家者不自知逸。其不自知安逸也者。乃其所謂真安且逸者乎。苦彼人常。常檢點曰。我安且逸。若是則心不閒曠甚矣。故無樂之樂。是謂真樂。

或問七情。人所必有。顏子豈得無憂時耶。曰。顏子之憂亦樂也。怒亦樂也。哀亦樂也。迷人結冰成水。卽樂成憂。達者了冰是水。卽憂成樂。憂樂之機。係一念迷悟間耳。

人之生也直。此直字與質直好直等直字稍異。卽性體也。性體無善惡。無向背。無取捨。雖彼離此。而卓爾獨存。非中非邊。而巍然孤立。故曰直如千仞峭壁。非心意識之所能攀躋者。瞥生情念。便紆曲了也。情念既生。而欲祛除之。亦紆曲了也。擬趨向他。便紆曲了也。擬不趨向他。亦紆曲了也。紆曲便是罔矣。罔之易蹈如此哉。然直何以曰生理也。蓋有鏡然後現影像。有直性然後出生形骸。情識無鏡。安得有像乎。無直安得有生乎。

夫知好樂。吾且弗論。所謂之者何物耶。讀至此者安得直恁鹵莽而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然則聖人豈揀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乎哉。非也。坦途非限。夫行者。行者自差。日光非薄。夫矇人。矇人自障。聖人無時無處。不昭揭以示人人之聞者。其心所得各異耳。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張子韶詩曰。向也于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此妙語契聖人神髓矣。子韶與杲公遊。透悟禪宗。其發明吾孔子奧言甚多。不能悉記耳。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余于子韶亦云。

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憤而後樂。樂而復憤也。蓋孔子纔十五歲。便知天壤間止有此一事。奈何未得入手。半生勤苦。雖定力所持。到不惑田地。然尙未知本命元辰下落。安得不拚命向前。故十五以後。五十以前。蓋其發憤忘食之日也。至於知命以往。耳順從心。頭頭是矩。此中纖毫不掛。心境蕩然。其樂可知矣。更有何事發憤乎哉。若如註所云。以是一者。僞焉。日有孳孳。則是孔子一生累憤。累樂而道。可以零碎學。零碎得矣。有是理哉。此考亭補格物。所以見疑於後學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語是孔門塗毒鼓。讀者且莫草草。且如何是孔子行。

處着衣喫飯是孔子行處。早起夜眠是孔子行處。默坐談論是孔子行處。這俱是孔子行處。有何奇特。若云有奇特處。一切人豈不解着衣喫飯。早起夜眠。嘿坐談論也。若云無奇特處。孔子又何必與二三子。二三子又何必孔子與也。且如何是孔子與處。不可止說動靜語默。無非道。又如何是二三子見孔子與處。不可止說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若如此註解去。于吾夫子微言。又何交涉。在當人自會。難以言詮也。

民決不可使知之耶。是聖凡有二性也。民可使知而聖人不使之耶。是聖人私也。不見古人道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且道凡夫不知與聖人不會是同是別。

利者聖人不肯言命與仁。聖人不能言。豈故罕言哉。人言佛老極談性命。然柱下纔開口。只道得箇道可道。非常道。是柱下竟未嘗道也。迦文自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于其中間。未嘗說一字。是迦文竟未嘗說也。雖有五千言。一大藏教。俱是第二門頭說話。何嘗言命與仁哉。吾夫子隨機指示。如論語所紀。非無論仁處。要皆示月之指。是指非月也。其最親者則莫若予。欲無言一語。學者試觀此言。果言仁乎。言命乎。

南華經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蓋世未有見真天者。見其狀若蒼蒼耳。世亦未有見真堯者。見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耳。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堯一片本地。

風光。豈惟世人莫能見。卽聖如孔子亦不能見。豈惟夫子不能見。堯亦復不能自見也。不見之見。是謂眞見。得此眞見者。山河大地。牆壁瓦礫。皆是見堯也。故曰見堯於羹牆。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輩依放作工夫者多矣。譬如靈龜曳尾。拂迹成痕。轉添意必。重增固我耳。殊不知過去之心已往。見在之心不住。未來之心未來。本無意必。本無固我。人日用。可以反觀。然則此四者不特聖人無之。卽凡民亦未嘗有耳。聖人悟之。故有若無。愚人迷之。故無而爲有。蓋聖凡之辨微矣。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夫豈謙言者。一塵翳天。一芥覆地。虛明之中。豈容一毫妄知也耶。孔子蓋眞無知耳。惟全體無成。全體有小扣小應。大扣大應。譬如風不自觸。故遇物而于喁不斷。鐘不自鳴。故隨扣而清韻常生。聖人若自知焉。能叩兩端而竭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此之謂也。

方寸裏一副能思量解會的力量。所謂才也。直使得人七顛八倒。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眼見虛花。孔子沒奈何。難以本分教他。且教去博文約禮。漸漸消煞他才力。果然苦極懣極。欲休不得。湊泊到針劄不入處。一副力量。都消磨盡了。然後自己本來一片田地。壁立萬仞的。譬爾現前。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非親證人不解作此語也。譬如賊入室宅。鼠入牛角。無限偷心。驀地盡絕矣。

未知生焉知死。此理難解。非言可詮。余讀妙喜語錄。至謂鄭昂曰。你今年六十四。六十四年前。這能聽能說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之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耳不聞聲。有眼不見物。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却不覺痛。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生死事大。又讀中峯語錄。有曰。學者。未有不言爲生死事大者。逮叩其何爲生死。例是茫然。或者強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謂生死。斯謂狂言。縱使知來知去。卽其所知。宛是生死。以生死脫生死。無是理也。須知生死。元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轉。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方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或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是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理豈然哉。此二論。逗機深淺。原無勝劣。要知妙喜所示。卽子路所疑。而中峯所明。實吾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註疏也。

互古互今。當人脚跟下一段本。來田地。強名爲仁。本無名相。安可言說。弟子於無問處。伸問。好肉剜瘡。聖人向無答處。顯答。虛空着彩。讀者直下識取。已涉廉纖。况復佇思崖州萬里矣。

當知此仁悟得不加分毫。迷時亦不欠分毫。夫子各就當人現成身分。直指他曰。你此箇便是仁而已。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故夫子直以其所能克已復禮指示曰。此便是仁。仲弓寬洪簡重。寬洪則能恕。簡重則能敬。故夫子直以他所能敬恕指示之曰。此便是仁。司馬牛多憂多懼。人也。多憂懼。人定不敢輕言以取禍。故夫子直以他所能認言指示曰。只此便是仁而已。所謂隨機應物。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也。

克己之己與爲仁由己之己同。卽所謂我也。己者何。則耳目心知能視聽言動者是矣。禮卽是仁。仁卽是禮。以其爲天然之則。故曰禮己。禮非一非二。迷之則己。悟之則禮。己如結水成冰。禮如釋冰成水。己如析金爲瓶盤釵釧。禮如鎔瓶盤釵釧爲金。故釋冰卽是水。不別求水。鎔瓶盤釵釧卽是金。不別求金。克己卽是禮。不別求禮。下文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工夫。但拂非禮。豈絕視聽言動。可見己與禮非一非二也。

朱子訓天下歸仁。歸字爲與。讀者俱作上聲。不如作去聲讀。如與祭之與稍妥耳。蓋孔子意謂有己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己。今旣克己復禮。則盡乾坤渾然是一箇禮。故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欠。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餘。所謂燈影交光。相在相入。而塵塵合妙。網珠接影。互融互攝。而處處分形。又如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殆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既曰克已。何以又曰爲仁。由已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于視聽言動之外。日買買焉。覓所謂禮者而復之。是棄冰覓水。棄瓶盤。斂銅覓金也。故曰爲仁由已。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覓。便是從人覓矣。

顏淵天資高邁。一聞克已復禮之訓。卽領得已與禮原是一箇。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故不更絮叨。直問其名目以證所得耳。夫子知之故。但曰。已卽是視聽言動。克已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非禮卽已。當知眼有天則視不以眼。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矣。此正是孔子與第一高弟傳心密語。壁立萬仞。如此喃喃。不直一笑。

仁道至大。離心緣絕。能所怯弱之人。不堪負荷。聰明之士。反增機障。庶幾者其剛毅木訥人乎。剛毅者牢籠不住。呼喚不回。畢力一生。永無退轉。木訥者不會穿鑿。不亂度量。精神易翕。情緣稍輕。故夫子謂其近仁。然而不學。則亦徒抱美質焉耳矣。

今夫盈河皆冰也。而取湯澆之。豈惟不能徧及。且恐所澆之湯。隨化爲冰矣。人心多欲也。而擬用心禁之。豈惟不能盡禁。卽恐所用之心。復增爲欲矣。故太陽一出。則堅冰潛消。本地瞥見。則衆欲退聽。所謂不離情欲。而證天理。正聖門爲仁之真脉也。原思求仁。要使克伐怨欲不行。政如以湯銷冰者。故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難者謂此事難行耳。非許之也。

今之用心於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爲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除糞之道也。吾數年前被邪師指示。幾誤一生。今之學此者亦不少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更欲教誰不行耶。

子路嘗沾沾自喜。其勇如曰。君子尙勇乎。子行三軍則誰與。至是又問成人。其意殆自謂如吾之勇。可稱成人耳。孔子遂連舉幾個一節之行的。如臧武仲等。若曰。一身兼數行。尙未可與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況止如卞莊之勇者乎。禮樂是天則。不是文具。張子韶詩曰。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此妙得禮樂之義矣。下節或謂是子路語亦通。

古之學者爲己。己一也。曰克己。又曰爲己。一取一捨。不相違耶。余觀釋典。初說苦空無我。後說常樂我淨。前無我。卽克己之己也。後我卽爲己之己也。無我乃是真我。克己乃能爲己。

子貢。穎慧人也。夫子一日忽向他嘆云。莫我知也。夫此語直是險峻。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大非孔子本意。夫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蓋當時談道術者。未嘗不貴上達。而索之高遠。求之苟難。以其未嘗知天耳。孔子隨緣任運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除却

此更無上達也。此義愈淺愈深。誰知之者。其惟天乎。夫天何心乎。何言乎。此其知豈在情量解會間耶。蓋世有知天者。然後信天之知孔子。世有信天之知孔子者。然後信上達在下學內。且在信已躬內時。時上達。世界內人人上達。特習矣而不察耳。程子亦云。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却甚分曉。考亭曰。循序漸進。似非聖人一貫之學矣。

有心造出的固是小慧假饒。無心造出的亦不離小慧。何者。有心卽落掉舉。無心便屬昏沉。都墮情識。故名小慧。情識之視良知。真不翅曇塊之在大澤也。安得不謂之小。然除却有心無心。畢竟誰是大慧。試擇焉。

君子義以爲質。質幹也。有幹然後枝葉附焉。又質素也。有素然後彩色加焉。若不明此箇而務爲禮遜與信。是小禮也。足恭也。小信也。卽作得周備。亦祇是一箇經經小人。豈曰君子。義字便是義之與比之義。所謂性體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稱字宜作去聲。讀此語。蓋謂實不稱名者發也。一生享大名。而考其實不足以副。可惡孰甚焉。若作稱譽之稱。徒使噉名客藉口耳。伯夷傳亦引用此句。如註意然。史遷亦何足深據也。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無益似當連上句讀。蓋思無益之事。如名

物技藝之類。故不如學也。若能反求。是有益之思。有益之思。卽是學。更於何處覓學耶。學者覺也。覺匪心外。

見不善如探湯。或解曰。如以手探湯。始猶懼其熱。而漸入之久。則無傷矣。甚善。夫見善索然。安于不及矣。見惡油然而與之相諳矣。是委靡不振之人。此豈夫子所願聞。且見者故致嘆焉。異時又曰。吾未見剛者。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何以不得爲君子耶。曰。正謂其偏有所見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夫非學歟。何以曰不好學也。曰。謂其偏有所好耳。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矣。有所好則有所不好矣。擔板非道。揀擇非學。故不能與于道而免于蔽。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忘其見則道集矣。剗其好則學全矣。所謂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子曰。予欲無言。夫孔子生平自言及答問。俱是逗學者機。應所知量。所謂舌頭談而不談者。豈至此然後欲無言哉。可奈子貢依然只是莫知本意。故孔子又引天爲證。此意亦淵邃。學者須委悉。吾夫子不開口處。喫緊爲人。方是真脉。昔靈山枯筆。賴有迦葉。豈其聖門翻無針芥。顏子沒矣。豈曾子當時不在側耶。

世人欲向四時行百物生處見天之心。諸弟子欲向動靜語默處見孔子之心。殆全見全

不見也。窺月於千溪萬派。見春于萬紫千紅。謂非月非春不可。謂卽月卽春亦不可。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約理而論。則豈惟聖人爲然。百姓日用間。着衣喫飯。行住坐臥。何嘗不舉。始該卒乎。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處處皆顯真實義塵。塵盡是本來人也。所以程子曰。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學者誠知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則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指亦思過半矣。

聖如孔子。始與凡民無別。譬則通途平地。而子貢乃擬之於不可升之天也。孔子綏來動和之效。收之當念。而子貢以爲有待於邦家也。烏在知足以知聖人乎。然孔子爲魯司寇。攝相事。其初尙來彌裘之誇。則又安在其斯立斯行也哉。學者於此。當不能一笑釋然者。是尙未夢見子貢在。况能望見吾孔子影相也耶。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命字卽天命之謂性之命。學者所學何事。而不知天命。雖行誼極其完。樹建極其偉。亦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昔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蓋君子之難成也如此。

禮卽是克己復禮之禮。不知禮卽渾是人欲之私。其身頽然屈於萬物之下。而顛且仆矣。故曰不知禮無以立。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八

說書類

讀中庸

友人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余曰：此中須細思當自得之。友人不省。數日又來。問曰：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敬長。卽是良知。夫非天命乎。余曰：聖賢說的多。是以第二門引人。且孟子說得甚明白。他說孩提既長。不說纔出胎之赤子。正以纔出胎之赤子。尙不知愛親敬長也。天命無一息不流者。如何斷滅于初生之時。而發見于孩提稍長之後。蓋愛親敬長。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又曰：赤子初生。便能視能聽。能嗅能動。此不待稍長而能之者。吾以爲定是天命之性。余曰：此由出胎後根塵相對。而後有不是。父母未生前消息也。如有目合色。然後視有耳合聲。然後聽有舌合食。然後嗅有身合觸。然後動。所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者是已。若父母未生前也。無眼耳也。無身也。無舌也。無色聲味觸。不應天命之性。一向斷了。姑無論父母未生前。恐你見以爲迂而不信。卽

如你熟睡不作夢時也不視聽也不喫也不動不應天命之性至此斷了蓋視聽等亦只是率性之謂道耳非天命之性也友人又曰能視能聽的固不是天命只始視聽之時隨感隨應不待安排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安得非天命之性余曰因有色聲視聽然後說箇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卽從緣生卽是有對待的非絕待真心卽非是天命鄧豁渠云一等認不識不知自然而然者此是認識神作元明照恰中你病蓋此等亦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又曰然則聲色俱無視聽雙泯一念不起時是耶曰天命是無一息不流的不可不視聽時便有視聽時便無也不可不起念時便有起念時便無也且人固未有一念不起之時卽有一念不起之時亦屬想元不見楞嚴以精明湛不搖謂之想元屬之識陰所以道縱饒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濤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如汝所認是以想元識陰生死岸頭事而屬之天命之性也誤矣蓋此亦只是率性之謂道耳友人曰我說許多俱道不是怪底慧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大顛亦曰無心可將得我知之矣了不可得的將不得的便是天命之性耳余曰你此說全是全不是何也覓固不可得不覓時豈是無耶將固不可得不將時豈是無耶且所覓所將之心正是你所認情識之心耳若天命之性性一切心體一切用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橫貫宇宙豎窮古今豈爲你所無乎可見你所說者亦只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曰俱舍此何以見

天命之謂性。余笑曰。俱舍此何愁不見天命之性。友人不省。謾曰。如子之論。天命率性。話作兩概矣。恐亦不然。余曰。天命率性。難說是同。難說是異。你自辨取。數日後。又來問余。余曰。至此却不能說。然不得已爲你說個譬喻。三四月間。萬樹千卉。紅者紅。紫者紫。青者青。白者白。爭妍交艷。那一件不仗賴春的氣力。然花卉有許多種色。春却沒許多種色。如今要說花卉。紅白青紫種色。不是春不得。要說即是春不得。要知春無一處不有。又無一處可見。孝亭詩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你把前種種認作天命。便是將萬紫千紅認作春了。怎奈不識東風面。何你若真是徹的人。就把土石瓦礫塵埃野馬糟粕矢溺等。總屬天命之性。亦得。又何妨將前種種所見。說爲天命耶。仰山答僧曰。問諸方老宿。向汝指那個是性。語的是耶。默的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的是。如盲摸象耳。鼻牙者。若認默的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若汝透得四句。不要摸象。最爲第一。然仰山此語。亦只道得一半。

不睹不聞。此性體也。卽天命也。你起心擬戒慎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却本體。違却本體。便是不戒慎恐懼矣。夫君子非無睹也。卽睹而未嘗睹也。非無聞也。卽聞而未嘗聞也。夫卽睹而未嘗睹。卽聞而未嘗聞。方于天命之本體無乖違處。其戒慎恐懼孰甚焉。

天下無一人無喜怒哀樂者。亦無有。有一人有喜怒哀樂者。其喜怒哀樂無一時非已發者。亦無一時非未發者。可見人人中人人。和人人率性。何嘗有一人離道者哉。然人人有喜怒哀樂。易知也。人人無喜怒哀樂。難知也。皆已發易知也。皆未發難知也。欲知端的。須真參始得。或問曰。纔起念去戒慎。便是不戒慎了。便是賭闖了。纔起念去致中和。便是不致了。便是不中和了。要不去戒慎。不去致。又坐在無事甲裏。這也不得。那也不得。將如之何。余曰。你此問極妙。不睹也不聞也。中和也。只你如今這也不得。那也不得的。不欠一分毫。你只管這也不得。那也不得。便是戒慎恐慎致中和家具工夫也。一日失脚踏到底。方知余言不謬。

知愚賢不肖。皆不得與于道。然費隱章却言。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者何。我知之矣。愚不肖少情識。而賢知者多意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幾離之矣乎。嗟夫。此道人人圓成。豈有一時一刻不明行于天地間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知味則須臾轉凡而成聖。不知味則自心本聖而墮凡。知之所係大矣哉。

君子之強。惟致中和之聖人能之。故和而不流。和字中立不倚。中字即首章所稱中和耳。和者已發。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

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

費隱二字。善狀道體者無踰此。他書贊道體萬萬言不能盡者。獨以二字該之。何其妙也。何謂費。夫婦鳶魚。可與知能焉。何謂隱。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所不知不能。又何以爲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楞嚴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讀釋典者。至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轉法輪于微塵裏。現寶刹于一毛端。輒詫以爲奇。且謂吾儒不能爾也。獨不歡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顧少遜于釋迦也耶。

道卽是人。人卽是道。不可以人別求人。不可以道別求道。纔擬心爲道。便與當人遠之遠矣。故曰不可以爲道。然所謂人者何耶。豈其耳目口鼻而謂之人乎。豈見聞覺知而謂之人乎。然除此畢竟那箇喚作人。于此不知。而言爲道。俱妄作耳。

率乎天命之謂性者。所謂素也。所謂易也。素者無緣飾之謂。易者平常無奇之謂。瞥生意見便是外。不是素。是險。不是易。

里中學者多認釋典不得無心無相之類。以爲極則。不知此猶權說。非了語也。古今人道聖心。無有取相之知。故云無知。非謂無真知也。何者。般若靈鑒。無種不知。不同太虛。一向無知也。余嘗言二月非有。而本月非無。影象非有。而鏡非無。翳非有。而目非無。非有既不立。非無亦何存。既非非無。亦非非有。到此說有說無。俱爲戲論。惟在學者默契而已。于此有疑。則吾孔子之論具在。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既云不可見聞。則全消影響。體物不遺。復是阿誰。孔子此處爲人喫緊。急着眼時。已遲八刻。况復卜度劍去久矣。

哀公問政。蓋問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迹耳。非所以迹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敏政而政之在方册者。特蒲蘆耳。猶言土苴也。人道極于知天。何謂天道。誠是何謂人道。誠之者。是人道。盡而行政自敏。若九經之數。布在方册者。直蒲蘆耳。此章之大意如此。哀公問政。而孔子論學。今世士人歧政學爲二端者。曷省焉。先儒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夫曾點之所志。漆雕開之所未信。皆此人道。得此大者。而政其緒餘矣。故曰已見大意。

誠不可言說。不可形容。孔子不得已說箇不勉不思。從容已是勉矣。思矣。不從容矣。此箇

境界豈復耳目心思之所能測。况可容擇與執耶。乃誠之者無端於無揀擇中而生揀擇於無可執持中而欲固執。若不十分用功。安能消鎔其情妄哉。故下文遂有博學等功。

或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異於擇執乎。幾求之於耳目聞見矣。曰。此所謂以楔出楔者也。至於明強與誠合一。然後自知前者功力總不相干耳。譬如置物篋中。已忽忘之。遠搜垣牆之內。殆偏矣。一旦復得於篋中。政不關搜尋之力也。然非搜尋之極。何以得篋中之物。故學問思辨。聖人爲下學方便門。百倍其功。自當神解。

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無所在則無所不在。至誠心絕妄緣。無所在矣。是以靈知周徧。無所不在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纔有所在。便成滲漏。滲漏則不盡矣。

盡人物性參贊天地以相求之。則孔子歉矣。不知卽今人日用元。與人物天地毫無隔閡。又何疑吾孔子之贊化育參天地乎。第衆人由之而不知所以覺。與人物天地不相關也。

仙家謂七情皆還丹。禪家謂無明卽佛性。故由化識乃爲智識。卽智之地也。由克己乃復禮已。卽禮之地也。由致曲乃能誠曲。卽誠之地也。故曰。曲能有誠。曲者不誠也。致不誠以復於誠也。今人以物與人曰致。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自者全體現成。不假求索。若求之趨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

其轉疎轉遠耳。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爲人。我能見聞覺知而爲人。不知此等皆因緣而合。緣盡而散。畢竟祇同於龜毛兔角耳。人所謂有而不知。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裏。搏之無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耳目口鼻見聞覺知。全仗誠力。無誠則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考亭解至誠無息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意。搏量是虛假擬心。去妄存誠。亦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仗境託物而生境物。非常住此箇。安得無間斷。

余聞認識神爲德性者。喻認賊作子。認德性爲德性者。喻認奴作郎。夫認奴作郎。則其卑德性也甚矣。認德性有何過。而至卑之若此。蓋德性巍巍。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爲伍。本自尊也。直是親近不得。奔湊無門。你若擬議。如何是德性。便將驢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污染。如何即得不污染。須是道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纔始應知。

大哉仲尼之聖。然非自爲大也。第祖述堯舜耳。憲章文武耳。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耳。曰祖述。不敢作也。曰憲章。不敢悖也。曰律。曰襲。不敢違異也。豈惟孔子不自爲大。即天地亦不自爲大。聖人律之襲之。正律襲其不自爲大者耳。譬如天地無不持載矣。覆幬矣。四時日月。錯行代

明於其間矣。並育並行。不相悖。不相害矣。何其大也。而豈天地之自爲大哉。秋毫皆德爲之耳。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天地不自爲大。而以德大。仲尼亦不自爲大。而以天地之大爲大。所謂律之襲之也。蓋德生天地。生聖人。而天地聖人何庸心焉。是以毫釐有心。天地懸隔。何謂大德小德。所謂誠也。誠固非有心之所能合也。

唐虞盛世。尊親祇海內人民耳。日月所照。霜露所墮。則極天際地。不止中國矣。凡有血氣。則蠕動之屬咸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親。豈非學者之所深疑者哉。或者曰。此論其理耳。夫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且所謂理者。畢竟何如。是理請更思之。余里中有作此題者。中四股云。聖人與物。性一而類殊。類殊故百千其族。而不可窮。性一故聖人建大德於萬類。識中而萬類自生成于聖人心內。物與聖人。體合而形離。形離故竭有形之澤。而不入。體同故以一聖人攝衆有情。而物無遺類。以衆有情歸一聖人。而聖無遺澤。縱彼無知之甚。而所欲知趨所惡知避。豈不全具聖心之造化耶。夫其能全具聖心之造化也。則所稱尊親之至者。曾不是過矣。縱彼纖細之甚。而方溫思出。方秋思入。豈不同游聖心之化育耶。夫其能同游聖心之化育也。則所稱尊親之實者。曾莫踰此矣。以上則莫尸其功。以下則莫知其賜。謂曰配天。不亦宜哉。此文雖失時義矩矱。然庶得此題之髓矣。

無所倚者不倚心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恃者。祇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經綸去。知去。立。嘗聞木末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處也。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睿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睿知。若不聰明睿知。又怎領得。其惟固聰明睿知者乎。固者。收斂弢藏之謂也。

中庸始揭天命之謂性。而結之以無聲無臭。是豈學者情量所能推測者哉。其惟至德能凝之而固。聰明睿知者能知之。德而曰至聰明睿知。而曰固。你擬以小知小解去湊泊。不啻遠矣。

白蘇齋類集

卷之十九

說書類

讀孟子

孟子一書。只是以性善二字爲主。此善字非善惡之善。如大學所謂至善也。性離文字。離言說離心緣。不可見矣。見之於初發之情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以爲善也。蓋論性難矣。舉其全。則豈惟第一念是性。卽念外生念。千狀萬態。總是性也。何也。若無本性。不生忘念。故卽性。邇其初。則豈惟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不是性。卽第一念。總不是性也。何也。性本離念。念卽離性。故云非性。譬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也。以至光彩隨地。或長或斜。或扁或方。亦莫非月也。何也。無真月。則無餘月。故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影非月也。卽第二月亦非月也。何也。惟一月真餘俱是妄。故皆非月。故爲月之難見。而遂取隨地光影以爲月。則或有疑。月是長者矣。有疑月是扁者矣。有疑月是斜者矣。有疑月是方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乎。不若第指二月爲近之。何則。第二月離月非

遠。雖曰幻妄體相全同也。論性亦然。爲其不可指示。而遂取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以當之。則或疑戕賊是性者矣。湍水猶性者矣。生是性者矣。食色是性者矣。惡是性者矣。有善不善是性者矣。可善可不善是性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哉。不若指第一念爲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未遠。雖曰情識。尙屬自然也。戰國之時。人不知性體。無責矣。而乃以杞柳湍水食色等。昭昭然揭於天下。曰此性也。則何所不至。其害可勝言哉。孟子生乎此時。何忍不方便救援。專以論天德論王道。俱專提第一念。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以禮義悅心爲心之所同然。以愛親敬長爲不慮不學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以充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爲不可勝用之仁義。而取證於孩提稍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噓爾蹴爾之頃。其論王道也。定天下則決之不嗜殺人之一念。王天下則決之不忍穀觶之一念。治天下如運掌。則決之怵惕赤子之一念。而總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麝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豈惟孟子自精一執中之傳。以至於今。所謂顯說者。亦惟此第一念而已矣。所謂執中者。以此執也。所謂克明者。以此明也。所謂一貫者。以此貫也。所謂致知者。致此也。所謂率性者。率此也。所謂修道者。修此也。所謂養氣者。養此也。所謂定性者。定此也。所謂主敬者。主此也。若夫一片本地風光。乃天地未分。父母未生時消息。而中庸首揭曰。天命之謂性者。雖孔子孟子窮其玄辯。亦不

免轉說轉遠耳。雖然苟有默契。吾孔孟不說之說者耶。所見飛潛動植。牆壁瓦礫。皆深譚天命之性。又何杞柳湍水諸論。而爲性外之譚者乎。夫桓文定霸之業。豈不偉哉。固當時人之所不能。亦當時人心之所共駭爲奇者。見穀觶之牛而動心。卽人誰無是心。且誰有執此爲奇者。而孟子所取保民而王。乃在此不在彼何也。嗟夫。寧有人人之所不能而可通之人人者乎。甯有人心之所共駭而可聯屬乎人心者乎。夫惟人心所共能而心之所共安者。乃可以治天下矣。且以力服人。布綵於焦芽也。以羊易牛之一念。則發幾於靈根也。不翅遠甚。齊宣衣藏明珠。而津津渴慕他人之襪。不爲其易。而爲其難。舍其上而趨其下者。不亦可笑矣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於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也者。鼓鑄一世之大洪鑪。點化庶品之大還丹也。各老吾老。各幼吾幼。各親吾親。各長其長。聖賢何嘗敵敵焉。以治天下爲事哉。因民而已矣。何嘗有爲哉。自然而已矣。乃獨以無爲自然歸老莊者何歟。

友人問知言養氣大意。余曰。聖賢學問。只是箇不動心。曾子述孔子之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定靜安便不動心。慮便是不動心的作用。知止便是不動心的工夫也。曾子得孔子知止之學。便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

須知知止自反。知言養氣總是一樣。總是不動心之的訣也。舍此而談不動心者。都是硬作主張的。與聖賢天地懸隔。如告子孟賁北宮黝施舍施等。便是不動心之外道也。譬如要樹不生。將樹枝葉縛了。縱然不發。他生意原不曾絕。畢竟如何。卽得不生。須是向根下着一刀。方得要心不動。硬作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卽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已是蚤動了也。乃曰。我只一個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不動心的根本。故說養氣非求之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卽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裏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語。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處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卽是忘懷。舍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

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親之如火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翹兩脚於獨木橋上。自爾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活潑。不求時動。不靜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爲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之處。方纔是孟子之不動心。曾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動心。一切聖賢之不動心。豈告子輩之所能知哉。

李卓吾先生有四書義數十首。予最愛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篇。後二股云。心無時而不動。故言之動。卽心之動。初不待求之。而後動也。旣不待求而動矣。而又何惡于求耶。心無時而或動。故言雖動而心不動。而又豈求之所能動也。旣非求之所能動矣。而又何害於求耶。看他徹的人。出語自別。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旣分。人物旣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實卽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旣有本體。便有發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是不

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石縫煙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肯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別意纔入。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爲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差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爲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奈何自非薄哉。而謂已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不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以有四體爲奇特事者。奈何不信已有四端，奈何以有此四端爲奇特事哉。說到此尙恐人信不及，又以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君，便盜跖聞賊名也，不甘。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無奈戰國人人麻木，何說得痛的。真是令人墮淚。我輩猶然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賢，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隱，及見鄉鄰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壑。又當

知知卽是擴充。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卽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充。知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時耳。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爲也。要知帝堯克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得爲保合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記。至龐氏捨柴買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其客收淚而笑。蓋其慚也。余曰。你不須慚。孟子所謂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鮫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而又慚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者。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聞龐氏事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隔一條線也。可哀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反手。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考亭答梁文叔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

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伯安先生編朱子晚年定論。有这一段。較之註解四書時。見解真大異矣。安得考亭於他註不安者一一改正。如此說之直截痛快也耶。願學者徒稱法達亮禪。大能誦經講論。而不知其見曹溪馬祖後消息。可嘆也。

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熾然分別取捨。亦未嘗失赤子之心。又當知有這箇道理。

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靈知乎。則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禽獸固未嘗異于人。也。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妄知乎。則一切凡民。出作入息。何者非妄。見利卽趨。見害卽避。人又未嘗異於禽獸也。然則所謂幾希者。安在乎。曰。人與禽獸共由此道。而可使之知者。獨人耳。此其所以少異也。裴公休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孺。歎之悲。可以整心慮。趨正覺者。惟人道爲能耳。人之異於禽獸。信在一知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則爲千古之極聖。百姓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爲襟裾之禽獸。然則知與不知所。係甚大也。人聞罵之爲禽獸者。誰不攘臂。自我觀之。宜急求脫禽獸之實。不必怒其名也。

庶物人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孔子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卽伽文亦曰。隨順覺性。行仁義便撻入思。勉墮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古人喻論心者曰。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適人問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曾居水國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曾居城中見之。又或指月出沒于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西。皆其曾居而見之。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隨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如告子所指杞柳湍水。食色無善無不善。又或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與論月出沒于七處者何異。彼固非無所見而漫說者。其奈束于所見何哉。世有能仰天一見者。始默契孟子性善之說於言外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而爲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無分人與犬牛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爲生。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不各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強同之。至於人與牛犬。卽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能強同之乎。是以彼雖強辨。亦無可

措詞矣。雖然性無同異。因異立同。異既不立。同亦何有。此又孟子性善之奧義也。

鄧豁渠曰。睡着不做夢時。此是沒沾帶去處。言思路絕。煙火泯滅。五丁不能致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上機緣。玄之又玄。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平旦雖未與物接。然獼猴正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未來但不至東跳西躡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獼猴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決不賤跳躡而貴安靜矣。卽熾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關於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關於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不能分別。亦不應聞。若意識聞。聞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惟識過去未來五塵。若在意識能識現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超于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從大體之大人哉。

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聖賢論學。頓漸雙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節。所謂漸學也。天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超生死田地。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以是發明盡心存心二節之意。何等分曉。

夫心量之大非數等譬喻之所及也。心生虛空。虛空立世界。所以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則心量之大何如哉。而人乃取物交物之影。相認之爲心。如人夢爲蟻。渺渺然蟻也。而不知其實人也。衆人心括虛空而誤。以爲在形骸之內。方寸之間。何啻人之自惑爲蟻乎。然雖惑爲蟻而未始非人也。雖少其心而心未嘗小也。特不能盡心之量耳。而其咎安在乎。咎在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現。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性之所從來亦無不知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性之所從來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釋典所謂常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于我。如釋典所謂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恨不能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之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冰釋。樂可知矣。其或未然。

則又有強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也。總一真心。但異名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績。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太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莊生所以比之于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分定者。世無一人不具。無一刻而可離。包宇宙而不易。互萬古而無遷。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舍此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俱爲分外。

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爲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而謂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卽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人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朗白。又曰。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爲得術。乃復爲中所繫縛。蓋信乎執心爲道之大害也。

余觀圓覺經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又曰。覺悟清淨。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根徧滿。故當知六塵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由前言之。則形骸情識。總屬幻緣。由後言之。則牆壁瓦礫。收歸妙覺。又何形骸情識而爲性外之物者乎。故曰。形色天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亦此意也。由迷故卽轉佛性爲無明。由悟故不動幻身成法身。夫幻身化爲法身。所謂踐形也。非聖人其孰能之。程子註此句曰。能充其形。蓋幻身梯米。而法身太倉也。故曰充。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見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矣。况復求之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有光輝之謂大。若謂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己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於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惟人不能知。卽己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樣。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謂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

化城言實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耳。

龍溪論鄉愿。極細極微。真能令學者赧然。漸又場然懼也。其言曰。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謂之同流者。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者。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污染。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爲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又曰。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成世。若究其隱微。尙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

余嘗以講學勸一友人。友人曰。吾只做篤行君子便了。講學奚爲。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卽無論閭閻之民。其廷臣自禹臯而外。豈無行誼卓犖。忠孝克盡。如你所欲爲者。而可以開知者。獨此兩聖人。且所謂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何物耶。可舉以教我乎。且你起模作樣。去爲篤行君子。又怎得卽學到圓成。亦只是鄉愿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若曰。吾去聖人之世。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

歲後聞道差易矣。然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其負荷此道。可謂勇矣。

白蘇齋類集

卷之二十

雜說類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斷。稱取曰擬。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擷濟古文。奄爲已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

篇篇摸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摸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麝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殫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

虛浮則雷同矣。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甯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卽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敍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

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摸，不可得矣。

論大人小人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朱氏解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爲人者必不謹篤，謹篤者必不爲人。果若朱解，夫豈對症之藥乎？愚意當云：君子儒爲人，小人儒爲己。蓋爲己則狹隘而爲人則廣大也。故孔子嘗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者，守己之人也。又曰：大人之學在親民。親民者，爲人之人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整整，然微飯索衣而被之，噉之者，則其父兄也。蓋嬰孩小而父兄大也。故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狗私謀利之徒也。狗私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小人者，斤斤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卽爲胡越，自全一身名節之外，卽無學問。苟有利於人而損己之名，決不爲也。卽千萬分有利於人，而一二分有損於名，亦決不爲也。夫人一身搏六合之廣，攢人物之夥，而聚爲大骸，今總不注思游神於其間，獨認自首至足七尺之骸，以爲我而日扃。其蓋天蓋地之物，以爲之閑，滕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遁讒，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

得矣。故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種蛟龍，種種珠寶，然糞壤宿屍，亦溷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雖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觀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於世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爲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爲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仲子之徒爲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爲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於季路彭更之疑，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尙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述也。漢唐以來，大人之學不及孔孟，而校其一時並肩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筵楹隔也。故叔孫疆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爲大人，顧廚挑禍之日，則有陳太丘爲大人，裴炎廷爭之日，則有狄梁公爲大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文正爲大人。當其迎四皓，吊張讓，褫裘牝，朝周旋逆豎之時，比肩共事之人，誰不厭其作僞，罪爲諂佞，詬其穢濁，而卒之大有濟於時艱，其從旁怒罵之小人，亦陰受其在覆而不知固無異小兒飽噉熟眠，忘其爲大人之賜也。雖然，余所謂小人者，眞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臚，此又小人之罪人矣。

論用才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高石君父

子盧懷慎王介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是也。小人無才者不足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駕雲。膏沃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囿。足以粧點風景。有才小人如俊鷹快馬。可以擊狐搏兔。負重致遠。無才小人。則凡羽冗毛。徧地皆是也。大抵神龍難得。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間不乏。故爲衆鶴之道者。處之茂林修竹。清流之間而已。爲畜鷹養馬之道者。多與梁肉。以致其死力。慎加條韁。以妨其颺去。然後使之擊狐搏兔。負重行遠。則無不如意也。若夫凡羽冗毛。彼泛汎然生天地間。聽其自活自死。不必問也。故清階雅秩。林水也。重爵厚祿。梁肉也。文法者。條韁也。劇地冲邊。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孟子曰。尊賢使能。尊者隆以禮數也。使者畀以事權也。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者虛位。職則實職也。蓋自古待賢能之道。其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之人。而處以劇地。困以衝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獲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閒散之署。是繫鷹翻而縛馬足也。卒使兩長俱匿。而國家不收其毫末之益。豈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心術可贖。而展錯難僞。故有才之小人。常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知。晚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

君子不器天下皆爲我道大似不肖夫不成器不克肖此衣冠之蠹也里閭所穢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大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真正具眼豪傑豈能賞識于牝牡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世不恆出其近似者則漢武帝所謂阝跽之士是已其人往往狂妄任達不拘繩墨亦非肉眼所能輒賞如陳平一縣盡笑羅友好同人祠往丐餘食狄梁公縱博朝堂虢佞倖委張齊賢前揖羣盜乞食受金寇萊公飛鷹走犬致母投鎚流血嗟夫此等行逕似未可向致堂諸公道也

讀子瞻范增論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承敵之策甚疎且狠愎自用聽其所爲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爲過也增曷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懷毛豎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秦履關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十遇此英傑得其主矣奈何言去救趙之役增爲末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缺至于其三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安有爲人臣當主前援劍撞斗大罵豎子而其主不輒然大怒者然羽竟不

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也。增剛悍之性。稍見侵慢。輒怒髮裂眦。悻悻求去。倘能濡忍旦夕。平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此時。楚兵正強。君臣謀合。秦氏之鹿。未知所歸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爲者哉。况羽倚增爲謀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爲知己者死。卽羽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褊急之夫。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黃石之柔道。佐高帝之忍恥。固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剛使氣。佐羽之暗啞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論留侯鄴侯踪跡

留侯鄴侯。智謀既埒。卽一生踪跡。亦多合者。兩侯俱孺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學辟穀。墮引輕身。鄴侯亦辟穀。墮引骨節。珊珊然。人謂之鑠子骨。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鄴侯安之。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代宗強鄴侯食肉。爲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黃石授記。爲王者師。而鄴侯遇懶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歿。此六合也。兩公真難優劣也。然而爲留侯易。爲鄴侯難。何也。留侯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也。二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

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濁骨能幾也。

論謝安矯情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辨。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於勇。勇者矯之。以至於怯。拂之乃成。順則罔功。此類甚衆。難以悉數。卽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人所謂殺人不貶眼英雄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窘辱。則匍伏膝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僭。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有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讀淵明傳

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噉肥母者。必冒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二性相妨如此乎。人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高臥。窗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參建

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淹饑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爲三徑資。及得公田。兩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爲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疎粗之骨。不堪拜起。情性之性。不性簿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可得也。子瞻學括歸去來辭爲哨遍。首句云。爲口折腰。因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譬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清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蓋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尙可執杖耘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爲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未有不喪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警脫者耳。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爲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警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警脫是才。其隱識隱才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推也。若如蕭魏諸公所云。不過惡器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世亦有稟性孤潔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淵明哉。

儉約

盧懷慎奉身之具。纔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同遊。各攜茶行。溫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溫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畫取白金燕具陳于前。曰。非乏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飾。第五倫身爲二

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爲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臥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數人。儉嗇事極可笑。其一以貨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插秧傭。然每食一粥一醬。傭者食畢去。而鷄遺矢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爲醬也。遂舐之。其一爲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篤。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吟半晌。乃應曰。吾聞葛道人藥殊驗。然無奈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打菱草藥耳。未幾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爲兒子積耳。然如某子甲。喜放債。子錢極重。家累萬金。老矣。尙無子。食兩粥。間日噉枯魚。與衆雜作。通身瘠黑。若此人者。惜福乎。痴乎。吾不能知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終

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

卷之二十一

雜說類

論隱者異趣

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朱桃槌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是隱之清者也。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種明逸。廣置良田。歲利甚厚。是隱之濁者也。袁閔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張忠端拱若尸。鑿地爲窟以居。是隱之靜者也。梁伯鸞東出關。至于吳。寄居人廡下。竟客死。郭林宗褒衣博帶。周遊郡國。獎訓士類。是隱之動者也。寒貧子窮巷小屋。行乞自給。是隱之窮者也。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是隱之富者也。王君公隱于會。弦高隱于賈。屠羊說隱于屠。丘望之隱于巫。夏子治隱于傭。優孟隱于倡。吳率全。湮冰。惟願給酒樂餘年。此隱于卒者也。畢緘爲宰相舅。爲行杖隸。緘恥之。特除楊令。託以落舅狼籍。津送入京。爲除一官。楊至諭以相意。答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此隱于隸者也。

沈明遠所著寓簡載。宣政間一老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後房聲色侈麗。奉養極

厚。午時不至廳事。未嘗與貴士相接。喜讀書。議論甚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老人顧子弟曰。汝輩無忘意功名。縱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鞏忍凍矣。沈存忠筆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隱者。曼卿訪之。延曼卿飲。麗人甚多。各執肴果。持樂器。一麗人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豔執果肴者。萃立于前。食罷。則分左右。又三柳軒雜識。潯南甘棠湖之南。有孟氏世業漁釣。門闌蕭然。竹籬茆舍。主人出見客。葛衫草履。容止語言。真江上漁人也。舍四周皆漁器。腥穢觸人。稍卽廳事。如富貴家。指使莊客。聽命惟謹。已可驚怪。頃至中堂。棖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以雕彩。器服燦然奪目。至于酒載。莫不旨佳。久之。出妓女三四人。容色纖麗。服飾洵爛。所唱皆金京師新聲。王氏明月篇載。李時可者。名鳳。勝國人。倜儻喜結客。同時有楊維禎者。亦侈挾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之器。黃金犀玉相半。時可開筵櫻桃下。瑪瑙作罍。紅氍毹覆之。三數麗人行酒。並絕色。以赤玉拌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後挈家去。不知所在。三人者。自奉皆過于王侯。蓋抱奇才。負大用。而世乏具眼。不用于世。故頽然放于聲酒之間。以自排遣。斷乎當升之大隱之列。不可與卓王孫諸守財虜伍也。寓簡所載。老人夜宴訓子語尤奇。其志憤激。其語似笑似罵。世有此等異人。而使之不用。豈非唱騶諸公之恥哉。中郎曰。不用他也好。不然。則亦唱騶諸公矣。

瞿洞觀爲余言。曾有以星術見王元美。時僚友數人在坐。爭談星命。元美曰。吾不用若算。吾自曉大八字。問何爲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去的。

朱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咸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暫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網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庫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籩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尙未落也。忽闔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燭。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

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悒悒而死。

宋時一老人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乞留一言。老人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羅近溪語人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某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兄試謂我仕宦至爲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爲之。夫不嘆氣事卽是臨終將得去者。我輩壯年。便當幹辦。不宜更待衰老也。

墮地小兒。便解以目睨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饑之而泣。飽之而止。是何物也哉。習也。初生何習乎。曰。有之。是千生薰染來者也。使無此者。則不生此人矣。然則人固將任習乎。曰。輪迴業。若皆此爲孽。那可任也。將除習乎。曰。無習無性。無性無習。習如何除。性亦可斷矣。

友人謂余曰。近來覺利心都盡。尙餘名障耳。余謂此孔聖人所難者。子奈何易之。友人驚曰。聖人尙有利名心耶。曰。昔孔子不恥執鞭。豈非利乎。疾沒世而名不稱。豈非名乎。試內省種種思念。循種種意根。果有離名離利時否。竊恐一刻無名利。則外之耳目口鼻。內之心知意識。

幾于泯滅無遺。惟就枕鼾睡。或者暫閒。而紛紛得失。復現夢境。然則人雖睡夢。尙恐未能離名利也。而况醒乎。何也。其眼耳鼻舌等爲之祟也。有眼卽欲察色。有耳卽欲聽聲。有鼻卽欲嗅香。有舌卽欲嘗味。有名卽有利。有利卽有種種可意聲色香味以悅諸根。無名則賤。賤則無利。無利則窮餓以死。追悅耳目口鼻乎哉。則人雖欲不好名不好利也。亦不可得矣。是故餅餌者。稚子之利也。布縷者。婦人之利也。谷粟者。農之利也。取直之。玉之利也。積貸者。商之利也。華臚者。仕之利也。閒適者。隱士之利也。功伐者。志士之利也。形體漸大。好利彌廣。然俱是餅餌之初心所變化耳。稚子而譽以慧。則悅。婦人而譽以賢。則悅。農夫而譽以勤。則悅。工譽以巧。則悅。商譽以良。則悅。仕譽以卿相。則悅。隱士譽以巢許。則悅。志士譽以臯博。則悅。形體漸大。好名彌奢。然俱是悅慧之初心所暢發耳。稚子好其小壯。夫好其大知者。好而巧。愚者好而拙。小則易見。大則不覺。拙者可厭。而巧者難知也。安見小者爲好。而大非好耶。拙者爲好。而巧非好耶。然則古有揮金塵玉者。彼豈好利人乎。曰。此精于利者也。好其大而忘其小。故逃名之士。名轉附焉。雖曰逃之。其實就之也。然則名利固無害耶。曰。大有害。季倫以利殺身。而稽康以名殞命。其餘不可勝數。名利至毒。何可好也。然則凡民不可好。而聖人又奈何好之。曰。惟聖而後能好。聖人之于利名也。我情旣爾。恆物當然。各安其利。共享其名。孔子之所繫以治平也。洞燭利源。窮極名

根好與不好。烟銷冰釋。瞿曇之所住以度世也。

界有定方。東南西北。乃可分耳。無起無止。寧有定方。無定方。則世人所號東南西北者。我不信也。時有定限。今古修短。乃可分耳。無初無終。甯有定限。無定限。則世人所號古今修短者。我不信也。

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精哉。攝楞嚴五陰之魄。追圖覺四相之魂矣。嘿契斯語。乃有趨向。

吳尙之問。六塵虛妄。我知之矣。奈此目前山河大地。何。余曰。楞嚴經云。根塵同源。子知六塵之虛妄。而不知六根之虛妄何也。

擁爐次。忽聞咄咄之聲。細聽。乃出湯瓶中。童子曰。何也。余曰。地水火風。激而爲此聲也。童子曰。人之咄咄嗟嘆。誰激之乎。余曰。亦地亦水亦火亦風也。我也爾也。湯瓶也。此三物者等耳。里中某。兇人也。或曰其家門風。或曰其家陰地。應出惡人。或曰其宅門有某星。合生此人。或曰其人火病發時。兇狠尤甚。或曰某八字。應破家。或曰某人面肉橫生。那得不性兇。余曰。諸君惡之否。曰。甚惡之。余笑曰。此不由渠也。渠如一傀儡耳。而掣其左右者。又係大幻師。其人欲不兇惡。何可得乎。曰。惡之非耶。曰。我亦惡之。但渠爲惡。不可奈何。我與諸君之惡惡。亦出於不

可奈何。諸君皆大笑。

學未至圓通。合己見則是。違己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或曰。不執己見是乎。曰。既有見。安得是。既有是。安得不執。無見可執。亦無是非。

笑獨臂之異。而不知兩臂之未嘗不異也。嘆濕化之奇。而不知胞胎之未嘗不奇也。觀此大地五穀蔬菜。感濕感熱。茁焉怒生。如雨後菌蕈。尤易生易萎。人身亦然。從精血醞釀。生亦濕熱所化也。與菌蕈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噉濕熱忽然所化之物。以延利那之命。而於其中競長競短。不亦可恥之甚乎。

農工商賈。所養皂隸。所作之事。日化月遷。所說之語。亦日異月殊。以其新也。惟俗學終身在人涎沫下。作生涯。無一新語。大可厭。

楞嚴經曰。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能異中。熾然成異。又曰。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嗟夫。嗟夫。明了之毒。一至此哉。學道之人。惟恐不明。惟恐不了。定要分疎得下。解脫得通。可謂錯用心矣。

學道者取聖人而不知有取非聖人也。舍凡夫而不知有舍。卽凡夫也。以非聖人求聖人。以凡夫脫凡夫。惡乎可。或曰。無取無舍。卽聖人耶。余曰。若卽聖人。仍不離取。若非聖人。仍不離舍。嘿契而已。非言可銓。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水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人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一紫衣道士投謁曰。夜出不知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道士惶駭而退。宋徽宗遊神霄等夢。亦此類化人。令穆王神遊。固非奇事也。然亦可笑。心識之。不爲我有矣。

癸辛雜識云。今時風俗薄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然此說所非者。正今之所是。所謂薄俗者。正今之所謂厚俗也。是非厚薄。甯有定論。

宗門中戒律甚嚴。不貪佛。不貪法。不貪涅槃。是持不貪戒。不嗔生死。不嗔凡劣。是持不嗔戒。不起念。無念障。不求佛。無佛障。不求法。無法障。是持不癡戒。不離折名相。不割裂道理。是持不殺戒。偷心冥絕。不犯他人苗稼。是持不盜戒。不染着真如。不浸淫妙理。是持不淫戒。不讚佛祖。是持綺語戒。不訶下劣。是持惡口戒。生佛不二。是持兩舌戒。此名真戒。十地菩薩。大阿羅漢。猶是破戒人。

或曰。某學佛無進奈何。余曰。非君不學佛之過。過在不信有佛法。其人忿然作色。我至誠歸依。心中達於面目。有那一毫不信。余曰。君信面上有眼耳否。曰。何消信。余大笑曰。君纔信得有眼耳及。

或問。某某是一流人。爲甚麼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生極不快活。余曰。快活有甚麼強。似苦惱。又問。快活與苦惱受用迥別。如何一樣。余笑曰。受用又有甚麼強。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余曰。不糊塗有甚麼強。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

慧遠畜一鵝。每聞講經。卽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欽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逢人問難字。遇節着新衣。此詠村漢詩也。出瑣碎錄。極妙。

程泰之考古編。知好色則慕少艾。徧思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衷于親。不止稍艾已矣。此說甚有理。

稽神異苑。稱江陵衣冠藪澤。琵琶多于飯飴。措大多于鯽魚。甚新。今措大益多于昔。琵琶遂爲鱗角矣。

從來文士名身顯赫者固多。然無過白樂天者。雞林重價。歌女倍直。姑無論矣。荊州街葛子清市僧耳。自頸以下。遍刺白樂天詩。每詩之下。刺一圖。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嗟夫異矣。

張子韶曰。觀世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哀樂爲真。不知喜怒哀樂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此數語甚精。若以此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真破的矣。子韶有心傳錄。乃其甥于恕所編者。似此入理深談絕少。無乃于氏河漢其語不之載耶。殊可惜也。于恕嘗疑佛氏之徒。未能泊然無欲。蓋指大慧之徒也。子韶語之曰。佛氏一法。陰助吾教甚深。未可薄之。吾與杲和尚遊。爲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得皆善。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又曰。吾自來知吾甥惡之。此意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子韶。直是沒奈何微辭引之耳。然亦可見于恕之鈍矣。其不能識阿舅精語。無責也。

楊朱自是一種討快活得便易人。楊王孫正是他的派。後來高士傳中人。亦是他一派。但此等打不過名障。姑尋世間一種幽閒清適之樂。以自徜徉度日。還是楊朱之二乘弟子。然較之常人。真有仙凡之隔。

與王則之陶周望顧升伯共看月道院閣上。則之指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余曰。秦淮海有言。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所變。夫閣浮提中善想所變。當無逾此。顧此時此景。披襟飽玩者幾人。周望因極談往在西湖看月之趣。相與嘆賞者久之。

癸辛雜識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比。又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然則人之嗜利無厭。無亦天實爲之耶。江鄉志末卷。記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辨才。前身應是坡耳。世傳東坡爲五祖戒後身。然未有稱其爲妙喜前身者。亦奇聞也。但攷杲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一終

白蘇齋類集

卷之二十二

雜說類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證道之言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祕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祕。嗟夫。先生弢藏最上一着。許多年不露一點端倪。若非龍溪自悟。當終身閉口矣。大宗匠作用何如哉。前輩爲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已。歡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于時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溪所至酒家。與其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

李宏甫敘龍溪語錄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爲波石。

山農等。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豁渠和尚。山農之後。爲羅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余客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俠客。所以相傳一派。爲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之氣。波石爲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爲象蹴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爲人痛恨。非羅近溪救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捶死武昌。蓋由心齋骨剛氣雄。奮不顧身。故其兒孫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波石同行。至一溝。溝殊闊。強波石超。波石不得已。奮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卽此便是。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五蔽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卽信體也。真信之用卽真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又別江北谷序。略云。真學真志。真志真修。真修至虛。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卽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軋軋。學此而已。見起忘修。我起害志。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着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卽是我。無我也者。我

不可見。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修。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如是徒義謂之徒。如是窒慾謂之窒。如自改自懲自徒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謙。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北谷子以告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人起。故爲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見爲真。我學不自見起。則我良知自有不倚。而學爲真脩。趙子與子與友道者也。故爲斯言也。雖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發也。又與胡廬山督學論學略云。來論學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己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己立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卽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遠卽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凌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爲沾滯難於解脫耶。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爲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己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

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古今不貴踐履。只貴眼明。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影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顯望發靈通。以爲字。泰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豈知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卽同經史。煩囂旣遠。趣味自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尙何心不真。道不凝。而聖不可學哉。又一日。演武場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士夫嘆曰。只恐心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遍指面前所有示之云。大衆環侍聽講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因教誨慰撫之。

莫不感泣。先生強止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詎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猶煮沙而求粥也。衆求指破，先生嘆：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用力執持矣。衆咸有省。又先生過臨清，忽遘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

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糜。是尙得爲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脉循軌。又曰。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爲然。李龍湖先生答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橫胸中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尙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喫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

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深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概。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知百姓日用也。又四勿說略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局鑰可啓。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童心曰。龍洞山農。敝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尙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

眞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失却眞心，人而非眞，全不復有
 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走失也。蓋方其
 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
 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
 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
 蓋自多讀書識義理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
 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
 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
 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
 篤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
 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
 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乎。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
 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業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
 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辨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于

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唐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西廂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講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魯源遂言。人愛世上聲色貨利。却不愛道。曾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我這里無取無捨。

鄧豁渠昔爲秀才。教學寺中。大洲亦欲講學寺中。以鄧故。講于廂房。後鄧竊聽大洲法語。大喜。便執弟子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極愛之。後有來學者。悉令從鄧學。及後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留之不得。遍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爲衛揮節推。傳聞豁渠在所屬邑中。大驚曰。以爲死于四方矣。乃在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衛。鄧亦往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輿同步至官署。鄧聞其父母皆喪。又聞兩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洲問公如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何爲不真。曰。公如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亦好。但我家計飄零。將食土石乎。大洲曰。此易耳。遂作一書付之。曰。持此我回家。歲取

若干石爲養。鄧亦受之。定爲歸計矣。遂別大洲。暫住石陽衙中。會鄧終日出遊。石陽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鄧大怒。出大洲紙付石陽。忿然去。自是絕無消息矣。後大洲歸。道出保定。而鄧亦在焉。遣信聞於大洲。大洲怒不與相見。鄧卒客死保定人家。渠初病時。大洲私以十金託一鄉人攜之歸。其人竟匿金。所著書。石陽訪得之。今亦不存。存東詢錄百分之一耳。

西方合論。弟中郎箴諸狂禪而作也。余爲之引曰。香光子避巽山利禪人過舍。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所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念佛一門。原用接引中下根。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卽是佛。更于何處覓佛。此心卽是土。更于何處見土。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妙之事。若於已處悟得。是自在閒人。卽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却已佛。拜彼金銅。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于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

着。至於遺脩法門于無脩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刻其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二。如道家中事。然後加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敢寂證。是謂佛種。如供奉問。岑大虫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于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爲大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弘辨禪師曰。頓明白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滄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世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卽爛。刀鎗林裏。動着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脩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峯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

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解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通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宗于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檠。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儉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尙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尙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辦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遙爲受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間離。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卽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

品七生解第一義。遠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脩。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舍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雁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喝太早。智不入微。道艱勝習。一念不盡。卽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爲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因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况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卽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肆嗔而實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清順意。墮有譚空。既云法尙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敢云真亦不求。胡爲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卽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譎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

便以放恣爲游戲。以穢言爲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跡。盡剗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父旣報讎。子遂行劫。寫鳥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尙盜。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欲出三塗。無有是處。石頭居士。少念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又後博觀經綸。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道。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者。隨欲流通。以解狂禪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作禮而去。時萬歷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余雖戒殺生。而未能忘味。一月之內。尙有十日食三淨肉。饒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食肉品。見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夫達磨宗門第一祖。楞伽經。達磨印心之經也。其諄諄戒殺若此。餘戒可例。今學者浩浩談宗。乃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之本旨哉。或曰。

如此則悟緩于戒耶。曰。何可緩也。種種戒行。總爲悟設。故未悟則藉戒資薰。已悟則藉戒長養。苟不圖悟。持戒奚爲。若懵然持戒。云不須悟。是謂發矢不必中鵠。行舟不必到岸。恐勤苦萬劫。終無脫離生死之日也。

白蘇齋類集終

白蘇齋類集

二九二

跋

右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二十二卷。全澗禁書。據明刊袁宏道袁中道參校本排印。宗道所著書。刊行者僅此一集。全書寫刻頁十八行。行二十字。有欄。中縫作白蘇齋集。千頃堂書目載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書名既不同。卷數又復異。不知是誤記。抑另有一種本子。至三袁集中之玉璠集一卷。係類集選本。惟字句時有出入。不知何故。清光緒間。有重刊白蘇齋類集十八卷本。雜說書四卷全刪。今則並此亦不易得矣。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英記。



兰州下街书店古号一店

书

1

1

30